

皆得人矣。仍行各處都布按三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學校一體訓教。著令提調學校僉事并監察御史等官照依考試。如式者具其名實奏聞。以備取用。其不中式者亦如之。如此則建武學教之於未用之初。立武舉試之於將用之際。殆見學制以備教法以立。武舉以設而公侯伯等官之子孫他日必無驕奢悞事之失。將來俱得實才。爲國之用矣。正統六年三月上時爲監察御史

請補軍民冊籍疏

軍民冊籍

國家以民數爲重。軍民以冊籍爲先。凡在有司。理當收貯。洪武元年以來。軍民等項戶口。俱以版籍爲定。每次重造一樣五本。戶部及司府州縣各收一本。存照。以備日久吊查。俾奸巧移易者。不得售其私。避重就輕者。不得更其役。立法之意。至矣備矣。臣近往太原等府。遼沁等州縣。清理軍伍。爲因各處軍民告訐。軍役要吊。洪武初年原梁軍冊。查理分豁。其各該官吏。推稱年久。俱各無存。多被吏書更改作弊。將軍作民。捏爲軍。以致連年告訐。互相推調。空歇軍伍。乞各府州縣掌印官員。查自洪武元年以來。原造軍民

籍冊并節次原粲及抽丁等項軍冊到官逐一點看  
寫補修整完備其迷失損壞燒毀無存者著令吏書  
前赴各該上司查寫回還務要不失祖戶姓名原粲  
丁口其克軍來歷衛所鄉貫備細緣由依式補造照  
舊改正比對無差發庫收架如法安置時常晒晾庶  
版籍定軍伍清而偷盜棄毀之弊亦可革矣正統十  
二年上

時爲左  
參政

撫安軍民疏 邊防

題爲撫安軍民事奉勅爾等即曉諭撫安人民各安

生業毋令驚惶但不用心撫恤致小民失所或因而  
生事爲非俱重罪不宥爾三司仍各委的當堂上官  
作急前來鎮守代州一帶沿邊地方提督鴈門關官  
軍守把關口嚴謹設備防慎本司已委左參議羅恪  
前去會同提督守備外切照山西地方極臨邊境所  
屬官吏軍民人等欽蒙 皇上洪福厚恩不知兵者  
八十餘年矣所以終歲勤動僭運邊儲供給軍餉冀  
衛民生豈期大同一旦失機致賊長奸逞兇殺虜腹  
裏橫行如入無人之境遠勞 聖慮率師親征人心

已安賊必遠遁然恐此寇詭詐百端姦計萬狀或詐降或請和或去而復來或散而復合或設伏我要衝或邀截我歸路或聲東而擊西或佯北而突南或攻城搜山而劫虜我民財或出哨安營而窺伺我兵勢雖萬無此虞亦不可不爲先備也如蒙准言乞多擇智謀大將挑選精銳騎兵每一營用總兵一員參將二員騎兵或一萬或二萬不可過多多則難擇惟在三令五申之嚴須用四首八尾之法布列安營守衛行在先發夜不收微行以潛覷其動靜次發遊奕先

鋒升高以觀其隱伏量敵而進慮勝而會然後發兵四出策兵繼從分彼之勢破彼之謀各自爲正奇夾擊其左右或攻其無備或出其不意或勦其夜後或擣其暮歸或據險以乘之或多方以誤之勿拘于一營勿局于一陣或設伏以邀截其歸路或出奇以夾擊其奔衝務要左右相援首尾相應切不可孤軍深入亦不可追逼窮寇慎防佯北之詐謹備奔衝之突凡敢勇當先殺賊有功者則速陞賞畏法逃遁不行策應者則速責罰以勵我兵勢以奮我兵威使彼虜

無所加。衆無所用。立見狐奔兔突。膽喪心摧。決勝于須臾。安邊于悠久。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兵法有曰。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又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書之所載。理必不誣。欲求萬全。在茲一舉。惟皇上裁之。又照山西地方。即日人心未寧。雖有三司事難專主。伏望聖恩。暫遣大臣。或侍郎。或都御史一員。馳驛前來。便宜行事。撫安人心。計整邊務。候邊境寧息之日。依舊取回。

正統十四年八月  
進時爲左叅政

隄防達賊懲勸善惡疏

駕前上  
木封事

欽奉 皇太后明詔。邇因虜寇犯邊。毒害生靈。皇帝恐禍連宗社。不得已躬率六師。往正其罪。以安國家。不意被畱賊庭。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皇上生在深宮。長於內府。不知兵是凶器。將是死官。屈萬乘之尊。輕爲孤注之舉。欲固宗社。惟在尋賢使能。俊傑在位可也。欲禦虜寇。惟在選將練兵。積粟補邊可也。奈何舍唐虞三代之聖謨。却乃蹈懷愍徽欽之覆轍。况今年五月初四日。上天垂象。凡有目者。皆得

而見也。欽天監豈有不知，又可深入賊境者乎？是何姦邪竊弄神器，左使皇上蹈此危機，荼毒生靈，拘留大駕上貽聖母陛下之憂，下爲官吏軍民之苦，誠可痛哭流涕而長嘆息者也。然既往者雖不可追，而方來者尤所當謹。臣恐此寇詭詐百端，奸計萬狀，將將所獲盔甲器械等物運去而復來，常以所掠金銀錦段等寶取去而復索，腹裏橫行，剽掠牛羊騾馬，動數十萬計，到處搜山殺虜，軍民男婦亦數十萬，尚在關外窺營節據，飛報搶虜，却說請和，又云結親，

意在寬我之心，實欲中彼奸計，攻我無備，出我不意。

又欲因我急而來擊，此皆兵法也，不可不慎，不可不

宋詞注非可

謀

防。請和不已，必至結親，結親不已，必索歲幣，歲幣不

已，必欲分疆，以國家有限之物，克醜虜無已之求。若

不整兵報復，殆見生靈不安，欲計長治之謀，未見其

可也。兵法有云：千里而趨利者蹶，上將百里而趨利

者軍半至，今彼寇以數千里而趨利，其兵將不蹶，我

軍以佚待勞而失利，却蹶上將軍，窮究其原，豈無其

故，彼以賞罰得專其權，號令得行其志，父子相救，兄

弟相援所掠之物皆歸於私室此所以乘勝長驅莫之能禦我以賞罰必聞於朝廷號令皆制於監軍將佐不和士卒無恩所得之物必解於公家此所以屈力殫貨愈見敗衄今以結親爲由遣使來京一則覘我虛實以報彼酋一則通我達軍以圖內應所謀者大其志不小假以送駕爲名始得開關迎接我欲出兵拒抗彼則指駕爲辭其謀旣深我慮宜遠爲今之計宗社爲重急於擇將速於練兵擇將務必智勇之才任將須要權謀由已此第一策暫停中貴監軍之制假以生

殺賞罰之權使我志無所撓計有所施重整漫散之兵復募壯勇之士罄奸邪所積之財發太倉陳腐之粟能勦一賊者賞銀十兩陞以總旗斬二賊者賞銀二十兩陞以百戶殺一副將者賞銀百兩陞以千戶能運籌制勝斬將搃旗者賞銀千兩陞以指揮能破賊陷陣安邊定國者賞銀萬兩不次陞用有傷官軍賞以粟帛陣亡官軍陞襲子孫惟圖功成勿惜國費明給賞自己之軍民勝饋外夷之虜寇孰不奮勇孰不當先徵取各道勤王忠兵名爲討賊復仇之衆京師

大軍出居庸直隸大軍出紫荆河南山西出鴈門與夫宣府等衛大軍指日刻期諸道並進駐劄大同併力夾攻互相策應出奇擒捕相機追勦務使狐奔兔突膽喪心摧決勝於須臾安邊於悠久奪駕回還窮寇自遁則功可成而恥可雪否則恐以送親爲由乘機隨駕而進衝突京師驚犯陵寢閉門割地束手受制諸道援兵一時難至天下大勢何日得安勿謂此寇不足憂勿謂和議爲可喜苟安於一時貽悔于後日即目雲渾應朔等州縣或散陽和等衛所官吏軍

民人畜已困兩箇月餘賊兵尚在往來遊騎各處搜掠田禾不得收成柴薪不得出採牛羊不得收放莊田不得照瞭糧食將盡薪芻無遺急於索兵勝於拯溺猶懸待解猶饑待哺倘或坐視不顧臣恐各城不攻而自拔矣也先如果欲送駕回京結爲親姻和好實則未爲可喜虛則愈當隄防先令收其胡黨招回遊騎令我軍民出作入息令我牛羊朝放暮歸無搶虜之虞有安生之樂遣人通報挾彼誓盟務必省去人馬須要收其甲兵单人单騎方許送駕仍令梟將

擁兵居庸慎防賊黨乘機猖獗暫且苟安於今日再行計整於來年伏望 聖母陛下 郕王殿下念祖宗開創之勞將相披臥之苦置此多方欲傳萬世取之不易守之實難豈可委任奸邪致使專權用事切照太監王振毒亂天下震驚神器自江南草寇生發立意皆以誅王振爲名自侍講劉球之歿中外皆以殺諫官爲諱爲厲之階莫甚於此古云事歸朝廷則治事歸宦官則亡史有所載理必不誣晉 太祖高皇帝與羣臣議事必屏去左右恐泄事机有妨國政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伏望 聖母陛下

郕王殿下坤德宏厚軋剛宏斷天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可以無主速爲張主急立儲君選智勇之將託忠義之臣開直諫之路杜權勢之門凡有軍國重事委之文武大臣公同計議可者行之其不可者已之斷克如斯事必有濟早革內寺之權再造中興之業庶雪前恥以圖後功苟或仍用姦邪復竊政柄枉誅忠良自悞國家外寇不發內釁必生寧能不慎豈可不憂况今 皇上被畱賊庭臣下當歿草野奚暇



顧逆鱗犯忌諱者哉。倘或念臣愚忠，寬以斧鉞，滅王振之門，陞劉球之爵，使奸邪之徒斂跡，忠良之士類興，則宗社奠安，天下幸甚。臣前任參政，不居言路，今忝憲臺，豈敢緘默。

正統十四年為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時上

請罷歸併州縣疏畧

請罷歸併州縣

看得大同為京師之羽翼，馬邑等縣又為大同之羽翼。若併去馬邑等縣，是自折其羽翼也。倘或人去城存，被賊所據，絕其糧道，而大同應朔豈能固守乎。邇者達賊犯邊，不敢久停于此，因見大同州縣數多，各

以自守根柢焉愚

處城中人馬尚存誠恐出兵夾擊以故不敢久留倘

或歸併賊人復來，分兵據守，邀我糧道，絕我生理，邊報聲息不通，軍民往來不便。臣恐大同等城不待攻圍而自困憊矣。况渾源馬邑等州縣較之口外衛所不同，衛所之中不過軍營，動則不妨于糧賞，州縣之內多係居民，移則必誤於農種。乞行大同總兵官早罷歸，併之謀仍設守備之兵，僉募本處民壯，協同各所官軍，互相策應。且守土城，賊多則堅壁勿戰，賊寡則相機剿殺，分遏賊勢，以通糧道，候邊境寧息之日。

設法燒磚包砌。迯者招回，貧者賑濟，免糧免差，且耕且守。各城既守，則民心可安，糧草不悞，糧草不悞，則大同可守，京師自固，而天下舉安矣。正統十四年巡撫山西時上

請趨吉避凶疏

陰陽地勢

臣聞陰陽家者流，有云地有四勢，氣從八方。國都爲天下之根本，而皇城又國都之正宮。凡有興作，不可不慎。今以外局四勢論之，龍弱虎強，山無四顧，喜得有水，亦嫌反跳。術者皆曰：帝星所臨，固不必論。且以內局四勢論之，往日以北平布政司爲正宮，故以

晨昏鍾鼓在前，今以奉天殿爲正宮，晨昏鍾鼓不宐在後。緣左爲青龍，右爲白虎，前爲朱雀，後爲玄武，左爲陽，右爲陰，左爲華夏，右爲夷狄，青龍宐動，白虎朱雀玄武宐靜。自永樂宣德以來，各衙門在東，青龍頭旺，慶壽寺衰微，浮圖破壞，故不爲災。住居安穩，國家無事。近年以來，却將白虎頭上慶壽寺重新修葺，蓋朝暮焚香，鍾鼓齊鳴，又將二浮圖鼎新修理，虎嫌生角，龍怕無睛。且聞慶壽寺金人所造，革之可也，何爲重修。二浮圖胡人所剏，除之可也，奚爲復建。加以西

山一帶新造寺宇數多本欲求福殊不知反助其爲  
虐耳以致江南草寇生發塞北犬戎衝突皆因白虎  
頭興旺之所致也雖有關於天數亦必本於人事陰  
陽之術不可盡信地理之書亦不可不信細民之家  
尚欲趨吉皇城之內可不避凶如蒙乞勅在廷文武  
大臣計議先將慶壽寺廬其居移其人杜其門弛其  
鐘鼓去其二浮圖候邊境寧息無事之日果欲事佛  
將寺移去東邊舊工部地方起造改爲龍興寺可建  
二浮圖任其鳴鐘鼓以聳青龍頭仍將順天府鐘鼓

樓移來東臺基廠之內起蓋晨昏扣撞以敵白虎臂  
又將順天府移來舊都察院及將大興宛平并三儒  
學移來舊吏戶禮三部地方開設以配三法司務使  
青龍動而且興白虎靜而且安其玄武門迤北順天  
府地方取正蓋作庫藏以收天下黃冊圖籍以壓玄  
武之地或得餘暇再於城之東南巽地之角起蓋功  
臣廟可助外局之龍庶得四勢動靜相安八方氣候  
相應則殘胡自敗草寇不作而國安民康天下太平

矣正統十四年上  
時爲巡撫山西

陳言邊務疏畧

邊務

田興傳說虜中之言未委虛的然賊情譎詐不可不備今訪得各處邊將罔念子孫有世襲之榮各處軍壯不患朝廷有陞賞之貴各顧身家不肯殺賊每以軍少難敵爲辭屢以糧缺不供頻奏釀成邊患致增聖憂殊不知兵貴練而不貴多戰貴速而不貴久兵多則費財戰久則挫銳昔蘇建以三千而擊匈奴二十餘萬岳飛以三千而破金兵三十餘萬是其驗也豈在多乎惟在兵將一心號令賞罰攻戰調度之

法何如耳若軍令不嚴操習無法人心不齊器械不利縱須百萬何益之有用之守城不過食糧互相詐欺而已用之禦寇不過退走自相蹂殺而已斬首者不過一二而被戮者則舉一而遺百生擒者不過二三而追奪者則張百而成千微立勲勞喬望陞賞况將在外發人而必以上聞總兵既無擅殺之權軍壯又無畏法之心以致調征避難者相繼而逝臨陣畏死者成隊而退習爲常事全無紀律再不假以威權申以軍令誠恐因循月久姑息日深草場不敢放牧糧道不得速通馬必瘦死

人不聊生，必墮賊計，致誤事機。及訪得大同，見有都指揮二十餘員，俱在一城守備。乞將沿邊渾朔等州、山陰、馬邑等縣，各委能幹都指揮一員，或二員，統領馬步官軍民壯一千，或二千，就彼操備，各守地方。一則防運邊儲，一則護民耕種。賊少至，審勢相杌剗殺；賊大至，則通報出奇夾攻，或擊其前，或邀其後，齊力駢戮，殊死鏖戰，破彼之謀，摧彼之鋒。其敢勇當先，斬首生擒者，就行照例陞賞，調征在逃，臨陣先退者，許令便宜殺罰，以警軍壯。以肅軍威，庶得將令嚴明，人

心齊一，事寧之日，造冊奏聞，則賞功之典，速見而人樂于趨事，罰罪之法，速行，而人惧于逃躲。使或仍循故事，務拘常法，若不假之以威，不借之以權，雖蘇岳復生，鮮有能成其功者也。始見屯師日久，邊儲日乏，馬無薪芻，人無糧食，賊勢猖獗，民心驚惶，以守不固，以攻不克，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其欲賊兵自回，邊境自息，是欲却步求前，豈可得乎。景泰元年為巡撫山西時上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目錄

卷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徐桓鑒惠朗參閱

李文達文集

疏

李賢

論太學疏

太學

禮宗朝太學之士有竟拜給事中御史者士惡得不自奮勵其後以入賞  
竊惟太學者天下貢士所萃乃育賢成材之地故天

進起家至丞簿耳雖有各師儒其誰信從耶  
下之士所以賢所以才胥此焉出所以盛所以衰胥

此焉係。然則生民之休戚風俗之美惡國家之安危豈不皆關於此哉。洪惟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平定天下。定鼎金陵。首崇是道。方是之時。宮殿城池未盡完也。百府諸司未盡創也。佛寺僧道未盡舉也。乃建太學於國。宏其規模。極其壯麗。凡所以教士之法。戒士之條。居士之所。養士之具。無不詳審。周密允備。又慮表率之職實難其人。務選天下學明行修望重海內所向慕。士夫所依歸。足以師表一代。名蓋一時者。然後命爲祭酒。崇以師道。以振立<sub>上</sub>風。以增士氣。其

愛諸生。如慈母之顧嬰兒。貴之若席上之珍。恩惠極隆。無以加尚。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居無不正。習無不端。衣無不具。食無不足。無饑寒之亂心。無邪僻之墮行。其所事者。治禮義。明人倫。窮修己治人之方。務致君澤民之術。故當時賢才俊傑之士。濟濟輩出。布列中外。大綱一正。萬目畢張。自古太平之盛。未能或之先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其斯之謂與。永樂初年。駕臨北京。太學之設。因元之舊。凡百規制未暇增新。洪熙宣德以來。因仍未舉。至其教戒居養



之道頽然廢弛。不遑介意。師儒之職。率皆庸常。學行荒疎。無從矜式。雖有遺規。不過承虛名。爲文具。踵因循。應故事而已。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蔑教戒之嚴。無居養之正。置禮義爲外物。輕廉恥如錙銖。雜處於軍民之家。渾住於營巷之地。與市井之人爲伍。與無籍之徒相接。同其室而共其食。啖其夫而私其婦。易君子之操。爲鄙夫之行。改士夫之節。爲穿窬之心。所習如此。一旦居官。不過志於富貴而已。尚何望其尊主庇民。建功立業乎。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居處

所致。無恠其然也。嗚呼。天下之士。修之於庠序。而壞之於太學。賈誼所謂可爲太息者也。今陛下春秋鼎盛。纘成大統。凡一舉措。不可不慎。舉所當舉。則天下之人。莫不歡心。措所當措。則天下之人。莫不解體。可不慎歟。我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有廢弛而不舉者。有創新而不措者。所廢弛者。莫甚於大學。所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舉措如是。臣以爲舛矣。然成事不說。廢者當舉。若重修太學。極壯麗。不過佛寺一所之費。况佛寺無益于朝廷。而太學實關於治體。伏願

皇上興廢舉墜乞 勅該部計料興工一新太學作  
養秀才重選師儒厚加眷注果能此道將見數年之  
後賢才濟濟文風大振生民於是乎安天下於是乎  
治我 太祖養賢及民之效復見於今日太平之盛  
不期自至而 國家社稷永享無窮之福矣臣性質  
凡陋無所知識偶有所見豈敢隱默冒干 天聽不  
勝惶汗之至

上中興正本疏

聖政

臣伏惟

陛下即位之初大開言路凡朝廷之闕遺

有司之利病生民之休戚

臣等思之在右馬

軍務之得失

中外進言者

論之詳矣若夫關於

陛下躬行窮理正心修己治

人之道則或畧焉此臣區區犬馬之忠私竊過慮以

爲 陛下下一身乃家國天下之本也而 陛下之心

又一身之本也夫正其本萬事理惟 陛下之心既

正則家國天下之事可得而理矣臣所以忘其愚陋  
獻此中興正本策其目有十焉一曰勤聖學二曰顧

箴警三曰戒嗜慾四曰絕玩好五曰慎舉措六曰崇

節儉七曰畏天變八曰勉貴近九曰振士風十曰結

皇明神宗十編 卷之一  
四  
民心夫勤聖學者所以格物窮理也顧箴警者所以  
誠意正心也戒嗜慾以至結民心者所以修身治人  
之道也皆切於 陛下躬行之事不係各司奉行  
者伏乞留中萬幾之暇時賜省覽於 陛下身心未必  
無少補焉且 陛下春秋鼎盛初登寶位天命之春  
滿方新人心之向慕方切當端本正始之日最急而  
不可緩者在此十策夫十策既舉則大本正矣天下  
之事可以次第而推行之不難矣由是明是非以行  
賞罰辨邪正以用人材抗公道以振紀綱節財用以

固邦本勵將帥以作士氣修政事以攘夷狄開壅蔽  
以通下情敬大臣以資治道特皆 陛下之餘事耳  
伏望 聖明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以光  
祖宗以慰生靈延頸舉踵之望以追前代英君義辟  
之踪蓋 陛下之責必如是而後寒嗟夫言之逆耳  
者惟 聖君乃能聽事之難言者非忠臣不能言故  
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昔宋儒朱熹  
將上殿或謂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  
所得惟此四字豈忍不言而欺吾君乎此人臣以道

事君貴乎有犯無隱也。臣觀陛下有聰明之資，有溫恭之德，有寬仁之度，有納諫之美，臣下有言而不用，非拒之也。蓋以所言未必剴切當，帝心者或無誠意感動故也。故曰言之不用者，亦臣之罪也。倘陛下不以臣卑鄙猥言，或有可取，舉而行之，將見功業煥然，必出於尋常萬萬。豈但臣之受賜而已，實社稷蒼生之大幸也。臣不勝惓惓罔知忌諱，昧死進言，冒干天威，無任激切悚懼之至。

一曰勤聖學。臣觀自古聖賢之君，率皆留心於務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禹相傳之學也。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太甲之學也。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高宗之學也。曰：克厥宅心，文王之學也。訪於洪範，丹書武王之學也。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成王之學也。若夫漢唐宋之君，或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或執業尊師，升堂講說，或銳情經術，夜久不休，或畱意典墳，採爲龜鑑，或進陸贄奏議，或覽貞觀政要，不以炎暑而輟經筵，不以風雨而罷講讀，雖無唐虞三代正心誠意之功，亦可

謂後世好學之賢君。較之懵然而昏亂者。不啻天淵之相遠矣。伏願陛下歷觀前代聖賢之君。所好者何學。所學者何事。不但口耳之粗迹。務考義理之奧旨。必專心以致志。不一暴而十寒。以正心修身爲要務。以居敬存誠爲大本。帝王之學。旣有所得。應事接物。無或不當。異日嘉靖邦國。巍然爲中興之令主。未必不由好學致之也。伏願聖明畱意。

二曰顧箴警。臣聞前代聖賢之君。必賴箴規警戒之助。然後此心不敢怠忽。常存敬畏。庶幾無過舉焉。若

成湯之聖而猶銘其沐浴之盤以自新。武王之聖而亦銘其席杖楹牖以自戒。衛武公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魯廟有欹器而存持滿之戒。稷廟有金人而寓緘口之銘。無逸一篇。列於講閣。前代遺跡。寫爲鑑圖。書洪範之語於座屏。書孟子之言於屏障。此皆宋之令主也。由是觀之前代聖賢之君。以警戒爲規鑑。以宴安爲鳩毒。內外交養而表裏俱修。是以君德日隆。多福自至。其餘不知警戒。雖有忠臣進獻箴銘。視爲虛

文畧不省覽。是以流連荒亡。盤樂怠傲。自求其禍。以致敗亂。往往皆然。伏願陛下法前代聖賢之君。存箴規警戒之助。撫往事之明鑑。採古人之格言。或施之障屏。或設之殿壁。出入起居。常目必在。退朝燕處。衷心不忘。於以防過於未然。於以禁欲於將萌。如此則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由是而修。天下由是而治。將無愧於古之聖帝明王矣。惟聖明其深念之。

三曰戒嗜慾。臣觀自古聖賢之君。未嘗不以嗜慾爲戒。益之戒舜曰。罔游于逸。罔注于樂。臯陶之戒舜曰。

無發逸欲。有邦仲虺作誥。以戒成湯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己。改過不吝。伊尹述訓。以戒大甲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游畋。時謂淫風。召公之戒成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周公之戒成王曰。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張蘊古作大寶箴。戒唐太宗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慾不可縱。縱慾成災。范祖禹講五子歌。戒宋哲宗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

忘此前代聖賢之君。能受人臣之戒。而不敢流於嗜慾。當時天下之治。不可尚也。若夫昏暗之主。雖有忠止進戒。拒而不納。逸樂怠荒。以致天下之亂者多矣。夫宴樂乃害心之鴆毒。酒色實伐性之斧斤。伏望陛下以前代聖賢之君爲法。絕去嗜欲之私。養其清明之德。以斯民未被其澤爲憂。以天下未得其寧爲念。講周孔之遺編。考帝王之治道。務成中興之業。以慰祖宗之心。則社稷幸甚。蒼生幸甚。

四曰絕玩好。臣惟人主一心攻之者甚衆。能不爲玩好所惑者寡矣。是以古之聖賢之君。常有所鑿。珠玉犬馬。珍禽奇獸。一切玩好之物。悉皆罷去。此心湛然。虛明淵靜。故召公恐成王受西旅之瘳。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蓋謂心無所主。反爲耳目所使。若心得其職。則百度無不正矣。必欲心得其職。非從事於學。不可也。夫一心無兩用。既能專於此。必不牽於彼。伏乞陛下於內侍之中。擇讀書知義者四五人。置諸左右。外聽儒臣講論經史。內與左右解說其義。心通性悅。日新月盛。聰明益長。智慮益高。靜觀左右之人。或以

玩好之物來陳者必嚴以斥之曰爾以聖明之君待其主耶以庸暗之君待其主耶夫以聖明之君待其主者以堯舜之道陳之以開陛下之心胸此忠臣也。以庸暗之君待其主者以玩好之物陳之以惑陛下之耳目此奸臣也。歷觀前代未有昏君而不溺玩好之物者。惟陛下畱心省察果能務學而絕玩好則行無不謹身無不修宗社自固生民自安不患不爲大明令主而中興之業不成者臣未之信也。

五曰慎舉措。臣惟人君之舉措不可不慎也。書曰惟皇作極。蓋謂人君一身立至極之標準。而天下四方之人環顧以取法焉。舉措一失其當則遠近之人得以窺探其好尚之偏。可不懼哉。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又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皆所以防君之過舉也。昔周成王削桐葉爲圭以與叔虞。曰封汝。史佚請擇日。王曰戲也。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至於漢唐宋之君皆有起居注之職。有失卽告。



有過必錄。蓋亦嚴於自防矣。是以古之明主。愛一嘖一笑。夫一嘖一笑。尚不可輕發。况見諸行事。一舉一措。豈可輕動哉。伏願陛下試加留意。一日之間。舉一事也。必再思之。果當於理。然後行焉。措一事也。必更審之。或乖於理。而即止焉。又望陛下內則親夫貴近之臣。外則勉夫輔導之職。若高宗之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曰。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夫人君既以伊傅周召。望其臣。則人臣必以堯舜湯武。致其君。由是君臣一體。志同道合。而陛下

下之舉措。無有不得其當矣。

六曰崇節儉。臣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崇節儉者。時帝頗尚奢侈。太宗伯楊寧讀公疏嘆息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也。

若帝堯茅茨不剪。土階三尺。大禹絕旨酒。菲飲食。卑

宮室。惡衣服。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當時雍熙太和

之治。不可尚矣。漢文帝欲作露臺。不忍百金之費。身

衣弋綈。席用莞稭。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唐太宗出宮

女三千。欲營一殿。材用已具。監秦而止。嘗曰。欲盛則

費廣。賦重則民愁。以此思之。不敢縱欲。宋仁宗夜思

燒羊。恐饑而不索。恐自此多傷物命。見官人首飾珍

皇明紀事 卷之一 李文達集 聖政 二 平露堂

珠。遮目不觀。惡其奢華。器用止於漆素。衾禩止於黃  
純。漢唐宋各有天下數百年。求其海內富庶。無如三  
君之時。蓋人君旣以節儉存心。臣下豈敢奢侈相尚。  
自然家給人足也。况今天下多事之秋。工部光祿寺  
諸司諸色買辦。倍於前日。近因賊寇驚擾。人民尚未  
寧息。伏望 陛下躬行節儉。凡內府一應服食器用。  
必須究查今日之費。比之 先朝果減省乎。果增多  
乎。務用減省。以蘇民力。則天下幸甚。

七曰畏天變。臣聞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譴告  
之。爲人君者。務求天意所在。而存修省之誠。可以變  
災爲祥。轉禍爲福也。昔商之中宗。有桑穀並生於朝。  
恐懼修德。而天意卽回。高宗有飛雉鳴於鼎耳。克正  
厥事。而王業再振。宋之太宗。避殿減膳。而東井彗滅。  
詔欲自焚。而得雨蝗死。仁宗霖雨爲沴。而引咎格天。  
久旱不雨。而密禱卽應。是四君者。俱能上感天心。變  
災爲祥。遂享靈長之福。以成中興之治。往歲以來。山  
崩河改。地動殿災。蝗旱相仍。天象交變。譴告之意。可  
謂至矣。當時若能廢黜姦邪。任用忠良。克已自新。以

皇明經世一編 卷之一 三  
答天譴未必不轉禍爲福也。惟其修省未至，是以不見於難。由是觀之，災異之見，何代無之。顧人君修省，固如耳。且匹夫一念之誠，尚能動天。况人君精誠所至，其應尤速。伏願陛下修德正事，以承天心。凡欽天監并各處奏來災異之變，必早夜思省，以答天意。凜然敬畏，以再災變。將見天人感應之速，未必不如商之中宗、高宗、宋之太宗、仁宗也。於以爲守成之令主，於以致中興之盛治。功烈卓然，萬世標準。豈不美哉。臣區區螻蟻之誠，所願望者如此。惟 聖明 畱心

幸甚。

八曰勉貴近。臣觀前代中官，正直忠良，有功於國家者，不爲無人。若漢唐之世，史游、良賀、呂劉、馬巖，或勤心納忠，有所裨益，或清儉退守，無所引薦，或清忠奉公，直言切諫，或排去姦邪，委政廟堂，或以一身捍人主之難，或辭兩軍抗冥鴻之志。千載之下，仰其芬烈，視彼招權撓政，賣弄威福，取快一時，不旋踵而遭大謬者，一薰一蕕，相去遠矣。今陛下左右內侍之臣，

大非前日之比，率皆小心畏慎，恪勤匪懈，守 祖宗

之法。絕外人之交。蓋能以覆轍爲戒也。猶望陛下  
一日之間。接文武羣臣之時少。親左右貴近之時多。  
若能輔成今日中興之治。皆其功也。可不勉哉。果能  
取法於前人。興循理好善之念。存正直忠良之心。載  
之方冊。傳之萬世。後之人仰而羨之。曰。當時貴近之  
臣某也。正直某也。忠良某也。如此則播名於無窮。豈不  
美哉。

九曰振士風。臣聞唐虞三代之世。人人有士君子之  
行。比屋有可封之俗。士風之振。不可尚也。降自後世。  
西漢士風尚忠厚。東漢士風尚名節。雖所尚不同。而  
莫非善行。國祚所以綿遠者。由士風之振。有以維持  
之。魏晉以來。流於清談。虛曠放達。而士風大壞。李唐  
之世。士尚華靡。多文少實。宜乎天下治日少。而亂日  
多也。惟宋之士夫。有三代之風。詳其所由。亦上之人  
有以勵之耳。觀太宗戒欺誕之詩。曰。好事盡輸純與  
直。謾勞頰舌湧如泉。士風安得不誠實乎。真宗疾奔  
競之詩。曰。臣下但當守公法。馳騫苟進何可取。士風  
安得不恬退乎。黜勢家士不與孤寒並。進錄廉吏後

以愧貪墨之徒。宜乎士風爭尚清廉也。此宋之賢君  
護風俗如護元氣。重名節如重神明。所以士風大振。  
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伏願 陛下取法於宋以振  
士風。戒欺誕以勵誠實。疾奔競以惜恬退。黜貪墨以  
重清廉。抑僥倖之徒。絕諂佞之輩。俾我 朝人人有  
士君子之行。將見士風大振。未必不如宋之可追三  
代也。惟 陛下舉而行之幸甚。

十曰結民心。臣觀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蓋民心之向背。係天命之去留。有天下者不能固  
結民心。而欲久安長治者難矣。夏商周漢唐宋俱有  
天下數百年。而歷世綿遠者。固結民心之所致也。其  
餘不能百年。甚至三四年而止者。率由民心不向  
故也。歷觀前代所以固結民心者。豈有他術。不過安  
之養之而已。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安民則  
惠。黎民懷之。是以古之聖賢之君。愛民之心。如愛赤  
子。休養生息。惟恐失所。鼂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二王  
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  
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

其力而不盡是以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此固結民心之道也。劉基曰三代之民如以膠搏沙言其難散故也。五霸之民如以水搏沙言其易散故也。伏願陛下遵法前代結民心之道近體祖宗恤民隱之心務存憐惻怛之念於九重之上播春風和氣之仁於八荒之表。孟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蓋陛下省一分之費則民受一分之賜。施一分之寬則民被一分之澤。務使海內富庶衣食充足將見下民愛戴陛下之心亦如三代之民以膠搏沙而不散

或遇寇賊姦宄之變必不負朝廷之恩如此則

宗社可安於永久雖屢億萬斯年可也惟陛下注

意熟察幸甚

達官支俸疏

達官支俸

公爲進士時上此疏三揚當國克寢而不報其後臣聞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獸夷狄夫黎民而

土木之變曹吉祥之亂始知公爲樂先之哲也

赤子親之也夷狄而禽獸疏之也雖聖人一視同仁

其施也必自親以及疎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施

惠于禽獸况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聖人忍爲之哉

切見京師達人不下萬餘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

支俸米較之在朝官員亦三分之一。而實支之數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米俸言之。在京指揮使正三品。該俸三十五石。實支一石。而達官則實支十七石。三斗。是贍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俸位。則食者寡矣。此又非幸位之比也。夫以有限之糧。而資無限之費。欲百姓富庶。而倉廩充實。未之有也。近者連年荒旱。五穀不登。而國之用。則不可缺。是以天下米粟。水陸並進。歲入京師數百萬石。而京軍民竭財殫力。涉寒暑。冒風霜。若不勝言。然後一夫得數斛米。至京

師者幸也。若其運至中途。食不足。衣不贍。而有司曾莫之卹。督責之愈急。是以不暇救死。往往枕藉而亡者。不可勝計。其達官坐享俸祿。施施自得。嗚呼。既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而又驅其力。使餽之。赤子卒至于饑困以死。而禽獸則充實厭足。仁人君子所宜痛心者。若夫俸祿所以養廉也。今在朝官員。皆實關俸米一石。以一身計之。其日用之費。不過十日。况其父母妻子乎。臣以爲欲其無貪。不可得也。備邊所以禦侮也。今邊軍長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饑寒。

者。月糧而已。糧不足以贍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達官。臣愚以爲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則。計達官一歲之俸。不下數十萬。省之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之俸。全生民之命。則本固而邦寧也。贍邊軍之給。則效死而守職也。足京官之俸。則知恥而守廉也。得此三者。利莫大焉。臣又聞聖王之道。貴乎消患于未萌。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惟幾惟康。不可以不察也。臣切見達人來降。絡繹不絕。朝廷授以官職。足其俸祿。使之久處不去。

腥羶畿內。無益之費。尚不足惜。又有甚者焉。夫夷狄人。面獸心。貪而好利。乍臣乍叛。荒忽無常。彼來降者。非心悅而誠服也。實慕中國之利也。且達人在胡。未必不自種而食。自致而衣。今在中國。則不勞其力而坐享其有。是故其來之不絕者。中國誘之也。誘之不衰。則來之愈廣。一旦邊備有警。其勢必不自安矣。前世五胡之亂。可不鑒哉。是故聖人以禽獸畜之。其來也懲而禦之。不使之久處。其去也守而備之。不誘其復來。而爲社稷生民之慮。至深遠也。近日邊塵數警。



而達官羣聚京師。臣嘗恐懼而不安寢。伏願 陛下斷自宸衷。爲萬世長久之計。乞勅兵部將達官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旣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

請給官員誥勅疏

官員誥勅

臣聞誥勅者。勸善懲惡之良法。激勵名節之美事。夫豈無益之費哉。洪惟國朝制諸司職掌。于誥勅一事。至爲詳備。可爲萬世法程也。凡大小官員。有私過者。終身不得。無私過者。方許請給。旣與之後。少有私過。

輒行追奪。于是爲官者。未得之前。兢兢小心。旣得之後。益加謹慎。馭士之方。惟此爲要。此事一行。則天下之士。莫不感激。去惡爲善。修身飭行。顧惜名節。是以所費者少。所勸者多。若此法不行。則士皆失望。善惡不分。名節不振。其有廉潔自守者。反爲貪夫所笑。曰無異于我。何苦如是。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入于利途。民之被害。可勝言哉。是朝廷所惜者寡。而下民所傷者衆。臣竊痛之。然此事非但勸其在位之士。其未仕者。見已仕者。蒙此恩榮。推及父母。光耀鄉里。莫不爭。

自琢磨奮志經史。明體適用。竭才殫智。願爲國家之用矣。譬之以餌致魚。則投餌之費小。得魚之利大。夫有國家者。未有舍此而不爲也。我國朝自洪武永樂以來。于是天下之士鼓舞歡欣。無不感激。迨皇上即位以來。率由舊章。近者行在吏部。欽奉 旨意。今後誥勅。俱待九年考滿。方與不許。照諸司職掌施行。臣愚不審 聖意所在。若以爲織造費財。則臣已言之于前。謂所費者少。而所利者多。若以爲各官得之易。而多不保守。旋復追奪。則臣所目見。保守者什九。

追奪者什一。况中人之材。可爲善。可爲惡。授職三年。即得 誥勅。不勝榮幸。遂革非向善。戰兢保守。而爲端正之士矣。若待九年。則此等之人。必不持久。遂流于貪。又豈能成就端正之士哉。况九年方與。則得給者十無一二。不得給者十常八九。何哉。凡內外官員。九年之中。多不能齊。有歷任四五年而轉遷者。有歷任六七年而保陞者。有父母垂老而不能待者。有已身多故而不得請者。如此。則天下之士感激者少。怠志者多。我 國家勸善懲惡之法。有欠激勵名節之

事有虧。而下民亦未能不被其害。伏願 皇上留意。守 祖宗之成憲。遵 先帝之良法。昭曠典。布宏澤。乞勅該部。今後誥勅。仍照諸司職掌施行。在京官員。三年與。二年。考滿。職守無過者。依例請給。在外官員。三年與。本身。六年。請封贈。如此。則天下之士。善不患不勸。惡不患不懲。名節不患不振。下民不患不安矣。

論禦虜疏

禦虜

比虜使來索使臣。明詔不允。惟欲富國強兵。報讐雪恥。且命文武大臣共議長策。臣雖不與其議之列。伏

讀 天語。感激奮發。忠憤之心。耿耿不寐。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皇上之志如此。凡食君之祿者。寧不惕然於心乎。昔者魯國有難。漆室女憂之。况列於侍從。立於朝廷者。其憂之當何如也。臣聞虜寇東收女直等處。西取回回部落。又欲大舉入寇。竊料虜不過中國一大郡。以天下之衆。不能取勝者。未得其策故也。且虜所以輕侮中國者。惟恃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拒箭。不能拒馬。惟有所謂戰車者。既能避箭。又能拒馬。蓋

此車即漢時衛青武剛車之類。青擊匈奴，深入虜地，見單于兵陣，必以武剛車自環爲營。兵法謂是車有中，有蓋爲先驅焉。臣惟武剛車徒能避其弓馬，今之戰車不但能避弓馬，又有取勝之道。取勝者何？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無出於火鎗。前代未嘗有也。若用之得法，虜之弓馬弗能當也。近來不能以此取勝者，非火鎗之過也。用之者不得其法耳。且使火鎗者還勝於數百步之外。尚以畏箭而先發。何況火鎗之近者須遮避其身以壯其膽，然後發而取中，不然畏其箭來傷已，手足失措，雖能發鎗，不暇取中。臣觀車制四

圍箱版，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刀，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方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四方共十六餘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鎗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避，我勢自張。我威益振。况此時大同宣府遼東一帶軍民不敢出城耕作城外之地，俱是虜寇馳騁之所。若此等邊城俱用此車，遣將出師，可以橫行於沙漠，可以深入

巢穴。不然但用退敵。驅之出境。使我軍民得以耕作。營其衣食。所謂長策。莫善於此。雖然此策固善。又在將帥之智何如耳。夫今之士卒。猶古之士卒。善用兵者。申其號令。嚴其紀律。以作其氣。以鼓其勇。使之畏威懷德。効力用命。以進死爲榮。以退生爲辱。雖赴水火。不敢退縮。惟知有將帥。不知有敵人。如此而不取勝者。臣未之聞也。况朝廷於將帥。特彰剖封之典。於士卒。頻加賞勞之恩。待之可謂厚矣。然而不能爲國家折衝禦侮。塞旗斬將。以雪前日之恥。以伸朝廷之威。此忠臣義士所以不能安其心也。臣聞天道好還。胡虜自犯邊以來。肆其凶暴。所向得利。其志益驕。中國之人。被其殘毒。甚矣。今又不知止足。欲生釁端。安知不自取敗亡耶。此雖在於人事之修。或亦天道之必然也。此臣所以拳拳以取勝之策。爲獻伏望陛下采而用之。命工部修造此車。不爲甚費。所謂有備無患。事乃克濟者也。

邊防事宜

邊防

一各邊兵備。近多廢弛。雖巡撫有官。而任久人玩。今

邊務方殷宜及時整飭請於在京尚書都御史內簡命二員一員自大同抵遼東一員自陝西延綏抵甘肅巡歷邊關凡軍馬甲兵等事務爲審處總兵等官臧否其實奏聞都指揮以下隨點陟與凡邊境事宜悉聽區處

一侯伯都督中練達老成可繫人望者甚少今多事之時設有調遣臨期乏人請命文武大臣及科道官于都指揮及指揮中不拘內外各舉所知一二員有智謀材勇可統兵者授以署職送營領操以備警急調用不稱連坐

一薊州永平山海密雲乃京畿屏蔽河南山東臨清俱地當要衝今河南已有副都御史王恕撫治流民宜令就彼巡撫山東薊州等處其後山東用原傑勸州用關木宜增巡撫重臣而臨清一方就令山東巡撫官兼理

一陝西被寇山西鄰近澤潞等處原有操備放回義壯請勅巡撫都御史李侃取回操守彼處民人壯勇可禦敵者就令隨宜招集以備調用陝西內地亦多壯勇之人而監察御史李綱即今在彼招募土軍請

就勅綱於彼招集，選官統領操守聽調，無事之日，放免歸農。

一陝西洮河岷等衛所，俱有土軍，即今平涼地方虜寇出沒，請勅陝西巡按并都布按三司官，分往諸衛所招集，調赴總兵官楊信處隨征，所得財畜，悉給予之，有功依例陞賞。

一密雲古北口，懷來永寧國之北門，地當衝要，往年虜寇從此突入，而今獨石等處邊報不絕，不可不備。請于京營選撥官軍四千，委都指揮二員，一員赴密

雲古北口，一員赴懷來永寧，各同彼處鎮守守備官防禦，候明春無事回營，密雲鎮守指揮王榮，名位尚輕，難于行事，宜量陞署都指揮僉事，仍舊鎮守。一京師根本之地，居重馭輕，尤所當急，今京營官軍調征數多，宜以原選保定左等二十三衛放回養馬官軍二萬員名，取回京營，仍舊操備。

一各邊總兵巡撫叅將等官，俱受重托，而間有庸懦無為，懷姦避難者，宜會官訪察，斟酌更代，近給事中丘弘亦陳此議，已蒙允行。今議得鎮守遼東右叅將

都督僉事劉端巡撫延綏右僉都御史盧祥俱年力衰老鎮守寧夏總兵都督僉事張榮鎮守蘭縣有都指揮同知管斌大同隨同總兵官行事都督僉事張鵬鎮守薊州等處總兵都指揮僉事吳得俱才不勝任宜皆召還都指揮使孫璟見充叅將守備寧遠請勅就代劉端其吳得張榮管斌盧祥員缺兵部另會官推舉張鵬乃隨同行事官員彼既有總兵副總兵等官不必再推若都指揮僉事趙英原鎮莊浪而巡撫都御史徐廷章近又奏保都指揮使魯鑑鎮守未免頡頏合勅趙英別赴紅城子守備庶幾允當

一在京番將及軍多有空間舍餘善于騎射樂于効用者合出榜招募送營操備就于本衛給糧遇警聽調有功依例陞賞

一南京根本重地舊有守備及協同官員而今止付成國公朱儀恐遇有警缺人調度請仍推選廉能武職重臣一員協同守備

一潼關乃陝西河南要衝而今陝西地方虜寇深入不可不慮宜增設謀勇都指揮一員守備令其操練



軍馬控制險要以備不虞。

碑記

薊州新開連河碑記

新開運河

君子受一方之寄者其要莫先於興利。然必有過人之才。識見高遠。灼知有利而無害。然欲興焉。不然則率易妄作。利不可得而害已隨之。古人所謂興一利不如除一害者。良有以哉。洪惟我朝奠安海宇。以康濟生民而防邊一事尤爲加密。東北之境。控弦之士無慮十數萬人。而糧餉之需。大抵取給於江淮。是

以大河諸衛。歲運三百六十餘艘。抵薊州爲倉。而貯之。往時由直沽循海道。多風。船至海濱不敢遽必淹及旬日。甚至彌月。候風色止息方敢一渡。或之中流遇風濤迅作。遂罹漂蕩覆逆之患。歲損船不下數十。而糧斛動以萬計。主漕運者恒以爲憂。天順改元。皇上光復大位。政令一新。天下臣民莫不欣欣鼓舞。興起事功。而巡守薊州諸臣深慮及此。詢諸父老之熟於地理。云海濱有二沽。一曰木套。一曰新開。相去纔十里。可以開河通潮。以便運艘避海難。遂以其事

聞、上命守臣都督僉事宗勝董其役、勝尋以疾在告、復命參將都指揮僉事馬榮代之、又以監察御史李敏、工部主事李尚、共蒞其事、三人者才識俱優、乃同心協謀、相度高下、起薊州諸衛武夫萬人、撫恤獎勵、罔有不至、以故衆役感悅、爭先効力、以是歲三月始事於甲午、訖功於丙午、人皆驚異、以爲成功之速如此、必有神明默相其間、遂建天妃宮於新河之左、且謂斯舉便國家之漕運、通商旅之往來、公私之利在焉、非小補也、乃止石於傍、走書至京師、乞予言以紀其事、予嘗考唐神龍中於漁陽開平虜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難、當時便之、今二三君子能興斯利於數百載之後、蓋非率爾妄作者矣、嗚呼興利固難、而保利尤難、若夫繼諸君而巡守此地者、尚體諸君之所以興起繼修之志、用保此利於無窮、是宜大書傳之久遠、且爲來者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  
冊  
總  
十  
冊

卷  
之  
一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七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卣

編輯

李 雯舒章叅閱

徐武功文集

徐有貞

疏

言河灣治河三策疏

河灣治河

計開

一置造水門臣聞水之性可使之通流不可使之壅塞昔禹鑿龍門闢伊闕無非為疏導計故漢武之壅瓠子終弗成功漢明之疏汴渠踰年著績此其明驗也世之言治水者雖多然於沙灣獨樂浪王景所述制水門之法可取蓋沙灣地土皆沙易致坍塌故作壩作閘皆非善計臣請依景法為之而加損益於其間置門於水而實其底令高常水五尺水小則可蓄之以濟運河水大則疏之使趨於海如是則有通流之利無壅塞之患矣

一開分水河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之勢大故恒衝決運河之勢小故恒乾淺必分黃河水但苦沙多易淤耳合運河則可去其害而取其利請相黃河地形水勢于可分之處開成廣濟河一道下穿濮陽博陵二泊及舊沙河二十餘里上連東西影塘及小嶺等地又數十里餘其內則有古大金隄可倚以為固其外則有八百里梁山泊可恃以為泄至於新置二閘亦堅牢可以宣節之使黃河水大不至泛濫為害小亦不至乾淺以阻漕運

一挑深運河。臣惟水行地中。避高趨卑。勢莫能遏。故河道深。則能蓄水。淺則弗能。今運河自永樂間。尚書宋禮即會通河浚之。其深三丈。其水丈餘。但以流沙汶泗之水。清尚有比。患安可引入。黃河亦地。形日可恒多淤塞。後平江伯陳瑄為設淺鋪。又督軍丁兼挑緩明。挑濬急。則嚴闔。禁可也。故常疏通。久乃廢弛。而河沙益汙不已。漸至淺狹。今之河底。乃與昔之岸平。其視鹽河上下固懸絕。上比黃河來處。亦差丈餘。下比衛河接處。亦差數尺。所以取水則難。走水則易。誠宜浚之如舊。

條議五事疏

戎備五事

一國之武備莫先于治兵。募使國兵足以制邊。兵足以制夷狄可也。我朝太宗皇帝建都北京。鎮壓北虜。乘冬遣將出塞。燒荒哨瞭。今宜于每年九月盡勅坐營將官巡邊。分為三路。一出宣府以抵赤城。獨石。一出太同以抵萬全。一出山海以抵遼東。各出塞三五百里。燒荒哨瞭。如遇虜寇出沒。即相機勦殺。每歲冬出春歸。休息一月。仍于教場操練。如此則京軍皆習見邊情。臨敵不懼。虜寇懾伏。無敢窺邊矣。

一西邊去京師窻遠。自延安綏德以至寧夏甘肅地。

方數千里。關山隔絕。寇入路多。遇有警急。猝難應救。

恐即用近邊一帶之民為便。取於西鳳內地。或

今西安八府之民。不下二十餘萬戶。其中大戶有四

致擾民

五十丁者。有二三十丁者。有十餘丁者。乞差御史給

事中與兵部官會同陝西都督都御史并方面堂上

官。集民點選五丁以上者。戶取一人為兵。願兩三丁

為兵者聽從。免其糧差。每府立為一營。委廉幹官管

領。教之戰陣。遇有征進官軍。一例關支行糧。有功之

日。一體陞賞。如此則兵力不患于不足。守備充實而

朝廷無西顧之憂矣。

一任將之法。在乎用之當其才。御之得其道。今朝廷

大臣舉用將官。並不問其才之長短。智勇有無。一槩

舉之。有指揮即陞都指揮。都指揮即陞都督者。初雖

署事。旋復實授。曾無功實。遽登重任。及至用之。鮮不

悞事。雖加黜責。無補前虧。宜令兵部堂上官會同公

侯伯老成大臣。從公察舉。務要酌知其才能智勇。僉

以本職。參隨各處總兵官。分領軍馬。勾當邊事。如果

能幹。乃可命為參將等職。待其顯立戰功。然後陞其

官爵。如此則為將臣者。皆知激勸。奮立功效矣。

一兵不貴多。而貴精。兵精則一可當百。臨敵之際。一夫奮勇。而千百隨之矣。宜令兵部堂上官會同御史給事中。公侯伯等官。於教場內。公同點選。逐隊閱視。軍士有年及六十以上。衰老殘疾怯弱者。並皆揀退。令歸衛所。戶有壯丁。即令替役補隊。其各處邊關之兵。亦各差官依在京例。一體揀選。立為定法。或三年五年一行。經久無弊。則中外之兵皆精矣。

一國家用兵。必資智勇之人。豈必盡出于將軍之中。大凡天下之民。有心計者。皆能運智。有膂力者。皆能効勇。如唐有軍謀之科。宋有武舉之選。是也。方今

聖朝一統之盛。欲設法選舉。豈患無才。乞勅兵部行移天下軍衛有司。訪察軍民之家。但有軍謀勇力之人。並從選舉。不限南北。不拘額數。舉選到京。問以攻守之策。試以弓馬膂力。取中者。月給口糧二石。分隸取勇士則可若智士豈能以二石米羈之在京各營。然後差撥各處總兵官。參隨使用。有功之日。照例授以武職。如此則凡天下智勇之士。舉無遺憾。為國家之用矣。

碑畧



勅修河道工完碑畧

臣聞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夫水之爲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豫出險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疎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爲阻者與。然欲驟而堙焉

則不可。故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之揀也。今欲揀之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爲之防以時節。宜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臣有貞乃經營焉。作治水之閘疏水之渠。起張秋金堤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于濮陽之灤。又九里而至于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于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而至于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於白嶺之澇。又三里而至于李峯之涯。由李峯而上又二十里而至于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于大伾之潭。

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

過則恐南溢於運河。微則資北流而已。

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過其過而導其微。用平

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閘

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

袤皆至丈。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時出

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鄆東曹南鄆北之區。出餘波而

資灌溉者。為頃百數十萬。行旅既便。居民既安。有貞

知事必集。乃參綜古法。第而為之。加神用焉。既作大

堰。其上捷以水門。其下繚以防隄。堰之崇三十有六

尺。其厚什之。長伯之門之廣二十有六丈。厚倍之。隄

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

野。至人。欲以鐵。刺。能。之。事。也。

之石。而鍵之。鐵蓋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既

乃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山。匯澶濮之流。而納諸澤。遂

濬漕渠。田沙灣。而北至于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

于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于東昌之龍

灣。魏灣。凡八。為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

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節。且有

所宣。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

難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池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因奏蠲瀕河州縣之民馬牧等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便民力。天子從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八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編輯

陳子龍臥子

周立勳勒卣

馮瑞振振仲叅閱

商文毅公文集

疏

商 輅

邊務疏

邊務

題為邊務事、臣切惟守邊一事、最為今日急務、近聞各邊操守官軍、多係有名無實、其故何也、一則軍士

寡弱一則衣食艱難夫軍士寡弱以戰則不能衣食艱難以守則不固邊城有此二弊名雖爲守實乃棄之今之議者皆以遣使爲請而謂邊方之事似不可爲殊不知天下之事未有不可爲者特患失於姑息耳臣訪得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操守官軍在邊年久服習水土屢經戰陣自正統十四年達賊侵犯或漫散赴京或該管頭目帶領來京者一向黃緣在京居住卽目獨石宣府等處多係各處新撥并河南輪班官軍在彼操守且輪班官軍無室家可恃

又無田地可耕因循度日懸望更替欲爲久遠之計難矣若朝廷失於姑息安於因循聽令各軍巧立遊擊等項名色將前項官軍占留在京不行發遣則邊境城池愈見空虛設有賊情將何備禦乞勅兵部卽將口外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正統十四年以前原操守官軍見在京居住者逐一查究并其家小盡數發去口外各該地方照舊住種操守不許各官仍前巧立名色占愆阻當違者治以重罪或有言前項官軍善戰合留在京操備者此不知輕重之論蓋寡

師百萬人馬。縱得前項官軍。不見其多。不過跟隨各頭目營幹家事而已。若邊城得此官軍。可以壯威武。可以禦賊寇。可以使其成家立業。爲久遠之計。其爲益豈不大哉。惟陛下不惑群議。斷然發遣。則邊境得人而藩屏自固矣。臣又訪得口外田地極廣。除屯田軍士地畝已有定額外。其守城守關軍士。多無田地耕種。推原其故。蓋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之家。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庄田。以次空閑田地。又被彼處鎮守總兵叅將。并都指揮等官。占爲己

業。每歲使軍夫耕種。收利肥己。其守城等項軍士。非但無力耕種。雖有餘力。亦無近便田地可耕。卽日守邊緊急。在京官員。雖不能役使口外軍夫。但庄田尚存。未免占奪軍民之業。而彼處親臨管軍頭目。尚有占種田地數多。私役軍夫。撮借官牛等項。其弊仍未盡革。若朝廷失於姑息。安於因循。不卽將前項田地撥與各城軍民耕種。則衣食無由足給。而邊城愈見空虛。乞勅戶部。選差能幹官員。分投前去。大同宣府懷來永寧等處。會同各該都御史等官。將在京官員。

應有庄田。并彼處勢要之家。占種田地。盡數分派。與附近軍民爲業。若係原起科田地。亦須酌量。從輕起科。仍乞勅各該鎮守總兵等官。將各城堡軍士分作二班。每上班六日。令其照例操守。下班六日。盡數督令耕種。俟收成之後。併力備禦。仍禁革管軍頭目不許多種田地。如此則軍士之衣食自給。而民間之轉輸可省。夫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已行之。明效大驗。著在史冊。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

財。竭生民之力。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若有言前項功臣等官。不可以無庄田。則或于腹裏遠處地方。量宜撥換。口外之地。決不可聽其置作庄田。侵損守邊軍士。有悞國家大計。實爲不便。臣又訪得永平等關。口官軍精壯。人民安業。而紫荆倒馬一帶。關口官軍怯弱。關內人民不免驚疑。推究其故。蓋永平等處。係本土官軍。而紫荆倒馬等關係。在京撥去輪班官軍。衣食不足。全無固志。賊寇若來。不過爲逃走之計耳。此事屢有人言。而本部未卽施行者。其意蓋

謂京師根本之地。宜留保定等處精銳官軍在京操守。殊不知方今急務。守邊爲上。守關次之。若徒守京城。此爲下策。何也。若邊方失守。則關隘緊急。關隘失守。則腹裏人民。望風流移。人心搖動。變故百端。縱有京師軍馬。虜寇在遠。亦何所施。又有言在京管軍頭目。利保定等處官軍供給柴草。因此占留。若果有此。尤爲不可。乞勅兵部將保定真定等處。在京備操官軍。發回附近各關口。定立班次。永遠操守。如有不敷。於附近衛所。遞相撥補。却將見在各關輪班官軍。盡數取回。在京備操。如此。非惟兩免重支口糧。抑且邊關得人。而師鞏固。雖有千百也先。亦何足慮。凡前三事。於守邊守關。頗爲切要。但恐於人情有碍。伏望陛下決意行之。則邊方幸甚。

招撫流移疏

招撫流移

臣聞河南開封等府并南直隸鳳陽府等處地方。近年爲因水患。田禾無收。在彼積年逃民。俱各轉徙往濟寧臨清等處。四散趨食。居住中間。有係正統十四年以後。山西并北直隸真保定等處軍民。被達賊驚



散逃移未久及原籍見有田產之家雖已陸續回還復業其正統十四年以前逃移在外年久革民及陝西山西所屬艱難州縣并口外地方及原無田產之家俱不肯復業流移轉徙動以萬計近聞各處有司遇有外縣逃民到來一切驅逐不容在境潛住若果能驅令復業固是美事但恐前項艱難地方及素無產業或係在外逃匠囚犯等項寧死道路不願復業之人被所在官司驅逐急迫無所依歸必至失所不驅逐流民必至主變如益州之驅李特是也無激變及今水患已息仍慮逃回河南鳳陽原處地

方居住異日雖欲再行招撫必不肯從去留之機實係於此不可不慮臣切照畿內順天等八府所屬計一百三十餘州縣所在除官府草場并官員庄田及軍民只種田地不計外其餘多有拋荒并空閑無碍田地如蒙勅戶部計議出給榜文遍行山東等處逃民聚集之所張掛曉諭前項逃民有志復業者即令復業其不願復業無所依歸之人許令於順天府等既以安流移又以八府所屬州縣分投從便居住有司照名撥田設法賑恤其寬恤等項榜內有當開寫者悉照本部節次

奏准事理。明白開寫。曉諭施行。行移各府。巡撫。巡按。等官。督同各有司。遇有逃民到來。卽令報名在官。酌量鄉村廣狹。田地多寡。四散安插。如某州田地數少。

言雖美而難行

逃民數多。則發遣於有田州分住居。某縣田地數多。逃民數少。亦須將別縣逃民。遞相分撥。或某州可安插千人。止留五百人。某縣有田千頃。止撥五百頃。蓋人少易於賑恤。田多以備後來。其口糧種具等項。或暫借官儲出給。或勸令富民假貸。俟有收成之日。照數追還。俱聽巡撫。巡按等官設法整理。從宜處置。仍

時常往來撫綏。及時勸課。俟三年後。生計成立。有家可戀。有土可懷。然後計戶定差。度田出賦。清軍勾匠。隨所設施。合新附之戶籍。增舊收之版圖。強本安邦。莫善於此。

弭災疏

弭災

臣等嘗聞天心仁愛人君。莫大於發災變以譴告之。尤莫大於出妖孽以警懼之。無非欲人君修省過咎。以修德政。欽崇天道。以保天命。變禍爲祥。轉危爲安也。皇上嗣位以來數年之間。災變迭見。臣等忝職

近輔不能少裨德政之萬一。覩茲災異，惶懼寔深。謹陳愚見，條具數事以聞，伏望 聖明采納施行。

一節財用。夫貨財軍國所仰，不可一日無者也。要在樽節用之。苟或侈靡妄費，則府庫空虛，倘遇興師動衆，何以賞犒旱澇飢荒，何以賑濟。近年以來，朝廷貨財多爲下人侵耗，如哈密等處番人來京，俱帶玉石，被細人誘引，先將次等者進貢，存留一等者在後。計囑舖行人等多估價值賣官，規取庫藏銀兩。又番僧授職，在彼上管事者，例該給與印信，使鈴束撫化鄉

人。近來近京間住者，往往自都綱禪師。陞至國師佛子法王等職。一槩給與金印信圖書。前任所給者，悉自收留。其有病故所遺者，徒弟人等亦擅收藏。及後承襲，又求造給，侵耗貨財。乞勅甘肅等處巡撫等官，今後哈密諸番來京帶有玉石，責令通事諳曉玉石之人辨驗等第。一等者計數封號裝盛送京。次等者許其諒賣盤費，其餘悉令在彼貨賣。不許一槩帶來。沿途扛運，應付艱難。如違許巡按分巡等官，徑自拏問。番僧陞官職印信，止許留見在者。其前任及病故

遺下印信，令各該部查收，以後有新陞職，不係本土管事官員，復請給者，許該部該科叅奏發遣，勿令在京生事紛擾，如此庶事體得宜，財無妄費矣。

一却貢獻，蓋人君一心，攻之者衆，倘一留心於玩好，則下人苟搜遠索而貢獻者，其弊將不可勝言矣。洪惟皇上卽位之初，不急之務，一切停止，玩好之物，一切罷去，近年廣西雲南等處，有貢奇花異卉珍禽奇獸珍珠寶石金銀器物，蓋此物非出於所貢之人，必取於民，取於民不足，又取於土官夷人家，一物

之進必十倍其直，然後方可暴橫生靈，激變地方，莫此爲甚，甚至水路萬里之遙，人夫轉運，不勝其擾。見今安南小國敢肆抗拒，漸有侵內之患，良繇自我，有以召之也。臣等伏望陛下明頒詔旨，今後除常例歲貢，其內外之臣，敢有以玩好之物上進者，治罪不宥，如是不惟上下綏靖而無擾，其于乂安中國，感格遠人之道，兼之矣。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惟聖明留意。

一開言路，臣等嘗聞宋臣蘇軾有曰：天下治亂出於

身志論靡而欲廣開言路此亦人情所

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達。時或反是。雖近臣不能自通。故易以天地交而爲泰。不交而爲否。臣等不敢遠引前代明王。遇災求言之典。伏惟太祖高皇帝臨御之時。自文武群臣。以及軍民匠役。諸色人等。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說。其言中理。卽爲施行。且或予之官。或給之賞。其不中理者。亦置而不問。所以廣耳目。防壅蔽。而達下情也。故當時雖閭閻之間。細微之事。無不周知。太平至治。良有以也。洪惟皇上嗣承大統。卽詔天下凡軍民利病。許

人直言無隱。有以見皇上之心。卽太祖高皇帝求言之心也。奈何近年以來。人多顧忌。不肯盡言。豈非聽言之道。猶有未至者乎。臣等仰望聖明廓宇宙之量。容涓滴之微。明詔在庭。文武群臣。凡致災之繇。弭災之策。悉陳以聞。言之善者。俯賜聽納。見于施行。言之不善。亦不加罪。如是則言路開而下情達。萬事何憂不理。灾害何憂不息哉。

一慎刑罰。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焉。用之貴在得中。一失其中。則邪氣積蓄。陰陽繆盭。妖孽滋興。可不慎。

歟。仰惟 皇上嗣位以來，凡遇盛暑，必下詔寬恤于京師，或值災變，必遣官詳審于天下。慎刑之心，蓋與虞舜好生之德同一揆也。然自成化八年，遣官詳審迄今將五年矣。夫以京師之內，一有冤枉，今日告鳴，明日或可得以辨。彼天下之廣，萬姓之衆，中間冒罹刑憲者，不知有幾。其偏州僻縣，隔離上司，窮遠者，豈無經年含冤死于犴獄者乎。在此 聖明之世，不能不爲之惻然也。合勅法司遴選諳練刑名老成官屬，照例請勅分授前去，會同彼處巡撫分巡理刑官員，重加研審，務使情真罪當，輕重適中，毫厘不爽。庶人無冤枉，邪氣潛消，而諸孽不作矣。

一省工役。古者力役惟取于冬，蓋以時節人力也。苟力不節以時，勞筋苦骨，民不堪生，而怨讟以興。怨讟既興，和氣有弗乖戾者乎。此有周先王營宮室而施鑿鼓，緩工之仁。建靈臺而布庶民勿亟之令。良以此耳。茲者朝廷修建東直門城樓，并各處城垣，所以壯觀京師，隄禦內外之意。旣深且廣，雖愚夫愚婦，莫不悉知。以故軍士萬衆一心，子來無或嗟怨。非以佚道

使人孰能然歟。伏望仰體先王軫念赤子。審今日興作緩急。除城樓城垣當建外。其餘不急之處。卽頒德音。悉令停止。庶軍士得以休息。怨讟不生。和氣漸臻矣。

一足軍餉。臣等切見往年西北用兵。榆林一帶糧草最難供給。當時預借陝西山西河南三年租稅。起運每草一束用銀二錢。米一石用銀一兩。或一兩五錢。若輸納本色。上下山坡。不勝勞苦。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預備。一旦虜入河套。復踵前跡。民何以堪。近者

廷臣嘗議及此。臣等尤恐所司奏行不至。合勅戶部仍查算彼處各堡糧草實數。每處可穀幾時之用。該有兵動。可贍多少人馬。如果不敷。作何措置。或比較屯田拖欠子粒。採把未完草束。或關中塩引招商上納。艸束米豆。或將腹裏積蓄糧草。量起人夫。加意撫恤。以漸轉般。赴邊收貯。或將官銀及贓罰銀兩。運赴彼處。趁時收糴。糧草上倉。及其他長策。務要一一舉行。其實回奏。毋得視爲泛常。其遼東宣府大同。雖未經用兵。亦查蓄積之數。務令邊鄙充實。庶不臨期悞。

事

一。飭邊備。臣等見得遼東并山海關喜峰口古北口一帶邊方去京師密邇。往年朶顏三衛爲我藩籬。雖有鼠竊狗偷。不爲大患。今此三衛既被滿都魯等服屬。以彼之強。從此鄉導來犯我邊。則京師不得安枕。况居庸迤南。至紫荆等關口。尤係京城切近屏蔽。雖有御史近年點閘承平日久。未免忽略。合勅吏部奏遣歷練大臣。或歷練老臣。給事中二員。請勅分投前去會同各總兵巡撫守備等官。趁今無事之時。將各

邊牆垣口子逐一。看視該修理者。即便差撥官軍分。工并力。深濬厚築。以垂經久。整點烟墩。修葺堅固。以便哨望。不許虛應故事。其有城垣坍塌。兵器損壞。人馬瘦弱。不堪備用。去處。俱要即時修補緊要之處。合添人馬。亦須斟酌多寡。奏請選集。聽候有警應用。不致緩不及事。

一。重地方。臣等聞得永樂年間。征取交趾郡縣。其地天下大一統。而無外。其後守鎮非人。不恤夷情。遂至激變。失陷地方。再不可復。今兩廣四川貴州雲南俱



皇朝通志 卷之十一  
係邊遠之地。設若任用非人。一旦有警。軍旅薦興。糧運不繼。欲天下無事。不可得已。其雲南地方。與安南尤爲切近。而蠻夷土官。衙門易以生事。可爲深憂。今兩廣四川貴州俱有巡撫官。而雲南豈宜獨無。合勅吏部推選剛直有爲。智識超卓大臣一員。請勅前去巡撫其地。凡利有當興。弊有當革。悉與鎮守等官處置施行。各要安靖地方。毋事阿徇。有負委任。

請革西廠疏

請革西廠

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敬天法 祖。任賢使能。政事

修明。紀綱振舉。是以十餘年間。海內晏然。雖天象屢以示戒。而災變自消。雖水旱比歲。相仍。而民無離叛。實緣 皇上寬仁大度。省刑薄斂。慈仁愛人之心。感孚于上下也。夫何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大急。刑網太密。官接提拏。職官事皆出於風聞。暮夜搜檢家財。初不見有駕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內外文武重臣。託之爲股肱。心膂者也。亦皆不安於位。百司庶府之官。資之以建政立事者也。舉皆不安於職。商賈不安於市。行旅不安於途。士卒不安於伍。庶民不安於業。承

平之世。豈宜有此。究其所以。蓋緣陛下委聽斷於

汪直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於群小。汪直之失雖

爲未甚。而群小之中。其奸謀足以顛倒是非。其巧佞

足以蠱惑人心。如韋瑛者。自言親承密旨。得專予奪

之柄。自謂百官進退。盡在掌握之中。擅作威福。虛張

聲勢。其間同惡相濟。如王英者。則以附已而薦之。稍

存公論。有所諫正者。則以異已而黜之。如狼如虎。肆

無忌憚。原其立心。惟知希求進用。以爲一身之榮。不

知傷害善良。虧損國體。大爲聖德之累。陛下若

爲防微杜漸。不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

往者曹欽之反。皆繇逮杲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

可爲明鑒。我國家積德百有餘年。深仁厚澤。浹洽人

心。陛下爲守文令主。嚴刑峻法。誠非所宜。况今天

鳴地震。無處無之。水旱災傷。日甚一日。省躬念咎。弭

灾息患之道。莫先於恤刑獄。莫要于安人心。而乃反

此所爲。使人人嗟怨。感傷和氣。一旦有警。變且莫測。

腹心之患。可不懼乎。可不慮乎。伏願皇上體天地

之包容。勿察察於事情。遵祖宗之成憲。勿屑屑於

改易旨意必經於六科防將來之假冒奏訴必由於  
通政杜濫受于他門責政事於府部而嚴課功覈實  
之權付刑獄於法司而申三覆五奏之令收回伺察  
之人誅逐奸邪之輩其有謀逆奸細并貪賊壞法重  
情悉依舊規委任歷練老成之人管理如此則讒言  
不入于耳自足以順情而養神苛政不加於下自足  
以安邦而定國延 聖壽於萬年保 皇圖於不拔  
其端皆在於此不然此風日長衆口嗷嗷國之安危  
未可知矣臣等荷 陛下生成之德真諸宥密之地  
一念愛 君之心拳拳朝夕有所聞見豈容緘默謹  
條陳大略具題以聞伏候 聖斷謹俯伏俟命

序

璽書錄序

山西巡撫

國家建都北方控制胡虜爲近自都城至居庸不百  
里至獨石不數百里卽虜境其間城堡之設藩衛之  
寄視他處尤要於是宿重兵選驍將謹烽堠嚴巡哨  
蓋制敵禦寇法宜慎密總戎者固難乎其人而其指  
示方略防革奸弊勸賞黜罰之責則惟熟于政體老

于世故廉公有為文臣一人者是任。又難乎其人焉。

皇上即位之三年，獨石等處缺文臣協贊戎政，詔

葉在位僉議，以山西右叅政葉盛才德卓異，因具名

以薦。工。留意人才，若此，何患不治。上曰：是嘗任兵科都給事中者，屢進讜言，可

屬大事。朕固識之，即日降勅諭，俾往隸其事。時獨石

八城堡承漫散之餘，兵皆新集，倉無宿儲，人無固志。

盛奉命惟謹，晝夜規畫，至廢寢食，未幾庶事修舉，兵

容振肅，廩庾充實，人樂戰守。用是朝廷無北顧之憂，

厥功懋矣。盛在邊凡五載，所奉璽書四十餘通。茲特

具錄屬輅序，將什襲以為寶訓。臣輅備員內閣，每邊

方有警，皇上率御便殿，召臣等預議，親授成算，俾

撰勅往諭，如盛所錄是已。雖然，璽書所及，或因邊報，

或因奏請，隨事諭旨。皇上垂意邊政，此特一二耳，

而盛以雄才偉略，其所施設，蓋有出於璽書之外者，

如立社學，置醫坊，設煥舖，築義塚，利人之事，難於枚

舉，可謂克當闡寄者矣。胡虜遁迹，居人安堵，有臣如

此，上復何憂。昔裴度節度河東，朝廷遣使宣諭曰：

為朕卧護北門可也。盛嘉勞賜級，璽書將復就道矣。

贈行人劉偕立使西南夷序

使西南夷

我國家混一區宇，薄海內外，凡重譯之地，靡不臣服。乃滿剌加國僻處海隅，去京師不啻數萬里，蓋其地越占城琉球諸國而益遠，所謂重譯之地是已。我太祖太宗盛德覆冒海外，于時滿剌加國王陪臣嘗與朝會，受封冊，稟正朔，承錫賚，用以誇示鄰境。及其國人者數矣，中更繼代，其王不克自振，行李不通，自外於聲教者已數十年，而其國以益弱。茲速魯檀無答佛那沙既襲王位，輒選陪臣之才者，使奉表請闕

下請命。我皇上憐其誠意，特降璽書遣使往諭，俾正王位，撫其國衆，恩甚厚也。時吉水劉偕立以行人受命，欣然就道，同朝士夫咸往餞之，而屬予贈言。予惟國家撫御華夷，此固列聖配天之大德。我皇上克篤前烈之所致，然而殊方萬里，威德所以宣布聲教，所以漸被，則惟使命是繫。故曰：天道不言，而歲功成品物亨者，四時五行之吏，宣其氣也。子亦曰：聖人不言而萬邦寧，遠夷服者，廷臣之奉使宣其德也。稽立以明經進士，拜今官，嘗屢使四方，廉介有爲，可

謂不辱君命者矣。茲行也，奉宣德意於萬里外，使蕃邦君臣知有中國之尊，與夫禮樂聲華之盛，以益堅其歸嚮之誠，則奉使之功，豈不偉哉！異時入覲，帝廷超遷重任，予蓋深有望焉。其勉之哉。

記

濮州新開河渠記

濮州新河

濮地曠衍，民以農爲業。州之南四百里黃河也。正統戊辰秋，河徙滎澤，浸流州境，自臨濮迤北至港上，地可萬餘頃，悉爲巨浸，民以失業。迨景泰丙子，河復故

道，漫流稍息，臨濮地間出，然無以洩其流，乾溢靡常，農業久廢，民多轉徙失所者。成化丁亥春，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原公傑，行郡至濮，因民之艱，召官屬謂曰：土地以養民，河渠以洩水，卽如此地，農業所資，非有河渠，其浸淫之患，寧有極乎？况因民之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先王美政也。與其因循歲月以坐受其害，孰若一勞永逸之，足以徼後功乎？衆皆曰：然。于是都憲躬爲相度地勢，指以開濬疏導之方。命東昌同知陳僑董其役，肇工於是歲二月，未逾月而告完。

河長七十里。深皆及泉。以防壅塞。兩岸築堤。廣二丈。高半之。長與河等。以防泛溢。復令范縣。遞相濬築。二十里許。下接故渠。以達張秋運河。是歲水不爲患。農業驟興。獲利者數千家。是役也。判官徐伯良。齊諒典。科辛寬。撫綏有道。民不知勞。明年春。都憲復按濮。以水患雖息。河堤未固。又命新任知州張雲。益工濬築。高深視舊倍之。兩堤各植楊柳。培護以圖堅久。州民相與語曰。自今以始。吾儕得享粒食之樂。以免于墊溺流離之苦者。都憲之功。與二三大夫之力也。安可

以無述。乃羣請於州守。守不能抑。因述始末。走書求記。將刻石樹之河堤之旁。使後之人。得以考其成而嗣其功。以永其利。其用心善矣。嗟夫。天下事。未有不。可以人力而成者。况河渠乎。管者河決瓠子。民嘗受害矣。已而武帝臨幸。沉白馬。蒼璧令羣臣負薪。卒以填塞。築宮其上。道河北行。而水患遂息。蓋以人力勝之也。今茲河流既順。而濮之爲患。特餘浸耳。然河渠一開。而水勢有歸。地利可興。民生以遂。謂非人力成之。而何。矧今朝旨丁寧。未始不以水利爲急。若都憲

可謂能奉宣德意而濮有司可謂能舉其職業者矣  
漢穿白渠民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  
白公起後且溉且灌長我禾黍雖彼以瀦水此以洩  
水爲用不同而爲利一也濮之民寧無繼是而歌者  
乎用書此爲記以復守之請云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

徐孚遠闇公

彭

賓燕又

徐鳳彩聖期參閱

王端毅公文集

狀

王恕

參鎮守官參隨擾害夷方謝狀

鎮守參隨

臣仰惟我太祖高皇帝統馭天下慮恐大小官員軍民人等假托公差為名前往外夷衙門生事擾害



需索財物，致生邊患。故降勅諭金牌信符，及勘合

底簿，關防詐偽，以盡撫綏之道。列聖相承，率繇舊

章。故事當考每於踐阼之初，換與勘合底簿。勅諭昭昭篇首

立法甚嚴，是以臣民遵守，不敢違犯。夷人得以安生。

莫不慕義向化，恪修職貢。頃自太監錢能到於雲南，

侮慢自賢，罔遵聖訓，不時差人前去外夷衙門，假

公營私，需索攪擾，失夷人心，職貢因之以缺。今灣甸

州告稱前項京官節次要伊銀兩等情，臣再三體訪

委的是實。然此輩之到雲南，非特攪擾外夷衙門而

假○差○遣○為○名○所○至○科○擾○

腹裏地方無不被害，人情大為之不堪。除給榜文發

去該州禁約，及已故知州景拙法，伊男承襲之事，另

行外，查得吳京官即吳源，係散官，江和即姜和，係指

揮，鐵京官即鐵聰，係勇士，福安即劉安，與楊能俱百

戶，係跟隨錢能人，負錢五條，錢能義男，合無差官將

各犯拏解到京，查金牌信符衙門勅諭事例，治以重

罪，就將追出贓物，給該州出銀人收領。如此，則法令

昭明，而姦頑知所警懼，恩信不失，而遠人自然悅服。

乞嚴賞，以禁盜賊，奏狀

滇南官軍

照得衛所官軍。本爲防奸禦侮。緝捕盜賊。征討不庭。而設。非徒費軍實。張虛聲。而爲觀美也。且雲南地方。諸種蠻夷雜處。其人兇悍好殺。不以盜賊爲耻。盛甲鎗刀弓箭挨牌等項軍器。家家有之。動輒三五十人。或一二百人。結爲羣黨。各執軍器。流劫村寨。抄搶家財。殺衆人命。或截路搶劫商旅貨物。略無忌憚。各處雖有哨堡巡司。及巡捕官軍。非惟賊衆軍寡。不能抵敵。亦緣馭之無法。所以不能成功。何也。伏睹大明律失悞軍事。及主將不固守條內。別無與賊對敵殺

傷官軍。罪坐管軍頭目之人。況勝負兵家之常。雖智如良平。勇如信布。亦不能保其必勝。奈何近來庸懦不才頭目。因向時領軍將校。或以輕進被參。或以損軍得罪。以此遇賊。先以退縮保軍爲心。略無向前勦賊之志。幸而稍得其利。輒便虛增首級。妄報功次。以圖陞賞。不幸而折損官軍。就行隱匿。不聞設辭遮掩。以避其罪。况進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如此爲將校者。誰肯提軍出戰。爲士卒者。誰肯奮不顧身。此官軍遇賊。所以不能成功者。然也。設若臨陣奮

近來朝廷頗申此令於九邊但須力行之耳  
勇與賊對敵而死者厚恤其家不罪領軍之官若能

成功厚加賞賚其臨陣退縮不能奮勇効死致賊猖

獗殺害良民失陷地方照依軍法處治設或鼓之再

戰誰敢退縮誰不向前此馭之之法也如此則賊不

期破而自破功不必成而自成矣且雲南強賊比之

它處數加十倍雖曰習俗之使然其致之也則有繇

焉或土官令家奴糾合部民而為之近者普明耳或管莊之人招

引無籍軍而為之盜以土官并管莊之人為主人賍

俱藏於其家誰敢前去搜捕此雲南強盜所以多於

他處也况雲南去京萬里非可以朝發而夕至若將

問成該決強盜照依常例奏請至秋後然後行刑動

經監候一年之上或二三年者亦有之比及奏請

至日或死于獄中而不受刑者多矣將何以警兇惡

而快人心乞勅該部計議今後官軍人等與賊對

敵而死者官給銀物以卹其家本管頭目督軍同戰

救援不及者不罪如或有功次量加賞賚若遇賊退

縮不能奮勇不能督戰及見同征軍士被圍故不救

援者俱以軍法處治土官并管莊之人縱賊為非者

亦治以重罪仍將今後拿獲并見問未結強盜都布按三司會問明白同見監已問結強盜俱引起鎮守總兵巡撫巡按等官處會審無寃委官押發市曹就便處決仍將首級發於打劫地方梟掛示衆然後具奏如此則賞罰當而官軍知所勸法令嚴而盜賊不敢肆矣。

駕帖不可無印信疏

駕帖印信

近聞雲南中衛百戶汪清來自京師賫捧駕帖與刑部郎中鍾蕃錦衣衛百戶宋鑑臣竊有疑焉伏聞

駕帖下各衙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皇城各門俱打照出關防印子皆所以防詐僞也今聞齋來駕帖既無該監印信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防此臣之不能無疑者一也近該臣等題爲外夷脫回中華軍丁事都察院覆本奏奉聖旨是各差的當官去務要勘問明白干礙錢能奏來處置欽此今原差郎中等官鍾蕃等齋領前項旨意公文於本年九月初六日到雲南提取犯人盧安等到官鞫問聞百戶汪清又齋駕帖於本月十一日到送與郎中鍾蕃

等此臣之不能無疑者二也。然臣之所疑者無他。但為事體不一。何則。事體一則人皆尊信而無疑。若事體不一。非惟起人之疑。且使投閒抵隙者。得以行其詐而濟其私。設若大臣深思遠慮之言駕帖內有賜歿重事。而無印信可驗。其人將歿乎。將不死乎。果出于上意而不歿。則是違君命而罪愈重。若非上意而歿之。未免含冤於地下。繇是言之。駕帖之出。誠不可無印信。臣以疎遠孤踪。劾奏炙手可熱之權要。何啻履虎狼之尾。撩虺蛇之首。真可謂不知量者也。但緣前項事情

非臣私家之事。干係地方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國體之輕重。人心之向背。且如昔者交趾守鎮非人。因而失陷地方。騰衝一夫啓釁。以致麓賊反叛。費無限之錢糧。傷無限之生靈。至今無老少言之莫不疾首蹙額。酸鼻流涕。公疏上 憲宗為召錢能歸安置南京今日錢能等所為之事。殆有甚焉。將來之禍誠不可測。朝廷縱無按問之文。部屬縱無訴告之詞。臣巡撫其地。風聞其事。亦當為陛下言之。

况交通外國之事。兵部奏准。行臣與御史甄希賢會問。攪擾夷方之事。木邦等處節有緬書告訴。臣是

以不得不從實。上聞其罪彼與否。朝廷自有祖宗法度在。臣豈敢容私意於其間哉。若臣不以實告。則是黨權要而欺朝廷也。其罪將安逃乎。縱使幸而免之。亦豈忠臣孝子之心之忍為乎。黨權要而苟利祿。臣則不忍為也。有此情悃。干冒天威。不勝戰悚。

參提奪占南甸田地軍職奏狀

中使科擾

竊惟外夷之人。性如犬羊。馭之以道則歸順。馭之失策則背叛。故祖宗時。因其慕義向化。臣伏中國。是

以待之。以誠信。撫之以恩義。嘗降勅禁止官貪軍

民人等。不許假托公差。前去夷方擾害。非徒安外夷。

實所以安中國也。若外夷安。則邊方無事。而中國自

安。外夷不安。則邊方多事。而中國亦不得安。今外夷

南甸宣撫司百夫長刁克蠻。告稱各官占伊前項村

寨田地。以致百姓逃竄。差發拖欠。節緣繇侵擾外夷。

地方事理。若不拿問處置。誠恐失夷人心。因而激變。

引惹邊釁。不無勞師費財。為中國憂。所係甚大。非但

區區田土而已。查得尹指揮係尹泉。陳指揮係陳輔。

明指揮係明廣尹千戶係尹銘蘭千戶係蘭鑑俱騰  
 衛司鮑千戶係鮑鑰金齒司知事謝慶係土官合無  
 將各官與百夫長刁克蠻等拘提到官坐委雲南都  
 布按三司堂上公正官各一員押帶前去告田處所  
 從公踏勘如所告是實即將田地斷給刁克蠻管領  
 招撫逃民復業耕種辦納差發有罪之人問擬如律  
 若有虛詐亦當宣布知此方得撫馭屬夾之體恩威諭以禍福使之知所警  
 懼不敢違犯干礙太監錢能另行奏請定奪如此  
 則疆禦畏法而詞訟自息遠人安業而邊釁不生矣

論中使科擾民所得物件奏狀

中使科擾

臣惟自古人臣之事君以聲色貨利珍奇方術為容

立言悚然有大臣節概

悅以取寵幸者未有不壞天下之事而為社稷之憂

也切見內官監太監王敬前來江南採取藥餌收買

書籍朝廷止賜鹽七千引公用止可直銀八千餘

朝廷所賜鹽引每多夾

兩却發鹽一萬五千五百引與寧國等府衛逼要銀

帶卓銀且不可稽制况內官千

三萬二千五百兩不知餘鹽入千五百引從何而來

多取價利作何花銷又有鹽數十船發去江北廬州

等府衛江西南昌府等處官賣不知又得銀幾千萬



兩至蘇常等府，刑驅勢逼官民，取受銀三萬六千餘兩，玩器藥餌等物，并跟隨人員，私下取受者，不在其數。又令蘇州府織綵粧五毒大紅紗五百餘疋，每疋直價銀十五六兩，止給銀六兩五錢，及其交納，每疋反勒要機戶解扛銀五兩，虧民數多，使之破家蕩產，含冤莫訴。其在江西浙江二布政司，并南京及沿途索要官民金銀并玩器等物，不知又有幾千萬數。臣聞千戶王臣，本非勳賢，叨享祿位，專弄左道邪術，豈知經國大體，而太監王敬聽伊撥置，刻剝軍民，舳舻

相銜滿載而歸，以覬寵幸。殊不知取之不義，得之不以其道，所以失人心者在此。所以損國體者在此。所以傷和氣而致災沴者亦在此也。若但見其易而不思其難，樂其有而不恤其無，徃者過而來者續，用日侈而財日屈，非民之福，亦非國家之福也。况各人假公營私，明取暗受者多使，朝廷擔其名，此尤不可之甚者也。除王敬等在江西等處賣鹽并取凡公所刊敬贖款凡民間書盡古索銀兩，臣不知備細者不開外，今將臣所知者開坐具題。

議事奏狀

查核錢糧

一查得成化七年奏准將江南應天府并蘇松等府該起運瓜洲淮安二處水次常盈倉糧俱撥官軍過江就各處倉塲交兌每石除原定加耗外另加過江水脚米一斗所以軍得脚價民免遠運彼此有益交相稱便成化十三年十四年仍令民運赴瓜淮交兌民有盤費之損軍無加增之益軍強民弱民運至瓜淮不止水脚之費勸此期雖有意外之憂不如則知民運至瓜淮不若軍到江南領運之便明甚如蒙乞

軍運

勅該部會議合無將今後僱運瓜洲淮安二處水次

常盈倉糧照例加與脚耗仍令官軍過江依期前去各處水次領兌庶幾軍民兩便漕運不悞

前件仍照舊例民運於瓜淮及常盈倉兌納

一蘇松常鎮及嘉湖杭七府歲輸正耗稅糧八百餘萬石租重差繁民多逃移松江一府二縣之民已包納坍江逃絕人戶稅糧五萬有餘其他可知且杭鎮二府稅糧雖多不過起運南京各衛倉徐州等倉及先軍僱運而已蘇松常嘉湖五府稅糧除起運兩京內官監供用庫光祿寺衙門白熟粳米白熟糯米一

十四萬三千九百九十餘石，每石連加耗脚價盤用，有用糙米四石三斗二升者，有用糙米三石三升者，有用糙米二石七斗者，共用糙米四十餘萬石，蘇松常三府，又起運兩京各衙門，并公侯駙馬伯祿米二十八萬餘石，連加耗脚價盤用，共用糙米五十餘萬石，約用運夫二萬有餘，自備衣糧盤費，又不可以數計，况涉歷江湖，過閘過壩，盤灘剝淺，辛苦萬狀，或不幸又有遭風覆沒之虞，四五箇月不得到京，及至到京，或遇陰雨不得曬晾，動輒守候一兩箇月，不能進

倉如遇各衙門忠誠爲

國，知民艱苦，官負隨即照

數收受，出給關單糧納受福。若遇惟利是嗜，不知民

難，官負百般刁蹬，任意需索，捉斛較量，衝撒在地者，

皆不作數，或百十石，或五七十石，一例折算，照數添

補，以致借債賠補，破產還債，年年如此，民財如之何

不燁財，殫力屈，民難過活。誠恐久則致生他變，不特

收糧之弊如此，而各庫收受一應官物，其弊亦然。請

勅戒諭兩京，一應收受錢銀內外官負，今後務要各

公乃心，憫念民難，如遇錢糧到於倉庫，辨驗堪中，隨

白糧之變，收其難，如此可不加意，軫卹乎。

即收受。毋刁蹬留難。毋巧取財物。毋多收斛面。毋多稱斤重。爲國愛惜民力。培養元氣。如或仍前不悛。剝削糧納。許巡倉巡庫御史指實參奏。不分內外一體拿問。如此則法無偏私。而人自畏服。東南生靈之福也。

前件准擬行文禁約

一查得在京光祿寺歲用白熟粳米三萬八千一百二十五石。南京光祿寺歲用白熟粳米一萬五千石。在京光祿寺日支飯米。臣不知其數。南京光祿寺日

支飯米。臣頗知其槩。其每日所造之飯。止供南京尚寶司六科巡城都督本寺及四署官數員而已。其餘則送各監局匠人本寺厨役。及以此米送淮清橋三飯堂。造飯濟貧。大抵此米以一百分爲率。官員所食不及一分。而匠人厨役貧子所食。反有九十九分之上。且此白熟米。得之非易。方其初收之時。鄉民選取一色好稻。春碾成米。篩簸擇好者取之。其不好者退之。勞費民力。頗多。實非常米可比。在廷文武大臣。非公差見辭奉。旨賜酒飯。則不得食。而匠人厨役。

○此○論○事○極

爲○明○透○

○

○

貧子反得食之。况環衛之士。與朝廷守宮禁。防奸細。比之匠人厨役。貧子輕重不同。環衛之士止食四門倉之米。所造之飯。而匠人厨役。貧子却食如此好米。非惟人民辦納艱難。抑且貴賤輕重不分。乞 敕該部會議。合無今後兩京光祿寺。合用祇待近侍官員及四夷使臣等項。方許會計白熟粳米。其餘匠人厨役飯食。與夫飯堂造飯之米。另項會計。次等熟米。但得旨南京光祿寺扣算官負食用外其餘只與以熟米不分顆粒大小顏色紅白一例收受支給。如此非但辦納者頗省勞費。而飯食亦有差矣。

處置地方奏狀

荆襄險要

此奏陳荆襄險要甚詳今日所當考也

議得荆襄一帶山林深險。土地肥饒。力耕火種。易於收穫。各處流民僧道人等。逞逞逃移。其中用強結菴。此荆襄流民之所繇始也立產官吏不敢科徵。里甲不敢差遣。以致驕慢日生。縱橫日熾。茲者仰賴 皇上聖德神威。賊寇俱已殄滅。若不乘時處置。抑恐餘蔓復滋。重貽後患。緣係該部奏准行令。臣等會議區畫。久安長治良策。奏請 定奪事理。未敢擅便。今將處置地方緣繇。逐一開坐。具題請 旨。

一襄陽荊州三衛并夷陵千戶所官軍永樂宣德年間俱在本處操守地方彼時山中雖有流民畏懼軍衛不敢嘯聚爲非。正統十四年爲因摘調鎮遠靖州

摘調既多衛分既弱地方亦虛此有兩害

等衛官軍前去麓川雲南等處征進致令邊城缺守苗賊出沒該總督軍務都御史王來奏准暫將荆襄等衛官軍調去彼處分作兩班輪流備禦候邊衛清

每已調發卽爲故事追復原來衛分便已難矣

勾軍士足伍之日另行定奪隨後又將三班軍餘亦調前去征進今已十五六年邊衛隊伍計必完足前項官軍仍舊輪班一向本處城池空虛武備廢弛以

致賊首千斤劉等得以伺隙爲非今雖殄滅勞費實多看得前項衛所除運糧并頭班備禦官軍外其二班三班官軍餘丁每衛不過七八百名合無令頭班官軍照舊前去備禦將二班三班官軍餘丁存留本處操守城池振揚威武遇有警急易於調用如此則盜賊知所畏懼而地方可以永寧矣

一襄陽府房縣僻在萬山之中離府八日之程所轄地方有歇馬大市螭蟬溪格兜坡潭頭坪馬腦關三扒峪梯兒崖頭沙河湯家河洞庭廟玉女廟長口榔

口馬欄青峰壽陽柏木前坪後坪洪坪等處土地肥饒道路險阻各處流移人戶在彼潛住者不下萬數近者賊首千斤劉等一起衆皆響應相從爲非查得此年間因見本縣山水險惡流民數多盜賊不時生發所以設立一千戶所在彼守禦後因節將官軍餘丁差調各邊備禦征進并漕運去訖止留老弱殘疾之人不堪防禦致賊窺伺爲患且前項地方溪水雖多灘浪峻急舟楫不通漕運艱難合無將本所原調各邊備禦征進并運糧官軍盡數掣回本所操守城池振揚軍威遇賊生發易爲調遣撲滅其該所原發運糧官軍宜從巡撫三司等官計議於各衛另行照數撥補如此則城池有人操守而緩急遂不致悞事矣。

一襄陽府均州地里當四方之中與竹山房縣上津鄖縣穀城光化相爲唇齒本州地方流民比竹山房縣等處流民不相上下彼有警則此戒嚴此缺守則彼警擾自然之勢無足怪者本州原設一千戶所官軍一以守禦本處地方一以控制附近縣分永樂年

間奉 勅全存修理宮觀一應備邊征進軍糧等項俱不差調切緣太岳太和山宮觀在前用 修蓋完

固卽今煥然如新中間縱有損壞用工不多查得本

所寔有食糧正軍一千二百餘員各餘丁三千餘名

欲省修觀軍役議論切而不激

雖稱有輪班修理之名其實歇役在閒不曾做工合

無將正軍盡數令其在城日逐操練振揚軍威遇有

本處并鄰近縣分賊盜生發聽分巡分守等官調度

勦捕各處并邊方有警及運糧等項不許一槩差調

其餘丁三千餘名照舊輪班修理遇有大營造之時

仍令正軍盡數用工于今充在安岳一帶如此非惟可以保障一方軍民

亦可以防護各山宮觀矣

一襄陽府均州南漳穀城竹山鄖縣上津房縣等處

當時所循甚陽禦故建謀

荆州府當陽遠安等處俱有各處流移人戶并逃軍

欲復廟額設所治也若以今之流民既肯耕種

逃囚人帶領家小在彼耕種趁食躲住過年結構爲

當量立州縣以治之自然河化城善地矣

非均房二處各有千戶所守禦鄖縣上津竹山三處

俱離均房二千戶所不遠穀城南漳離襄陽衛不遠

當陽離夷陵千戶所不遠惟遠安縣西北抵房縣千

戶所五百餘里西南抵夷陵千戶所二百八十里東



南抵荊州三衛三百四十餘里。又離荆門南漳當陽等州縣俱各寫遠。况本縣止有一里半民。遇有賊盜生發。急無官軍救援。照得已革去荆襄護衛官軍。見在荊州三衛帶管。合無於內查屯田近遠安者。摘調一千戶所發去遠安縣與民相兼用工修築城池。設立千戶所衙門。守禦地方。如全所不勾一千戶所。就於別所轉撥。遇賊生發。隨即撲捕。如此。則軍威彼此相接。而盜賊不敢輕動矣。

一襄陽府房縣南漳穀城襄陽四縣。荊州府當陽縣地方。接連陝西四川河南。疆域廣濶。道路險阻。要害去處。因無巡司盤詰。以此各處流移人戶。逃軍逃囚。僧道人等。徃往來彼。或開山耕種。或結菴居住。停藏年久。聚集爲非。看得房縣版橋山穀城縣石花街。南漳縣七里頭。襄陽縣油枋灘。當陽縣漳河口。俱係強賊出沒流民經行緊關去處。合無前項地方。每處設立一巡檢司。○當時巡司猶能控禦流移可見設官之初。意今則不然。照例銓官撥吏。就于該縣僉點弓兵一百名。令其常川盤詰。徃來巡視。除住種年久。附籍已定流民。聽其本分生理外。其不肯附籍者。發回原籍。

當差造作非爲者。拿送官司治罪。私自結菴僧道。就將菴舍折毀。有度牒者。遍送原出家寺院識認住坐。無度牒者。解發本管官司問罪還俗。遇有賊盜生發。就便相機撲滅。仍仰嚴加禁約。今後各處趨食流民僧道。一應無文引之人。俱不許擅入前項山場。巡司官兵人。敢有假公營私。生事害人者。許巡按御史并按察司分巡官拿問如律。如此則控制有人。而流移不復聚衆。關防嚴緊。而賊盜日漸消阻矣。

一襄陽府均州竹山鄖縣上津南漳穀城棗陽光化  
安城。荆州府當陽遠安等州縣。在前因是土民不及里數。俱係裁減衙門。州設知州判官吏目。縣設知縣典史。切照各州縣土民雖少。而地土廣濶。中間趨食流民屯田軍餘與土民參雜住種者。不計其數。詞訟日逐紛紜。盜賊不時生發。原設官員俱全。尚且分理不周。一遇公差考滿等項。輒委雜職官員署事。非惟不能幹辦公務。抑且因而侵漁百姓。以致事多耽悞。民多受害。合無將前項裁減州縣。州添設同知一員。縣添設縣丞一員。令其專一撫安人民。緝捕盜賊。防

革奸弊如此。不惟撫捕二事。責有所歸。而一應公務。舉無所失矣。

駁議聽選官王瓚建言江北五衛免赴京操奏

狀 江北五衛

臣等會同南京守備太監安寧等計議。照得江北應天等衛官軍。自永樂年間起。一向俱在江南操備。續於景泰四年。該應天衛經歷姜永奏稱本處城池無人操守。奏准將南京見操應天等五衛官軍舍餘數內。摘發一千員名。委南京旗手衛指揮董貴管領提

督。在於江北浦子口教場操練守城外。天順三年。又該南京和陽衛百戶周忠建言江北應天等九衛官軍俱赴南京操備。隔江往來風波艱苦。各要將本衛官軍。俱在江北操守等因。奉行該前守備魏國公徐承宗等議得。朝廷根本之地。操守係于重務。馬軍惟當增益。若將前項官軍。輕易調動。萬一有警。卒難取用。已經奏奉。欽依。將前項衛分官軍。照舊存留南京各營操備。今聽選官王瓚未知事體。又要將應天等五衛官軍。放回本處浦子口操備。查得江北應

天等九衛見在南京大小教場并神機營新江口操  
 練官軍舍餘共二千餘員名及查南京各衛見操官  
 軍舍餘中間亦有在於江北屯所居住而赴南京操  
分京軍於江北者因江北多空地荒田就之屯種  
 練者又如直隸建陽等衛官軍前來南京輪班操備  
且政欲其往來習大江之險耳故江北衛軍可  
 俱各經過大江比之應天等衙門路程尤遠若令軍  
實陪京陪京軍士可○以○屯○江○北○  
 士各就近便操備則江南操軍愈見數少將何守備  
 京城而為居重馭輕之道况江北浦子口見有指揮  
 崔珏在彼守禦各衛見在官軍舍餘亦足以守城操  
 備合無將前項衛所官軍原調南京各營操備者仍  
 令照舊操守保障京師實為良便。

言開河事宜并乞先修舊塘水閘奏狀

開河

臣看得揚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淮別無泉

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所積雨水接濟湖面雖與河

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身頗高每遇乾旱湖水消耗

則河水輒為之淺澀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濬深三尺

則湖水自來河水自深雖遇乾旱亦不阻船前向河

道自南至北四百五十餘里中間除深濶不用挑濬

外其淺窄可挑濬去處尚有二百餘里約用九萬餘

石

皇月歷上篇

王端毅集

開河

平露堂

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十萬八千餘石。捲埽打埧共用椿木一萬六千餘根。草二十餘萬束。及看得高郵湖自杭家嘴至張家溝南北三十餘里。俱係磚砌堤岸。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失落錢糧人命。不可勝計。况前項隄岸之外。地勢頗低。若再濬深三尺。濶一十二丈。起土以爲外隄。就將內隄原有減水閘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引湖水。於內行舟。仍于外隄造減水閘三座。以節水利。雖遇風濤亦無前患。若興此役。約用一萬三千

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萬五千六百餘石。合用築隄椿木五萬四千餘根。草二十七萬餘束。造減水閘并改造通水橋洞。約用椿木磚石等料。并工價銀二百餘兩。又看得揚州灣頭鎮迤東河道內。通通泰等五州縣二千戶所。富安等二十四鹽場。其間有魚鹽柴草之利。在前河道疏通之時。二千戶所運糧船隻。俱在本所艤修。客商引鹽裝至儀真。每引船錢不過用銀四五分。揚州柴草每束止賣銅錢二三文。近年以來。河道淤淺。不曾挑撥。

漕運河兼以便益商一舉兩利

加以天旱雨少。河水乾斷。舟楫不通。魚鹽柴米等項。俱用旱車裝載。二所運糧船隻。不得回還本所。牛車脚貴。柴米價高。以致客商失陷本錢。軍民不得聊生。前項河道。自灣頭起至通州白浦止。三百四十餘里。俱用挑澗八丈。深三尺。約用八萬五千六百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十萬二千七百九十餘石。再看得雷公上下塘。勾城塘。陳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蹟。各有放水減水閘座。年久坍塌。遺址見在。近年以來。止是打造土埧攔水。隨修隨坍。

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修造板閘一座。減水閘二座。潦則減水。不致衝決塘岸。旱則放水。得以接濟運河。以上四塘。共造放水版閘四座。減水閘八座。除舊有磚石外。約用磚石樁木等料。價直并匠作工價銀二千餘兩。臣雖無識。詢之於衆。咸以謂若將以上三件河道。依前整理。庶幾舟楫疏通。永無淺阻風濤之患。而爲往來軍民無窮之便也。但係前項工程浩大。合用人力錢糧數多。况揚州府地方。連年災傷。人民窮困已極。倉庫錢糧不敷。兼且邇來。玄象示警。黠虜

入寇人心驚疑。如斯之役。未易輕舉。須候時和歲豐。人力寬舒。方可為之。惟修理陳公等塘閘座一事。既不起倩人夫。止用前項工價。為之頗易。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於本府收貯解京船料銅錢內。委官支給。收買物料。修造閘座。亦可以蓄積水利。接濟運河。

處置運糧餘丁月糧奏狀

處置糧運

近者以衛所官口貧而漕糧轉運交收較難故武廣東清吏司案呈抄蒙 欽差南京守備太監安寧并之稍富者皆營脫運差而委之貧者貧者既不能治行則于點軍之時亦脫其稍有生業者以等節該欽奉 勅爾等會同將南京各該衛所旗軍并新江口等處寄操旗軍查勘酌量選補運糧著正

軍數少即將殷實餘丁點奏照依正軍事例免其別而後其赤貧者以致在途多侵盜逃之患而

丁差使掣貼月支米一石養贍家口行糧賞賜一體運弁之到京得免罪者亦少矣此清政之所以日

關給欽此欽遵除該年依 勅選補外自是以後各啟也觀端致公疏知今昔之不同漕事完耗亦

衛所餘丁因見運糧者月支米一石又有行糧賞賜于此可見

別差者無有糧賞所以皆願運糧而不願別差衛所往○年○衛○軍○樂○于○運○糧○近○來○衛○軍○營○脫○運○糧○近○年○有○

官吏受其親囑凡遇運糧旗軍逃故多不干正軍內○賠○累○也

選差輒將餘丁撥補甚有將在運旗軍捏故掣回改

差就以餘丁更替及至逃故等項旗軍復役補役又

不送去上運替回餘丁改差所以食糧餘丁一年多

似。一。年。在。倉。京。儲。一。歲。少。如。一。歲。又。如。在。外。衛。所。旗

軍。有。月。支。本。色。米。八。斗。者。有。月。支。本。色。米。六。斗。者。而

運。糧。餘。丁。一。例。俱。支。米。一。石。比。運。糧。正。軍。支。米。反。多。

若。不。處。置。非。惟。錢。糧。妄。費。抑。且。恩。澤。不。均。乞。勅。該

部。計。議。合。無。通。行。內。外。軍。衛。衙。門。今。後。不。許。將。運。糧

旗。軍。捏。故。掣。回。改。差。果。有。逃。故。等。項。仍。照。先。奉。勅

書。內。事。理。先。儘。操。備。等。項。旗。軍。查。勘。酌。量。選。補。若。正

軍。數。少。方。許。將。餘。丁。點。湊。如。運。糧。逃。故。正。軍。復。役。補

役。卽。令。上。運。替。回。餘。丁。改。差。在。外。衛。所。運。糧。餘。丁。若

該。衛。所。正。軍。食。糧。一。石。者。亦。與。糧。一。石。食。糧。八。斗。者。

亦。與。糧。八。斗。食。糧。六。斗。者。亦。與。糧。六。斗。不。可。使。餘。丁。

食。糧。多。于。正。軍。其。選。補。運。糧。旗。軍。餘。丁。俱。于。運。糧。完

足。回。營。之。日。選。補。仍。將。選。過。餘。丁。造。冊。南。京。各。衛。送

南。京。戶。部。在。外。衛。所。送。所。在。有。司。查。照。收。糧。敢。有。不

先。儘。正。軍。選。補。及。將。運。糧。正。軍。捏。故。掣。回。改。差。濫。點

餘。丁。頂。替。虛。實。錢。糧。者。參。奏。拿。問。如。此。則。錢。糧。不。至

于。虛。費。而。恩。亦。庶。乎。均。一。矣。

申明茶法奏狀

茶法



查得本部先於景泰五年爲因各處茶商人等多將舊引影射私茶不行銷繳查照清理鹽法事例具奏該戶部依擬奏准出榜曉諭及行各處巡按巡鹽巡河巡江監察御史監收船料提督洪閘郎中等官禁治搜檢各批驗所追繳退引等因已經通行遵守外今照前項退引累催不繳其故蓋因批驗所不置簿籍附寫茶商姓名貫址或不照茶商路引聽其冒名開報或將引繇賣賣產茶地方轉賣與人如此欲得的確名籍行追繳引難矣况茶貨出山經過官司

既不從公盤詰又不依例批驗縱有夾帶斤重多是受財賣放彼何畏憚而不停藏舊引影射私茶又如南直隸常州廬州池州徽州浙江湖州嚴州衢州紹興江西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吉安湖廣武昌寶慶長沙荊州四川成都保寧重慶夔州嘉定州瀘州雅州等處俱係產茶地方相去前項三批驗所遠者數千里近亦不下數百里若照引內條例聽茶商徑赴產茶府州納課買引照茶於人爲便理必樂從誰肯不買引繇公犯茶禁今却令茶商皆來此三所買引路

納課遠近不同費用多少因之

○茶○商○少○利○不○得○不○夾○帶○私○茶○矣○  
途寫遠逞返不便欲其一一遵依不作前弊亦難矣。况批驗所退引該與截角。今前項三所。卻管賣引不行批驗照退名實不稱有乖職掌。臣等切惟印造茶引鹽引。禁治私茶私鹽。係是太祖高皇帝舊制。今官不修職。民不守法。茶禁廢弛。一至于斯。若不申明禁約。非惟虧國家之課程。抑恐壞祖宗之制度。合無請給聖旨榜文。通行天下曉諭。今後園戶賣茶及茶商興販茶貨。造引給繇。與夫批驗納課等項。務要俱遵引繇內條例。數內惟買引一事。免其納錢。

只照見行事例。每引一道。納鈔一貫。中夾紙一張。仍令前項產茶府州。斟酌所管地方。每歲可出茶貨若干。合用引繇若干。○若○如○此○樣○還○省○多○矣○預先具數。差人赴本部關領前引。回還收貯。出榜召商中買。仍要辨驗茶商路引。果無詐僞。即將其人姓名貫址附簿。將引給與。年終該府州各將賣過前引造冊。就將收過紙鈔。差人一同解繳本部。鈔送該庫交收。紙割造引。仍具數領關。次年合用引繇。各批驗所如遇茶商經過。務依例逐一批驗。將引截角。如無夾帶。即便放行。若有夾帶。就連人

茶拿送本處官司問理。年終將批驗過客商姓名貫址并引數目。及盤獲私茶起數緣繇造冊申達所轄轉繳本部查考。如有日前停藏舊引未曾繳到者。榜文到日限三箇月以裏赴所在官司告繳。與免本罪。敢有不遵條件。與販私茶者。許巡按巡鹽巡河巡江監察御史監收船料提督洪開郎中等官及各該軍衛有司守把關隘人負拿問挑擔馱載及引領牙行停藏之家。俱依律治罪。盤獲私茶并盤車船頭畜等物俱入官。如將引繇照茶依例批驗截角賣畢。隨將赴往賣所在官司告繳。封送原引衙門通類解部查銷。如此則職掌定而政務修。法令明而奸蠹息矣。

議封贈繼母奏狀

封贈繼母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南京吏部咨。開南京太僕寺寺丞文林。照例請給故父文洪。故母陳氏。故繼母顧氏。見在繼母呂氏。勅命等因。到部送司。照得成化二十三年四月十七日。欽奉詔書內一款。兩京文武官員。未關誥勅者。七品以上至四品。若父母見在。先與誥勅封之。三品以上。俱與應得誥命。不

為常例欽此續該本部查照天順年間欽奉 詔書

恩例節比題 准各官父在兼贈其母母在兼贈其

父共給 誥勅一軸以省多費事例具題奉 憲宗

皇帝聖旨照天順年間例給與欽此欽遵又查得本

部見行事例凡子應封父母者繼母亦該受封諸司

職掌內不曾開有繼母二人三人俱封贈亦不曾開

有繼母止封一人止有應封妻者繼室止封一人之

說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子之於繼母禮有斬衰

三年之服繼母或一人或二人三人遇有大故為之

子者皆當依例守制遇有恩典似不可止及一人今

寺丞文林請給父母并二繼母 勅命揆諸天理民

彙似合給與但往時未見有二繼母並受封贈者所

以再三躊躇未敢輕易與之奏 請若照繼室止封

一人例不與之奏 請不審今後見在繼母奉養有

缺及有所違犯空何如治罪而其服制空何如守也

今因文林照例請給 勅命若不與之講究陳 請

定奪非惟有孤 恩典且使為繼母者自分彼此而

意有厚薄而其子之於繼母雖欲同一孝心而不能

種情制似俱封為

常見宋大正有三入並得贈者

大足為議論之案

此論更透

盡非所以均。仁恩而勸慈孝也。合無准寺丞文林封贈父母并二繼母共給。勅命一軸。以後遇有應請。誥勅官負或有二三繼母者。亦照此例一體請給。庶幾恩典均及。而母子之心安矣。奉

旨諸司職掌無盡封繼母之文。止許封一人。

論釋奠禮奏狀

釋奠

禮部儀制清吏司手本內開。皇上于今年三月三日。幸太學釋奠。先師孔子。以臣為分獻東哲官。榮幸莫大焉。切觀儀注內一段。開稱導引官導。皇

上詣大成殿陞上。典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執事官各先斟酒於爵。候導。上至拜位。贊就位。百官亦各就拜位。四配十哲分獻官。各詣殿陞東西階下。兩廡分獻官各詣廡前。俱北向立。贊迎神。樂作。樂止。贊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通贊百官行禮。同贊拈圭。上拈圭。執事官跪進爵。樂作。上受爵。獻畢。復授執事官奠于神位前。樂止。贊出圭。上出圭。四配十哲兩廡分獻官。以次詣神位前奠爵訖。仍以次出殿門外。東西向立。典儀唱送神。樂作。樂止。贊上鞠躬拜。

與拜興平身通贊陪祀官行禮同導引官導上繇中道出分獻官以次退若依此儀注則分獻官始終不拜矣。皇上拜陪祀官俱拜獨分獻官始終不拜。恐非禮也。臣愚以爲分獻官拜位當在殿陛之下。列于陪祀官之前。贊迎神。上在殿陛上拜。分獻官陪祀官俱在殿陛下拜。上獻畢。分獻官以次詣神位前奠爵訖。復退于殿陛下原拜位立定。贊送神。上拜。分獻官陪祀官俱拜。似爲近禮。臣讀禮記文王世子篇有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此

言春官之釋奠。主于行禮。非報功也。故無幣。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此言立學事重。故釋奠必以幣。今皇上嗣登大寶。初

緣引經術

幸太學。卽所謂始立學也。臣愚以爲釋奠當用幣。爵亦當三獻。今儀注內無獻幣之禮。是行春官釋奠之禮。非始立學釋奠之禮也。似爲未安。或以爲舊儀注如此。臣以爲舊儀注是。則當從之。或有差誤。亦當更之。以求合乎宜。似不可以訛承訛也。乞下臣言于禮

官。會同翰林院官議之。然後行事。則聖明幸學釋

奠之禮。庶幾合乎室。而可以傳之于後矣。

疏上准行分獻官拜禮餘仍舊儀

陳言輔治奏狀

陸賞冒濫

祖宗朝官府一体讀此疏猶有周制官官統于冢  
伏觀 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等衙門內官俱有定

賞各有職掌。洪武永樂年間未嘗額外濫設。其太監

等官非歷練老成。縱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

來則不然矣。前者 陛下將內官論年遞降。蓋矯往

年濫陞之弊欲復 祖宗之舊制誠是也。臣於病中

風聞近日又陞一起內官其數頗多不知是日前遞

降者不知另是一起也。前既以為濫而遍降之今何

不以為濫而復陞之似乎不可。陛下嗣位之初人

心歸向如古之二帝三王本朝 太祖太宗復見於

今日莫不稱頌而愛戴之。蓋聞 陛下在青宮時存

心正大不喜聲色不貴貨利及登 寶位又罷貢獻

織造屏去一應珍奇玩好之物治近習蠹國亂政邪

術欺 君罔上之罪。進逐刺麻番僧法王佛子國師。

革罷傳奉冗員。追回濫賞莊田蟒衣等項。裁抑奢侈

奔競。凡此數事皆壞名器損國體傷民財。臣民所不

欲而不能革。非一日矣。陛下一旦而盡革之。此天下臣民所以稱頌而愛戴之也。夫何未久而又濫陞內官如此。若復濫賞莊田蟒衣。將見前數事。不數年復如舊矣。欲天下臣民稱頌而愛戴之。如今日。恐不可得。此天命去就。人心離合之畿也。可不慎與。況今北虜在邊。災異迭見。此正君臣上下同加修省之時。而國政如此。其何以服遠人。弭天變。伏望陛下自今伊始。於出入起居之時。發號施令之際。務要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遠宗堯舜之道。近守祖宗之法。決不可爲巧言所惑。蹈襲前事。上拂天意。下失人心。而爲社稷憂。臣誠激於中。詞不能婉。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議知州趙源乞開陞衙門奏狀

廣西土官

看得廣西龍州土官知州趙源奏稱本州地方與安南國毗連。每遇交人進貢往來。係臣率領目兵迎送護持。其間官僞稱侯伯都督侍郎。勢張狐犬之威。欺假爲此言欲改府歷守邊官負妄自尊大。乞照憑祥縣開設軍民府事

例將龍州改爲龍州府土官知府職事。長牙爪精神



固守地方一節、臣等竊聞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不愆不忘、率繇舊章、此古昔之格言、後世君臣之所當法守者也、緣前項地方自國初開設州治、迄今一百二十餘年、自趙帖堅歸附為土官、知州子孫世襲其職、至趙源已是四輩、未嘗改作、所以邊釁不生、境內晏然、今土官知州趙源欲陞百餘年來已定之州治而為府治、若允所請、恐邊境自此多事矣、非地方之福、亦非趙源之福、合無行令巡撫都御史今後如遇安南遣使入貢經過龍州地方、差官

○七○駁土官當以故事裁之若輕○狗奏請將來陳乞者紛以無以裁之一與一否○反為屬階矣

開諭來使務要遵守禮法、毋得生事擾害、仍戒諭知州趙源亦要安分循理遵守、祖宗成憲、永享和平之福、毋再妄生異議、率意改作、以貽後日之悔。

議修蘆溝河官不當陞職奏狀

河工濫陞

切惟朝廷置文思院官、并把摠人匠、無非為營造設也、今副使潘俊等修築蘆溝河、坼工完、雖曾効勞、是乃職分之當為、非分外事也、訪得天順年間、并成化初年、亦曾修築河隄、本部查無陞官事例、止查得成化十九年六月、修築蘆溝橋、決口工完、陞把摠袁

既不從其陳請為北言以釋其意、知州趙源亦要安分循理遵守、祖宗成憲、永享和平之福、毋再妄生異議、率意改作、以貽後日之悔。

駕馭機權也、近普氏力以濫假州守之職、遂致生心、土官嘗試朝廷、張大戶勢、率自此始。

狗兒等十二名，八月蓋造恭慎夫人墳塋工完，陞把總柴甫成等四名，九月修理大慈恩寺殿宇工完，陞把總金全等三十七名，俱文思院副使，是以濫陞匠官，并欽天監太醫院等衙門官，日增月益，動以千計。大壞名器，虛費錢糧，物議為之沸騰，欲其革罷而未之能，迨至 陛下即位，因科道建言，一切罷去，人心十分痛快，仰望太平。且如營造 憲宗皇帝山陵，乃初政第一莫大工程，凡八閱月，所役軍夫匠作人等，何止三四萬，然後告成，中間豈無精通藝業，造作有

方之人，亦豈無棟樑月日，修合藥餌，書辦文案之人，未聞有加陞職事者。今修堤之功，不及山陵三分之○無○辭○一，較其事之輕重，奚啻百鈞之於一羽也。晉營造山陵工完，未嘗陞官，今修築河隄，工完若許，陞官不無○諸○役○陞○賞○之○濫○乃○知○大○臣○深○惜○國○體○如○此○也○。有失輕重，况目今修城等項工程，數多若工完之日，俱照此例奏討，陞官將何詞以拒之，其為冗濫，又復如前日矣。豈不為新政之累，所據副使潘俊等，只可○功○且○然○何○况○他○工○役○耶量加賞賚，以酬其勞，恐不可陞官，以開弊端也。

議進士石存禮除官奏狀

除授京職

照得目今六月本部大選官員，取到三甲進士內一員石存禮，年二十二歲，山東青州府益都縣人，照依甲第次序，本官該選知縣。臣等竊惟知縣乃一縣之主，百責所萃，生民休戚係焉。非年少力弱者所能勝任。查得舊例中副榜舉人俱除教職，中間有年未及二十五歲，告願不就教職者，准送國子監讀書。二十五歲以上，不願就教職者，不准仍除教職。蓋以未及二十五歲者，年少未可為人師範，故准令不就教職。况知縣比之教職，責任尤重。今石存禮年方二十二

歲，氣質清秀，形體孱弱，若除授知縣，使之宰百里之地，居羣僚之上，督率眾職，分理庶務，加以送往迎來，承上接下，勞苦百端，恐不能堪。看得行人司行人亦係三甲進士，該除官員，其職最簡，而無勞事。欲將石存禮仍送該衙門辦事，候有行人員缺，另行除授。行人避嫌，誇豈大臣成法，人材之道乎。雖然，若今者太人使本官讀書進學，日省月修，待其老成，然後授以任事之職，斯可責其成績。如此，可謂法若近者一定資格付之掣籤，徒以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 公

編輯

宋徵璧上木

顧開雍偉南

錢 穀子璧參閱

楊大司農奏疏

疏

楊 鼎

通惠河舊道事宜疏

通惠河舊道

看得通州至京城四十餘里，古有通惠河故道，石閘尚存，永樂間曾於此河搬運大木，以此度之，船亦可

行。先年曾奏欲於此河積水船運。又有議欲於三里河從張家灣煙墩橋以西疏挑二十里。灣泊糧船以避水患者。二事俱未施行。今此河道通流。其水約深二尺。不勞疏挑。惟用閘蓄水。令運糧衛所。每船二十五隻。造一剝船。自備米袋。挨次剝運。如此則運士得省脚費。而困憊少蘇矣。今蒙命臣等同叅將袁佑等親詣昌平縣元人引水去處。及宛平大興通州地方。因土命公訪求元時故道。故回奏云云。本二疏三里河各河道。將行船故迹。逐一踏勘。及據元史并各今各爲一閘見樹碑文。所載事疏。稽考回奏。看得閘河原有

舊閘二十四座。以通水道。但元時水在宮牆外。船得進入城內海子灣泊。今水從皇城中金水河流出。難循故道行船。須用從空改圖。除元人舊引昌平東南山白浮泉水。往西逆流。徑過祖宗山陵。恐於地里不宜。及一畝泉水。經過白羊口山溝。雨水衝截。俱難導引外。及勘得城南三里河。至張家灣運河口。袤延六十餘里。舊無河源。正統間。因脩城壕。作壩蓄水。慮恐雨多水溢。故於正陽橋東南低窪處。開通壕口。以泄其水。始有三里河名。自壕口三里至八里。始接渾

河舊渠兩岸多人家廬舍墳墓。流向十里迤南。全接舊河流入張家灣白河。其水深處止有二三尺。淺處一尺餘。濶處僅丈餘。窄處未及一丈。今若用此河行船。凡河身窄狹淤淺處。必用濬深開濶。凡遇人家房垣墳所。必須拆毀那移。且以今寬處一丈計之。水深二尺。若散於五丈之寬。止深四寸。况春夏天旱。泉脉易乾。流水更少。糧船剝運。俱難行使。兼且沿河堤岸。高者必須剗削。低者缺者必須增築填塞。又有走沙急湍處。俱要創開。派夫修挑。倘水少又須增引別處。

水來相濟。若引西湖之水。則自河口迤西直至西河堤岸。未免添置閘座。若引草橋之水。必須於大祀壇邊一路創鑿溝渠。亦恐有碍。况其源又止出彰義門外玉匠局等處。馬跑等地。泉亦不深遠。大抵此河天旱則淤壅淺澀。雨澇則漫散衝突。徒勞人力。卒難成功。決不可開。况元人開此河。曾用金口之水。其勢洶湧。衝沒民舍。船不能行。卒爲廢河。此乃不可行之明驗也。今會勘得玉泉龍泉及月兒柳沙等泉諸水。其源皆出於西北一帶山麓。堪以導引。匯于西湖。見今

大半流出清河。若從西湖源頭將分水青龍閘閉住。引至玉泉諸水。從高粱河量其分數。一半仍從皇城金水河流出。其餘從都城外壕流轉通會。流於正陽門東城壕。再將泄入三里河水閘住。併流入大通橋閘河。隨時開閉。天旱水小。則閉閘瀦水。短運剝船。雨澇水大。則開閘泄水。放行大舟。况河道閘座見成。不用增造。官吏閘夫見有。不須添設。臣等勘時曾將慶豐平津通流等閘下板七葉剝船已驗可行。若板下至官定水。則其船亦可通行。止是閘座河渠間有决

壞淤淺處。要逐加脩濬。較之欲創三里河。工程甚省。

况前元開創此河。漕運七八十年。公私便宜。後來廢

弛。今若復興。則舟楫得以環城灣泊。糧儲得以近倉

今此河亦僅通剝船耳

上納。在內食糧官軍得以就近開給。通州該上糧儲。

又得運來都城。與夫天下百官之朝覲。四方外夷之

貢獻。其行李方物。皆得直抵都城下。若此事舉行。實

天意暢快。人心歡悅。足以壯觀我 聖朝京師萬萬

年太平之氣象也。伏望聖明早賜裁處。乞勅各該衙

門會計物料。量撥官匠。并各營見搯官軍人等。自山



西玉泉一帶并都城周圍壕塹及大通橋直抵通州張家灣一路河道分工逐一修濬如此則不惟省一時糧運之腳價實足以垂萬世無窮之利益矣。

議

會議大同等處事宜

會議邊事宜

巡撫大同甘肅等處都御史殷謙等所奏事宜一太原等府州縣歲運邊方糧草因山路險遠止是輕費銀貨買納如薄收價貴則積蓄者高價以罔利如有收價賤則納者侵欺肥已宜令有司遇價賤則督令全買貴則使納至六七分其餘收銀給與官軍准

作俸糧。一山西新設威遠衛與大同右衛相隣右衛三面幾四百里威遠四面僅六里難以畜牧宜令分巡官會同守備等官查量以隣近大同右玉林二衛餘地內西南各撥二十里東北各撥一十五里給威遠衛軍種牧。一陝西甘肅一帶官倉近被官攢斗級侵盜糧料多至一萬三千餘石少者二千有奇蓋因監收官不相交代致生姦弊况甘肅見有虜報正積蓄備禦之時其監收官宜二年一代不許先期而還受代者亦不得託故延緩一甘肅富豪之家多賂摠

兵副叅等官占奪水利妨民灌溉宜令分巡官兼管其事犯者治以重罪一陝西甘州左等衛甘泉等驛遞并河西一帶地連哈密等處四外使人絡繹不絕宜令臨鞏平鳳四府人犯死罪并徒流罪者俱發京驛遞夫自備馬驢牛車相兼服役仍給口糧三斗限滿放歸

覆山東巡撫事宣

山東巡撫事宣

巡撫山東僉都御史牟俸所奏事宜一今山東飢民荷蒙聖恩出內帑發官廩蠲逋負停役徭周恤保愛

無所不至奈民日困苦流移益多昔宋仁宗遇契丹流民過界分送諸州以閒田給種富弼守青州遇河北流民至境區畫賑恤無異土著方今天下一統通融有無何分彼此乞勅河南等處巡撫等官以山東流民分發各州縣務隨所在區畫屋舍居住驗口給糧候秋成仍給口糧發遣復業以其數奏報稽考庶得彼此兼濟一今山東長蘆二運司官鹽不行而淮浙福建河東廣東塩課積多久不開種乞撥百萬餘引於臨清濟寧等處報中不拘資次卽與開支則客

商見利必趨樂於中納而有助于荒政矣。一山東所屬該徵糧艸粟米豆麥之類。邇年派運在京諸司。并在外河間涿州臨濟德州等處土納。自成化六年以來。連遭旱澇。連負甚多。官吏以此得罪。且山東飢民賑恤撫綏。尚不能全其生。使更差役追徵。是速之死也。乞俱停止。庶得少安。

議覆巡撫漕運疏

撫漕事

各處巡撫漕運都御史等官所陳事。一工部以各衛遭風失火糧船。多因旗軍侵盜。懼罪或遇別船有

此故自焚溺以覲免罪。欲令本衛旗軍備料造船。以革此弊。然風火之起。衆所共見。若令軍自造船。恐誤京儲。請如舊例。有司并提舉司相兼脩造爲便。一漕運指揮等官年六十者。例許更代。而代者率多少年。不諳漕務。請自今雖有年及六十。筋力精健。公勤辦事者。聽總督漕運官審驗。仍留在運。一九江鎮江安慶等衛。自永樂年來。屯軍皆自耕自食。後以選征麓川。逃亡者多。乃以運糧旗軍撥補。每田三十畝。納子粒六石。身旣運糧。又納子粒。每月又赴各倉支糧。誠

爲不便請各軍月糧一石止關本色二斗折色二斗其六斗存積至一年則有七石二斗以六石抵納子粒餘爲加耗各都司倣此一陝西盤屋縣司竹局額設官吏各一員歲納課鈔後竹枯死而課鈔均攤辦納今佃戶俱屬有司官吏仍舊虛設又正統時新設靖虜衛除收糧經歷一員是衛直隸布政司旣歲委有司監督出納經歷亦爲虛設請俱革之一軍士運糧近例每石有耗米七升以備盤剝顧直之用近因濟河闢并造剝船已摘取其半而各軍運送本色

赴倉并各船所帶修通惠河磚石顧直全資于此若將七升之數一例扣除則軍士愈困今宜斟酌每石只加四升後不爲例一洮河岷三衛該解廣南永昌武清等衛軍近清軍御史等官如例拘解緣土人習性與番人不相遠恐致激變請各就附近編於三衛當軍一固原衛迤北葫蘆峽口并魏王城俱有古城一座通寧夏韋州計周圍數百餘里內爲土達居住之東穴外爲虜寇出沒之喉咽今陝西該解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軍一萬一千餘名而各處該解陝西衛

分軍亦六千四百餘名請以南北軍頂兌順其水土之性免其跋涉之勞仍脩理魏王城設平虜守禦千戶所其葫蘆峽口設鎮戎守禦千戶所俱隸固原衛其閒地則為屯田且耕且守五年後方令納糧平虜千戶所仍聽寧夏總兵官節制一褒城縣雞頭關沔縣白馬關舊于漢中寧差二衛月差百戶率旗軍守之而各軍惟刻剝商賈縱放軍囚有害無益請各設巡檢司官吏署之一和州含山縣舊有研辦蘆柴弓兵尋以蘆塲水衝困於倍納令每柴一束納米四升

其該八百石有奇俱納本縣倉至天順間以三分之一起運於州每石盤運加耗多至一石四五斗請仍存留本縣以省加耗一鳳陽府廣儲等倉每歲約支中都留守司及各衛所官吏糧二十三萬九千二百餘石緣本倉歲收各處糧俱為停免兼起運未到故支者歲增而納者歲減恐將來供給不足及南京金川門中和橋二草塲所積草足用五六年恐年久腐爛請以明年河南有糧州縣實徵米麥添撥鳳陽倉上納又以鳳陽淮安揚州三府實徵南京馬草量為

折米亦納於此。候有積蓄已之一。南京應天橫海龍  
虎三衛俱在江北，衛各有倉，歲收錦衣等衛屯種子  
粒，不過十一萬二千一百餘石，而所支三衛并武德  
河陽江淮各衛官軍俸糧，乃用十三萬九千三百石  
有奇，往往取足于南京，在城倉各軍月支不便，宜以  
應天府所屬江北縣分并直隸沿江府州每年夏稅  
撥於應天等三衛倉，以足每歲各軍之用。一南京各  
衛倉糧，初以地濕浥爛，每石議一尖一平收，約餘八  
升，尋以糧長納戶作弊，從都御史周瑄請，每石明加  
八升，正耗米俱平斛甚便。近因建議者復令如舊，今  
欲令鳳陽及南京江北分并五府以下諸司收糧，則  
皆如舊，其在城各衛倉，仍如周瑄所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一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一

華亭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編輯

陳子龍卧子 徐鳳彩聖期

錢穀子公參閱

馬恭襄奏疏

奏疏

馬昂

覆陳選禦虜疏

覆陳禦虜

頃山西道監察御史陳選言北虜部落惟孛來最強又密招孕顏三衛及海西野人女直相結屯住去各



來朝要我宴賞，窺我虛實，其犯邊之情已露，而我邊臣守臣多因循怠慢，城堡不循飭，甲仗不堅利，軍士不操，甚至富者納月錢而閒，貧者迫飢寒而逃竄，是以邊備廢焉。緩急無憑藉，乞勅該部計議行文各關，務要脩治甲仗，操演軍士，痛革前弊。候至九月，請勅大臣徧歷巡視，若鎮守備禦等官，果有盡心所事，邊備整飭而士卒愛服者，量加賞賚以旌其能。若素無勇畧，廢弛邊務者，量情降出以警其怠。邊關要害之處，或當益官軍守備，或當設營堡隄防，或當用墩臺

瞭哨，而舊未行者，俱要處置得宜。於農閒時月，差遣大臣巡視督責，則五七年之間，一帶關口無不整肅，威武無不振揚，而虜寇不足慮矣。宜准其言。

覆時政

覆陳時政

八事止 覆二事者 其餘非

頃南京監察御史鄭安等上言時政八事，其一曰：徒

兵部事故也

戎狄以安中國，門庭之內非寇盜所宜居，村落之間非豺虎所宜伏。萬一四面有警，則彼伺變而動。昔晉人居戎內地，以致五胡雲擾。近日曹欽用達軍謀反，其明驗也。伏望 陛下覽古監今，防微杜漸。凡京畿

之內所置降虜。令該部設法處置。或遠徙邊郡。或分置外衛。配隸軍伍之中。治以中國之法。其原管頭目。亦調隔別衛分。不得羣聚一處。坐生其心。夫。人。少。則。易。制。勢。分。則。易。弱。庶。幾。中。國。底。寧。戎。心。永。遏。其。一。曰。平。寇。賊。以。靖。邊。疆。今。天。下。太。平。兵。革。不。用。獨。廣。西。蠻。賊。作。耗。流。及。廣。東。殺。掠。人。民。攻。陷。城。邑。蓋。由。將。非。其。人。兵。失。其。馭。是。以。人。各。偷。安。莫。肯。赴。鬪。寇。至。則。却。走。以。避。其。鋒。寇。退。則。張。皇。以。徼。其。功。昔。狄。青。寧。撫。廣。南。不。再。月。而。破。儂。智。高。近。時。山。雲。爲。總。兵。而。徭。獯。不。敢。

出沒。今天下豈無賢將如狄青山雲者。但未有以的知而用之也。夫兩廣雖邊地。然此賊不除。則延蔓之勢。漸不可遏。四夷聞之。恐生他患。乞選良將以滅賊。爲期仍遣有風力御史體審。先前兵將老師玩寇之故。懲治一二。以警其餘。然後申明軍法。凡賊人出入蹊徑。官兵不守把經過地方。官兵不攔截。攻劫堡寨。官兵不固守。所陷城邑。所司不報聞。皆治以重罪。如此則法令嚴。而將士奮勇。賊可掃定。而邊境獲寧。臣等議以爲二事皆有理。但徒戎之論。朝廷往因言者。

有達官不必動之詔。惟兩廣賊情宜另遣御史體審。事為可行。

會議漕運事宜

漕運事宜

此成化三年漕運事也。舉其一以例其餘。益損益  
一兌運成化三年秋糧三百二十六萬石。淮安徐州

可知矣

臨清德州倉支糧七十四萬石。如有災傷停免。就令漕運官於淮安等倉照數支運。一兌運糧米正糧每石兩尖加耗平斛。其加耗則例。湖廣江西浙江六斗五升。江南直隸并廬州府五斗五升。江北四斗五升。徐州四斗。山東河南三斗。一兌運米以十分為率。京

倉收六分。通州倉收四分。支運俱通州倉收。一官軍饋運。如遇風水壞船。百里內府州縣正官。百里外所在官司視驗。申漕運官依例處分。一運糧官軍行糧。浙江江西湖廣江南直隸衛所。并南京各衛。俱於本處支米三石。江北鳳陽等八衛所。并直隸廬州安慶陸安滁州泗州壽州儀真揚州八衛。俱於淮安倉支米麥二石八斗。高郵淮安大河邳州徐州左六衛。俱於徐州倉支米麥二石六斗。遼洋船并南京水軍左等八衛。於南京各衛倉。大河等五衛。於淮安常盈倉。

山東於臨清倉俱支米二石四斗。德州天津等九衛於德州倉支米二石。一南京有無籍之徒名爲跟子。遇各處起解糧草布絹到京。先於艤舟處迎引赴官。每米一百石。草一千包。索取歇家銀一錢。其歇家亦百端遮說取利。事敗法司罪如常例。人無所懲。請令南京法司。如有犯此。徒罪以上者。枷號三月。謫戍邊方。一南京各衛應納屯田子粒。已有定制。近多拖欠不完者。蓋徵收之數少。管屯之官多。各假公營私。屯軍應差不能存業。請自今有屯衛所。但選老成廉幹。

者一人總理徵糧之時。不許差人及親詣攪擾各衛。仍照紅牌例。無得擅科差違者。聽巡倉御史舉劾。一南京英武飛雄廣武衛。初撥江北下屯。該納原額子粒一萬四千三百六十九石八斗有奇。除起運外。存留者俱各衛收。然旣無監收之官。又無收貯之倉。故每月雖有俸糧文冊。而無扣支之數。宜令本衛量脩倉廩。付經歷收支歲遣主事一人監督。一南京翰林院官吏及翰林院官員。該支南京三分四分本色俸糧九百六十餘石。每歲俱於禮部關支不便。請以本

院空地、修理倉廩、每年會計糧數、定撥收支、庶事體歸一、一河南舊添注僉事一員、提督中都留守司、并安慶等二十八衛屯種、近革去、於額內副使僉事、歲輪一人提督、事冗官少不便、宜如舊添注僉事、一王府祭喪大事、每歲朝廷三五次遣官行禮、館穀贈遺、未免浩費、請自今親王郡王并妃如舊、差在京內外官行禮、其將軍縣主以下、應差京官者、以命布政司官、應差內官者、以命本府承奉、一朝廷設立倉糧、預備賑濟、官吏放給之際、多不用心、里老書手、夤緣作弊、貧難缺食、不得其濟、而梟實賄賂、多得支給、或假逃戶以冒支、或通輿皂以關用、又有虛數侵盜、插和沙土者、以致小民不被實惠、乞勅該部出榜禁約、如有仍前作弊者、不拘贖數多少、槩發口外爲民事屬枉法者、克軍一爲事官、賊證明白、問擬罷職者、往往捏詞赴京、妄訴撻拾、原問官吏、自今在外巡撫巡按、并按察司、問過有贓官吏、赴京訴寃者、原問克軍者、發極邊衛分、原問爲民者、發口外、一濟寧州至汶上縣、先因雨雪泥淖、添置康莊驛、設馬二十五匹、驢六

十頭。尋以驢撥南城開河二驛。改置站船。而馬仍留本驛。宜革去之。而以馬撥譚城晏城劉普桃園四驛。一山東所屬寧海威海成山靖海大嵩鰲山靈山安東等衛。雄崖海陽寧津奇山等所。僻在海濱。分巡分守提督把總官。經年不至。致軍民被虐。邊備不修。設或倭寇猝至。爲患非輕。乞勅山東按察司管糧副使兼提督官軍。修城池。繕器械。禁科擾。操軍馬。以備不虞。一直隸淮揚廬鳳四府徐滁和三州。地勢卑濕。不利畜牧。致解官之馬。多以不堪退回。乞如江南鎮江

等府事例。每匹收價銀十兩。類解。則官民兩便矣。一徐呂二洪。全藉河南南脾沙岡等處水灌注。接濟運船。先年設主事一員。後又添設河南叅議一員。專理。近乃罷去。兼管於河南布政司分巡官。以致上源淤塞。水利不興。請如舊增置叅議爲便。一濟寧州小長溝。至開河驛堤。上接汶泗等河。下通黑馬等溝。導引泉水。以濟糧運。元時州之西蓄孫村南望二河之水。設減水閘十餘座。水大量爲減泄。小則流入官河。甚利。今久失修葺。日就坍塌。且每歲山水衝壞堤岸。春時

無水接濟。夏則漫流滄沒。田禾舟楫難行。請如前修築。一儀真至通州。俱係運道。而淮揚一帶水路。各有專官管理。惟自直沽至通州。事多廢墜。請令張家灣收輓主事。督同所在軍衛有司。委官提調。各淺夫老以時採取椿草。每春初糧運之時。遇有水淺漫流。如法築置壩堰。逼水歸洪。庶糧運無滯留之患。一貴州土官襲職有例。就彼冠帶。免其赴部。乞照近年湖廣考滿官吏事例。令土官五品以上者。納米三百石。六品以下者。一百五十石。以備凶荒。一京倉缺廩。收受糧米。先請蓋造二百間。工部已於大軍倉內蓋成六十間。然猶未足。聞工部所餘木植尚多。通州亦然。請仍蓋成原請之數。

李中丞奏疏

奏疏

李賓

推舉御史疏

公同推舉

本院先奏御史缺員數多。請勅天下巡按御史。并布按二司正官。選推官知縣中廉能名著。歷練老成。言貌相宜。年三十以上。五十以下。進士舉人出身。歷任

三年之上不限旌異與否舉送吏部覈實分送兩京各道問刑半年照例實授其有知而不舉舉而不公者罪之已蒙俞允兼命巡撫大臣公同推舉自是惟南直隸巡撫巡按及浙江兩司會舉數人其他顧忌畏避未見敢舉一人者又其後止許推舉曾經旌異者且旌異多出好惡之私又有避嫌而不肯旌異者巡按御史每年一更有前以旌異而後不肯覆勘者其中有年貌不相宜者有非科目出身者有旌異之後易其初心者古稱立賢無方不可拘泥又曰薦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若不納賄賂不私故舊不聽請託不執偏見協於公論自然得人况今御史多缺而緊急用人之際乞如前例仍行天下巡撫巡按并布按二司正官各舉所部推官知縣凡以科目出身三年秩滿堪爲御史者雖未旌異當亦舉之若復知而不舉舉而不公者仍論以法如此則振揚風紀皆得其人而天下有司亦知所勸勉矣

保舉疏

保舉人才

公馬總憲故疏令巡方及外臺核實保舉人才以  
賢才屈在下僚上不見知無由自達乞勅在京文臣



四品五品管事官及六科十三道官各舉所知如知

州缺則於州同知判官知縣等官知縣缺則於縣丞

主簿教職等官內各舉一人該部再加詳察遇缺除

用仍各註舉主職名日後犯贓連坐仍請通行各處

巡按御史并按察司分巡官照依憲綱事理所至之

處廣詢博采守令廉勤公謹六事克舉備荒救荒有

策者戒飭之糾劾之務臻實效毋事虛文若巡按御

史按察司官不用心訪察顛倒是非者俱坐以罪如

此則善者知所勸而益脩厥職惡者知所懼而勉於

爲善庶幾守令皆得其人下民各安其生而無流移

失所者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自  
二  
日  
紙  
十  
紙

卷之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二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編輯

姚臺元可參閱

白恭敏奏疏

疏

禦寇方畧疏

禦寇

白圭

一延綏邊方東西綿亘二千餘里通接察罕腦兒斷頭諸處最為要害諸營堡防守官軍俱於陝西南陽

潼關摘調每歲分番往來無常恐非經久之計。切見榆林城安邊營神木縣係邊境要衝。土地廣饒。水草便宜。於其地各立一衛。或分調延綏慶陽三衛全伍官軍。或編送內外問擬刑徒。及近歲清出諸衛新軍守禦其地。一虜寇近年以來。稔知我邊軍馬單弱。營堡寥落。輒肆侵掠。今河水已解。尚在河套。且各堡屯兵相離路遠。猝遇有警。不能應援。切見榆林等營堡舊調諸處守備官軍。強弱不齊。宜於其中精簡膂力過人。弓馬閑習。騎兵二萬。分屯三路。量加賞賚。名曰

遊擊。令其五人爲伍。十五爲隊。編爲伍甲。籍其姓名。有功則同陞。無功則併戮。又推舉可用武臣三人。一人充總兵。二人充遊擊。專用禦寇。仍請敕文武大臣一人。齎紀功勘合。同總兵等官。卽軍中激勸陞賞。假以生殺之權。其所選官軍。中路一萬。聽總兵叅將調遣。其東西二路。遊擊將軍各統五千。或在安邊神木邊境。或駐延綏環慶。就糧按伏。往來隄備。首尾相應。使我有犄角之勢。敵受腹背之攻。一甘寧延綏三邊操備軍士。俱係西安左等衛累次選調防禦之數。父

子兄弟相繼戍邊離彼原衛旣遠數償官馬歲治軍裝勞役不息戶有人丁亦各差操且陝西災旱連年衣食缺乏雖給口糧不足以贍故軍士逃亡殆以千計今軍旅方殷恐漸乏人守禦乞令各邊守臣查勘所調旗軍多寡等第如京軍事例或聽於原衛全支月糧一石或聽優免餘丁差役使聽助軍費或聽歲加賞資倒死官馬令守臣區畫衆爲買補則軍伍無逃亡之患而人心可勸矣一延慶二府所屬環縣合水縣葭州保安州等處民居散漫城堡遠隔招寇剽掠而合水白豹等川鐵邊德靖金湯諸處有城堡墩臺遺址亦有山寨險利之處乞令陝西三司堂上官親詣邊陲查勘舊有墩臺山寨之地量役軍民修築凡旁近散處軍民悉拘入堡守望相助又增撥延慶二府原選土兵分屯操守及各處間擬囚徒定撥墩臺哨守瞻望有警舉火傳報則邊氓有保聚之固矣

四川盜賊疏

盜賊

日者四川盜起燒毀縣治敵殺官兵而江西河南山東俱有草寇竊發南北直隸水旱相仍淮河淤塞湖

水耗竭所在多轉徙之民行舟被劫掠之害浙江自去年以來旱潦為患江潮溢漲礦賊竊起矧兩廣流賊未寧陝西虜寇未息荆襄流民未定此皆目前可慮之事今天下有司既不能加意撫卹以消患于未然又不能及時緝捕以弭患于已發事機一失漸不可圖則遠近騷動其憂將大惟皇上以生靈為念申敕各處鎮守巡撫巡按并三司官嚴撫捕之禁重隱蔽之罰凡有盜起即時捕絕仍令有司巡視撫理如所巡之地盜賊劫掠至于再三而一月不獲者分

巡大盜之聚皆起於上相蒙不捕小盜之故分守及原委官俱令停俸捕賊劫掠至于四五而限內不獲者令戴罪捕賊必獲乃已其或嘯聚成群事勢艱大馳奏處分如有因循隱匿者聽鎮守等官執問如此則法令嚴明盜可以滅而民可以安生矣

軍務七事疏

軍務

近者虜勢陸梁總督軍務右都御史王越非假以便宜重權人不用命因疏軍務七事請敕越遵行之一官兵有能以寡擊眾出奇殺賊者聽越取所在官庫金帛賞之仍上其功籍若畏縮失機及奪取首級掩

爲已功情罪深重者，參將以下，卽軍中斬之以徇，輕者或停月俸，或奪冠帶，或降祿秩，庶賞罰嚴明，官軍用命。一今陝西延綏寧夏官吏軍民舍餘人等，有計謀超越，習曉胡事者，有運籌破賊，可以成功者，悉聽越詢訪舉用，一體陞賞。一陝西平涼及高橋等處，多上達土人，善射敢戰，宜令越選其衆所信服之人，令自招集，能招千人以下者，授所鎮撫，千人以上者，授百戶，五千人以上者，授千戶，原有職者，遞陞一級，仍人給銀三兩，布二疋，月米一石，并鞍馬器仗，復其賦

陝西義勇宋時已用之

役，號爲義勇，編立隊伍，相兼調用，如例陞賞，事寧之日，願從軍者聽，不願者放歸農，其官員軍民戶下，有年力精壯，自願報效者，亦如例招募，一官軍士兵人等，奪獲虜寇畜產，近皆以給有功官軍，但虜寇所掠者，多陝西軍民，孽畜將盡，無以耕作，後有奪獲者，仍給原獲之人，其餘被掠者，召主還之，不得侵奪，一領軍守備大小將官，戰守各有所宜，宜因其才更易之，一典守糧草官，怠事作弊，以致邊儲空虛，及委辦軍務，任情避事者，不分方回軍職，聽卽執問，其延綏陝

西寧夏鎮守總兵副叅遊擊等官俱宜聽越節制如有安邊弭寇之策馳奏以聞。

處置荆襄疏

荆襄

荆襄一帶山林深阻流民往往羣聚其中時或弄兵以爲民害今人幸已掃除苟不乘時處置恐餘孽復滋將貽後患臣等議得襄陽荊州等衛所官軍永樂宣德間俱于本處操守未嘗遠調房縣在萬山中去襄陽七百餘里山水險惡其千戶所專一守禦地方均州與竹山房縣上津鄖縣穀城光化相爲唇齒其

千戶所專一控制諸縣自正統十四年以來始將各衛官軍調遣麓川兩廣等處征進及于太和山等處脩造以致城池空虛武備廢弛故賊首千斤劉得以乘隙爲亂請以分調各處官軍取回操守城池有警易於調用又安遠縣西北抵房縣五百餘里西南抵夷陵二百八十餘里東南抵荊州三百四十餘里又去荊門南彰當陽隔遠縣小民寡遇有盜賊急難救援請于此設立千戶所以備禦地方又荆襄地方實與陝西四川河南四省疆域相接道路險遠要害去



處無巡檢司盤詰。以故所在流民。往往趣之。久則聚集爲非。請於房縣板橋山穀城縣石花街南漳縣七里頭襄陽縣油房灘當陽縣漳河口立巡檢司設官置兵盤詰姦細。又均州竹山鄖縣上津南漳穀城棗陽光化宜城當陽遠安等州縣。州止設知州判官吏目。縣止設知縣典史。且此數處民少地廣。就食流民屯田軍餘數少。詞訟紛紜。盜賊時發。請州添設同知一員。縣添縣丞一員。俾專撫安人民。緝捕盜賊。防革姦弊。

覆萬翼安邊疏

安邊

故事邊境封界之外。軍民不得擅出耕牧。邇歲守邊

諸將。乃私令軍士於界外開種沃地。於各堡分牧頭

畜。招寇虜掠。因糧於我。欲令巡按御史行邊禁約宜

若能因而屯築豈非守邊上策

移文延綏鎮守諸官禁之。違者聽巡撫巡按并按察

司奏治。山東逃民見在神木葭州諸邊營堡耕牧致

生邊釁。俟無事之時。欲審其貫籍。給以口糧。省今復

業。有居處成家。願編軍伍者。聽宜移文巡按。并三司

分巡官如所擬行之。各邊將帥以損兵爲失機。寇至

則嬰城閉匿。欲遣科道一人在邊巡察，凡遇有警，敵衆則固守而要其歸，敵寡則併力以殲其衆。然兵無定法，宜移文守邊官員有寇則相機戰守，寇衆則互相應援，不得依違誤事。各邊營堡守瞭官軍羸壯貧富不同，守備等官或包辦月錢，或占爲匠役，或令耕田取利，故有力者偷安自逸，貧弱者久守墩臺。欲專遣御史一員往來點視，凡守墩官軍季一更代，然令各邊有警，專人巡視，恐致煩擾。宜移文巡撫官嚴加禁約，務使差役均平。違者聽巡撫按官奏，濬榆林東西地方，胡寇出沒之所，欲增設營堡墩臺，量調守望軍馬，宜移文鎮守等官，令詳議可否。以聞。欲如舊制，以奮勇當先者爲奇功，不次陞賞，以斬獲首級爲次功，量加賞賚。雖近年間以奮勇當先與擒斬一例陞賞，然皆斟酌量賊情功次多寡處之，實非舊制。蓋奮勇數多，恐賞至於濫，宜仍如近例，因功陞賞，當先官軍有出衆奇功，聽總兵等官擬奏區處。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一

八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編輯

李之楠仙植參閱

王莊毅公奏疏

疏

王 竑

論邊事疏

制虜

臣聞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曩者逆虜孛來

公同知兵者不獨以節槩勝也

犯邊朝廷用安遠侯柳溥充總兵官統大將軍趨涼

州以待敵。所謂正兵也。又命武平伯陳友克遊擊將軍，往來截殺，豈非奇兵乎？友等用是出虜不意，劫其老營，斬獲無算。至今虜聞遊兵，輒懷畏避。此用奇取勝之明驗也。今此虜復來入寇，雖與講和，終非久計。乞照前日用兵事宜，令副總兵馮宗統領京營并河南山東等處官軍爲正兵，從蘭縣大路徑進，復分兵一二萬人，以叅將一員充遊擊將軍統之，仍命文臣一員監督，各給旗牌，從宜調度，分爲兩翼，各路而進。如和好已成，按兵隄備。不然，則與甘涼等處總兵密相糾合，或斷其前，或截其後，或衝其腹心，劫其老營，使彼腹背受敵，首尾難救。如此，則虜酋可擒，醜類可殄，而邊民得以息肩矣。

覆安邊方畧疏

備邊

一延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宜耕牧，但須增立營堡，以時開閉，使我有險可守，寇無利可乘。且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頓兵不過一二百人，勢孤兵弱，難以應敵。遠兵猝難應援，府谷縣境極臨東邊，西距諸營八百餘里，師來寇去，勞敵無功，可選諸營精兵九

千。分爲六哨。分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統馭得人。訓練有法。無事則巡歷邊疆。遇警則彼此應合。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邊慶陽俱在腹裏。相去不止數程。遇警猝難馳報。况虜入寇。必經邊堡。而過延安膚施甘泉等縣。方到鄜州慶陽。其鄜慶所屯防秋軍士二千餘人。乞分布沿邊要害。以備調用。見今邊軍因追補虧損官馬無力賠償。雖出陣傷。亦違例徵併。是以類多逃竄。致戰守缺人。乞令所司停免買賠。庶不使軍馬兩失。

論陝西用兵事宜疏

陝西用兵

一關陝之地。風氣剛勁。俗尚武節。多有智謀勇敢之人。乞出榜召募。一乞給降銀牌。遇有功者。卽給賞存照。以憑陞用。一山東河南等處。見調官軍。乞如京軍例。賜銀兩裨襖。一軍中處置諸務。並無法比可據。軍士往往臨陣在逃。多方誤事。乞查洪武永樂年間行軍決罰條例。頒降軍前。以憑遵行。一乞將陝西布政司官庫見貯銀布。收買戰馬五千匹。給軍征進。一乞將陝西在城及迤西所屬衛所官軍民壯舍人餘丁

操練以備警急調用

兩廣剿賊安民疏

兩廣剿賊

一兩廣之事在此一舉趙輔韓雍須假以賞罰重權使得便宜行事斯可望其成功一輔等至彼須審度賊情輕重緩急事輕而緩者委三司官謀勇可任者分道守禦重而急者須躬親率兵從事欲于廣西進兵則先守潯州諸處要害賊奔之地欲于廣東攻剿則先據賊之歸路務俾此賊進退無路腹背受敵一兵集則賊遁兵去則復來此西南夷之常情也須賊聞我軍既集恐深遁不出須築堡立柵圍爲圍困

大征以殄滅之之計不可輒稱賊退民安

卽與班師一須嚴戒軍士

不得斬殺幼兒婦女及被脅來歸之人以爲功仍宜榜諭脅從之人願復業者曲加賑恤一廣西土官人等有能招集土兵狼兵殺敗蠻賊平定一村一寨者卽給以冠帶具奏量與官職其兩廣境內官吏軍民及致仕閑住等官有諳破賊方畧許詢訪舉用有功一例陞賞一兩廣連年被賊擾害民不聊生今大軍徂征復累供給其民間應買辦解納物料并清解軍匠及成化元年以前逋欠糧銀商稅鈔貫乞暫停止

李襄敏公奏疏

疏

李 秉

奏虜情疏

貢虜

近者迤北進貢使臣從萬全右衛拆墻以進徑至宣  
 府駐劄沿山牧放馬駝近者一二十里遠者四五十  
 里聽候辦驗馬匹延住半月之上方起程赴京誠恐  
 其窺伺虛實變生不測乞敕廷臣計議今後如遇使  
 臣到就令將所帶弓箭行李收封在官俟候款待騎  
 牽馬駝選人伴送赴京辦驗庶不令彼久駐窺伺。

奏邊務六事疏

邊務

一戶部送銀一萬兩牧貯官庫令俟軍士出戰日給  
 賞臣以為未戰而賞則可使修器械壯士氣臨戰而  
 賞則緩不及事雖有無益且既賞精兵次撥軍士亦  
 係策應人數若全不預恐沮其効勞之心乞以前銀  
 精兵給什之六次撥給什之四庶恩澤稍均人有激  
 勸可圖成功一各處軍士止以有妻為有家小其雖  
 有父母兄弟而無妻亦作無家小減支月糧是輕父  
 母而重妻非經久可行之法况父母兄弟供給軍裝

出戰有頭撥次撥之號

軍中臨陣



不無補助。乞以此等作有家小開報。一體增給。庶使親屬有賴。軍不逃亡。一調撥守邊官軍。俱有行糧口糧。其家小在原衛者。復給月糧。固已重費矣。近聞有家小隨住。潛將本衛月糧糶賣與人者。又有私探家小。因而逃赴原籍者。是虛出之弊。又且甚焉。乞令該衛送其家小。俱赴守備處所。就支月糧。行糧住給。其有父母年老。果不能去。及事故代回者。仍在原衛給月糧。必須開豁明白。勿得重冒。一舊例各邊瞭望官軍。去城四十里之外者。方給口糧。近因達賊犯邊。創立墩臺。多在腹裏。守瞭官軍。較之沿邊晝夜不得休息者。勞逸不同。而口糧一體支給。亦爲虛費。乞令住給。一宣府先因布少。軍士冬衣布。有家小該三疋四疋者。內一二疋。每疋折棉花三斤。近聞本地布貴。花賤。價直不平。人心嗟怨。乞令每疋折棉花四斤。一宣府既添除山西叅政副使等官。監督收放糧米。其舊差本部收糧主事一員。不無虛曠。宜取回部。

論邊事疏

邊事

臣材識粗庸。叨膺邊寄。偶有所見。不敢緘嘿。謹條具

以聞。一各處沿邊衛所舊有武學。近多革廢。故官軍之家。雖有俊秀子弟。無能教訓。欲求將材。不可得已。乞令各衛所充軍文職。有學問者。免其差操。或于舊學。或于閒房。專教官軍子弟。庶俊材不至于失學。將材不至于乏人。一萬全諸衛所官軍。自擾攘以來。或與賊交爭。死于鋒鏑。或勢孤力屈。被賊虜去。其遺留父母妻室。有老年者。殘疾者。衛所無人養贍。原籍程途。寫遠形影。相弔無所依歸。饑寒死亡。誠可哀憫。乞令所在官司。量與口糧布衣。恤其饑寒。保全性命。庶

廣朝廷之仁政。以召天地之和氣。一古云無三年之積。則不可以爲國。今口外倉庾多無。三年之積。而東自永寧。西抵蔚州。多有荒閒田地。可以耕種。宜令宣府等處。見操步隊。及空間軍餘。開墾庶軍無饑饉之憂。民免轉輸之苦。一保安新城。去懷來僅六十餘里。柴溝堡。距懷安城僅四十餘里。鎮守內官在懷安城。則有章保陳士。在懷安城。則有田靄韋源。每歲令此四人者。輪流守備。更代不一。士卒苦其往來艱難。官吏厭其迎送頻數。况所在各起房屋。勞費軍民。宜令

前四人者。二人分守保安新城柴溝堡。二人分守懷安懷來。則官事簡而人無所擾。委任專而責有所歸。一直隸隆慶州民原有十四里。永寧縣原有八里。自變亂以來。死亡逃竄者衆。今見在民隆慶不過四百餘戶。永寧不過一百四十餘戶。合之不過五里有餘。而兩處州縣相去僅四十里爾。夫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今官吏多而民少。民其能安富乎。宜將永寧縣併之隆慶州。則民不受害。官無冗員。而糧有蓄積。

上邊議三事疏

遼東邊事

一遼東自在安樂二州。先年投降夷人。陞授指揮等官。遇有病故。免其子弟赴京。就于都御史處襲替。後兵部必欲其應繼之人。赴京襲替。多有貧難。經年曠職者。人心嗟怨。或因而泄漏邊情。乞今後凡有應該襲替之人。許于遼東都司轉行巡撫都御史處襲替。具由令本司年終通類造冊奏繳。以備查考。一遼陽開原二處。有副總兵叅將分鎮守地方。緣其間所屬通遠等堡。俱係夷賊侵犯之處。山路險遠。必得熟于鄉導裨將。統調人馬。分據要害。庶幾有警易于應援。

臣見延綏等處叅將都指揮韓斌生長遼東曾守備義州號令嚴明夷狄畏讐今延綏邊警以寧乞將韓斌取回遼東命充遊擊將軍聽調殺賊一遼東地方自成化二年秋以後迄今被賊搶掠之處其聽調官軍多有與賊交鋒被傷陣亡者又有守瞭墩臺城堡被賊攻圍射傷身死者已該鎮巡等官節次奏報有案可查而陞賞不及乞行巡撫等官將節次行勘造冊敢勇當先及陣亡被傷官軍併未行勘曾與賊對敵被傷或因而身死沒于王事者通查明白量加陞賞以激勸人

整飭邊備事

防守墩堡

臣聞制狄之方固莫先于講武以練兵安邊之策尤莫先于據險以守固照得獨石馬營等處城池形勢險隘官軍頗多戰守有人若賊寡則有寡不敵衆之心不敢輕進勢衆則有腹背受敵之患不敢深入又有都督孫安在彼提督號令頗嚴官軍知畏縱有警急亦無足慮所可慮者惟宣府而已切照宣府迤北沿邊一帶大小白羊常谷青邊張家等口中間多有

通行人馬去處。正統初年，該太監興安尚書魏源親詣彼處相度形勢，築立城堡，調撥精銳馬步官軍，輪流守備，以絕邊釁，固安人心。續該總兵官楊洪奏准將大小白羊等城堡原守官軍馬匹歸併葛峪堡練此。因青邊口張家口西北邊等處城堡係緊要去處，仍前守備，不曾歸併。後因達賊犯邊，前項城堡無人守備，俱各廢弛。及照青邊等處內近宣府，外通沿河十八村等處，况往宣府等處軍餘俱由彼處出入，前去馬石等營盤運糧米，被達賊搶擄者甚多。此等之

人深知鄉導，是以被擄軍餘王春等入境打細。由此進入其原立城堡，若不仍前復設，調撥軍馬照舊守備，非惟無以嚴邊防，誠恐有以啓賊意。臣屢以此事與鎮守總兵等官柏玉等極陳利害，商確施行。柏玉等僉曰：可行。獨總兵官紀廣執迷不從，說稱沿邊墩臺俱有守哨官軍，便不守這也不妨。臣切慮沿邊墩臺相離通人馬去處，城堡少者四五里，多者數十里。縱有奸細乘夜進入守墩之人，豈能望瞭及照原守城堡。卽今見存其守備官軍俱在宣府等處團操，前

項城堡缺人守備倘有奸細投間抵隙因而入境窺探虛實貽患非輕臣叨居言路之官濫膺叅贊之任義所當言豈敢緘默如蒙乞敕兵部行移鎮守等官將不係歸併團操青邊等口緊要去處量撥官軍馬匹仍前修守分委都指揮或的當指揮一員專一在彼提督精銳馬步官軍輪流守備仍行見在叅將楊能量帶官軍千墩空添築墩臺以便瞭望其歸併大小白羊等處遺下城堡隘口仍分守備萬全右衛都督江福葛峪堡都指揮楊文提督墩臺都指揮樂泰等嚴督該管官軍常川遠出哨探以備不測不許怠忽以墮賊計務要關防周密而嚴謹隄備相機行而邊境無虞仍行都督紀廣從長斟酌如果要害去處可以不設守備本官別有禦寇長策令其明白奏請定奪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



目次

卷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選輯

徐桓鑒惠朗叅閱

周文安公集

疏

周洪謨

安中國定四夷十事疏

安夏定夷

安中國者三，一積民食，國家舊有預備倉以積穀，但有司率為文具，宜立定規通行天下，凡積粟以一萬



石爲率。遇大豐年，官積穀十之三。中豐年十之二。下豐年十之一。積之之久，十里小縣，可至十萬石。百里大縣，可至百萬石。凡府州縣官考滿，以積穀盈欠爲殿最。不幸而遇災，驗口賑給。凶年旣散，候大豐年，悉令還官。不取息。中豐年還三之二。下豐年三之一。凡民所還，及官所積，須使滿小縣十萬，大縣百萬之數。則有備而無患矣。一撫流民。西漢時，召信臣守南陽，流民自附八萬餘口。東晉時，雍州舊在陝西西安府，因流民來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松滋

縣舊在直隸廬州府，因流民來聚荊州，乃僑置松滋縣於荊江之南。其後南雍遂併於襄陽。松滋遂隸於

荊州。此往事之可法者也。成化七年，從檢討張寬之

此項災殺事

奏，流民聚此處者，械歸故里。適值溽暑，因饑渴而歿，妻女被掠，瘟疫盛行，船夫遁解者，懼其相染，故覆舟於江。後令都御史原傑招撫，計死者九十餘萬人。故當時四川陝西地震五百餘次，災傷徧於天下。此今事之宜鑒者也。今宜著令流民與各郡縣相隣者，倣召信臣故事，聽其附籍，仍復九年待其安定，然後徵

之。遠而不可附籍者。倣晉南雍州松滋縣故事。設州。  
此法於今當行。縣置官吏編里甲建庠序以治教之。今流民在在有

之。四川湖廣尤多。凡流民所在。宜令附籍。量爲賑給。寬徭省刑。承絕戶田地者。使納其糧。刀耕火種者。免之。則流民即良民矣。一弭強寇。東漢時廣陵賊張嬰寇揚徐。太守張綱單車造嬰壘。申示國恩。嬰即降。今強寇時常有之。謂宜先令人以張嬰故事備錄本末。開諭招撫。如其聽從。散歸農畝。否則征勦未晚也。其禦四夷者七。一備胡虜。東漢大將軍耿恭爲匈奴所

圍。恭遣人持藥矢射之。其肉如沸而死。今西北一帶守邊者。俱宜用藥矢。或用之弩箭。邊箭神臂弓。但賊近邊墻。即斃其馬。則敵人畏懼。永不敢窺伺邊境矣。一剿廣寇。漢順帝時日南象林蠻反。乃募蠻夷使自相攻。嶺外悉平。唐明皇時西原蠻黃乾耀等叛。詔募環古酋領方子彈甘令輝等討之。遂斬乾耀。今廣西左右兩江知府土兵不下四十萬。若夷人出沒不調。  
土官勢同輔車伐交。雖爲上策。然非大兵。蠱之恐不能以空言動也。中國軍馬。止募土兵征剿。轉輸金帛以資糧餉。如通把事有功者。陞爲冠帶。通把事。又有功許子孫世襲。

又有功陞爲隨司長官。又有功許子孫世襲。若土官知縣有功陞知州。知州陞知府。知府陞宣慰。又累有功則歷陞而上。以至都指揮都督。則人皆盡心。無不可破之賊矣。一征剿西南夷及吐蕃。漢昭帝時西南夷姑繒葉榆殺藍州太守。乃召鉤町侯亡波擊之。唐德宗時吐蕃入寇。乃召南異牟尋擊之。今貴州苗賊即古西南夷。如其出沒。則調貴州四川各宣慰司土兵以征之。松潘番人。即古之吐蕃。山路極險。百姓運糧。常被夷人搶劫。此四川之大害也。乞將松潘官軍

留一半守衛。移一半於山麓之下。庶省一半運糧之苦。仍召松潘所轄四宣撫司長官。與之約。能勦捕羗夷者。陞賞皆出常格。則四川大害可去矣。一征剿雲南邊境。雲南老撾等處。其地瘴氣甚毒。進者必死。若不得已而征之。必須調各處土兵。資以餽餉。約以陞賞。如唐之調雲南異牟尋以征吐蕃。遠在境外。尚成大功。况近在雲南者耶。一經制雲南境外地方。雲南臨安縣南有野人一區。內不屬雲南。外不屬交趾。宜善諭其酋長。與之建立衙門。使自推寨主。堪任知府。

等官者奏請定奪。止許三年貢馬。免其一應差發。則內可以屏障雲南。外可以捍蔽交趾。一經制湖廣溪峒諸蠻。宋太祖時辰州夷人秦再雄武畧勇健。擢辰州刺史。終太祖世。邊境無患。今辰州苗賊地方。宜因克平之後。如宋太祖故事。使各峒酋長自擇某溪峒。可立宣撫長官司。并土官知府等官。則可使如宋之無邊患矣。一經制四川都掌大壩。太祖高皇帝經制雲南貴州。及四夷邊境。設立土官宣慰宣撫知府知州知縣等官。獨廣西蠻番縣分。湖廣苗蠻溪峒。四川都掌大壩。三處未盡設立。所以三處每有夷人出沒之患。乞如祖宗成憲。設立土官爲便。

條陳十二事疏

修內治

君天下者。貴乎采衆言之善。而采衆善者。貴乎盡力行之功。故堯稽于衆。而舍己從人。舜察邇言。而用中於民。禹拜昌言。而方懋厥德。湯若先民。而日躋聖敬。武王受丹書之戒。致慎德之功。是皆采衆善而力行者也。故能致世太平。享國長久。伏覩皇帝陛下。即位以來。招延賢俊。容受直言。其與前代帝王致理之

意蓋一揆矣、惟在力行之可也、且羣臣進言、有繫百司之分理者、有繫 聖躬之力行者、如整軍除寇、守禦餽餉、皆百司所當分理、至於親經筵、以講聖學、謹德政、以惇化本、此則 聖躬所當力行者、臣聞苦藥利病、忠言利行、伯禹戒舜有曰、無若丹朱傲、慢遊是好、傲虐是作、伯益戒舜亦曰、傲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於逸、罔淫于樂、是皆謹德之功、保治之要也、夫舜聖神文武、重華協帝、其德之盛、可以無加矣、其治之極、可以無憂矣、而猶戒以謹德、保治如此、則凡圖舜

之治者、其可不加慎乎、今羣臣所進、雖不及禹益之嘉言、亦當今之切務、 陛下誠能取其善者、而體諸身、則必光大有裨益于 聖德矣、近年以來、星變累見、桃槐冬華、黃河泛溢、海水迭嘯、此皆上天譴告、有司嘗以上聞、 太上皇帝雖自抑畏、天變未消、至於北征之時、大臣切諫、以爲不可、而卒莫從、臣以爲若平昔因災異之言、而嚴修德、聽臣下之諫、而免親征、則安有今日之患哉、今天下臣民、以 鑿駕未復、痛恨之深、切於肝腸、入于骨髓、所望者、惟欲 陛下勵

精聖學，懋昭厥德，以心四聖在天之靈，以承太  
上皇帝之統也。然今日之務，在於外攘虜寇，內安  
民而已。外攘之功，既無不舉，內安之政，豈容少緩。臣  
近捧詔陝西四川水陸往還萬八千里，得見民之所  
以疲，政之所以敝者，實由內治之未修也。臣叨居侍  
近，不得不爲陛下言之。謹條十二事以聞，一察吏  
治以示勸懲，每歲各處巡按御史乞差二員，其一留  
守三司，其一巡歷郡縣，一撫流民以防奸宄，各處流  
民聽其遊食所到郡縣，撥與荒閒田地耕種，免徵稅

糧，一興學校以傳風化，各處提調學校僉事無督教  
之責，乞裁革，及學官有缺，不許監生充選，一慎科舉  
以求真才，科目惟以得人爲要，不必鄉貫是拘，宜令  
遊學之士隨其所在，即許應試，一止苛歛以恤貧窮，  
各處有司科歛民財，或餽遺上官，或交通使客，宜加  
嚴禁，一均賦役以甦凋瘵，四川所屬郡縣差役不均，  
乞令每里各置一籍，專書戶口多寡，驗丁科派，一糾  
武職以足兵食，各處武職或治產業宅第，而私役軍  
丁，或貸錢以賂上司，而償以軍糧，宜令巡按御史糾

察而加降黜，一肅軍令以止劫奪，各處征討軍士，有沿途劫財害民者，乞許諸人殺死勿論，一謹防巡以禦寇賊，各邊守堡軍官并巡檢，縱放軍士弓兵，致有賊盜之患，乞令巡按御史糾察治罪，一恤吏員以廣仁惠，各處吏員兩考赴部，因文書差訛，送問重歷者，自今乞皆停免，一省虛費以節民財，各處驛傳什物，極事華侈，及使臣往來，多用船隻馬匹，并需索酒物，宜加禁治，一設方畧以遏橫暴，近歲四川夷民聚衆爲盜，今有行人劉澣係本處人，深知山川險阻，諳曉

方言，乞借一職，協同僉都御史李匡調度殺賊。

耿文恪公集

疏

耿裕

災異疏

修省七事

一寅畏天戒，自元年三月至二年六月，各處奏報天鳴地震地陷山崩風電雷雨白毛黑氣等項災異，不止二三十次，其大水滄沒田禾人畜，係戶部抄行者，猶不在此數，天心仁愛一至於此，先帝大祥已屆，禫除有期，陛下孝思之心，當于此而益加切，防微

之慮當於此而益加審，倘左右之人有先意逢迎，導  
聲色而倡遊觀，通禱祠而進珍玩者，宜痛絕之，庶以  
盡今修省仰答之誠。一減省貢獻，各處鎮守內官與  
掛印總兵官今後遇慶賀，萬壽聖節，各仍舊進馬  
二匹，不許過多，其副總兵叅將協守分守守備內外  
官俱不許進貢科擾，違者許叅奏究治。一停止折納，  
鷄豬鶩羊，其價多寡不倫，乞令光祿寺止折納豬三  
千口，羊五百隻，其雞鶩仍舊解納爲便。一革退軍厨，  
光祿寺厨役原額六千三百八十四名，成化十一年

奏添五百名，二十三年太監山青又奏添一千名，每  
名月食糧一石，又日支白米八合，濫費無已，乞將青  
奏添之數悉令革退，遇大庖厨等處缺役，即於原額  
厨役內揀選僉補，以後內外官不許輒奏投收，一慎  
重教職，今後教職請仍舊止於科貢二途出身者考  
授，其餘納粟出身者不許濫與，一均平取士，今後會  
試取士請仍照宣德年所定南北中之數，南取六，北  
取四，中取二，以爲常，一改調官員，今後有與王府結  
親官員，除護衛儀衛司軍職照例不必改調，其餘不



皇明紀事 卷之一  
分軍民職官，但在一城居住者，請俱令照例改調，或致仕間住。

應詔陳八事

時政興革

一曰尚勤儉，勤則心不他役，政事不怠，聖學無間，儉則志不外奪，用度裁省，物無妄費。皇上自即位以來，勤儉著聞，惟日慎一日，不替初心，則可以感格天意。二曰議宗室，天下王府封冊婚葬居第食祿等費，皆出內帑，與下民供億，本部查自今年正月至四月，郡王將軍下至夫人儀賓受封薨逝已八十餘人，夫

天下地有定所，賦有定額，加之水旱頻仍，人民凋耗，而宗室之費日增，計三月數尚如此，一年可知，推而至於百年之久，又將焉出，宜下文武大臣會議，務為善後之計。三曰減齋醮，皇上臨御之初，禁止齋醮，雨雪未見愆期，比因雨雪不降，啓建禳祭，齋醮動經旬月，所費不貲，茫無應驗，以初時禁止，較之啓建祈福，誠為無益，宜仍禁絕，以除奸蠹。四曰汰冗員，官多則民擾，而增設衙門，百費紛起，尤為不便，本部自去冬十月至今歲四月，僅半年間，該鑄開設衙門印信

關防銅牌已八十有餘，似此增設，無歲無之。乞命吏部查天下添設官員及新增衙門，凡有冗濫，悉加裁省。五日，省供應，山東河南北直隸等處連年亢旱，民多逃亡，宜將光祿寺奏派各處豬羊鷄鶩，弘治五年前所欠，悉與蠲免。其已徵未解價銀，發災傷處賑濟。弘治六七年，停免原派之半，俟豐年補納。庶民困少，蘇六日，免厨役。太常寺新僉山東河南北直隸厨役多難起解，緣其地災傷，僉解費廣，俱累里甲，乞悉令停止，以少安人心。七日，罷營造。天時亢旱，軍民憂惶。

工役繁興，人力困憊。祖宗陵寢固不可不修，至於浣衣局、果園溝渠河岸等役，皆可少緩，宜命督工官將完者趣完，未興工者即暫罷之。八日，止差遺。近年降虜押送兩廣，或差部屬，或進士，或通事，初無定例，而通事在外，越禮犯分，往來騷擾，自今但差兵部屬官及行人爲便。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文編

周耿二公集

時政興革

二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一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五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上木

張安茂子美

無錫周如璽鴻章參閱

林莊敏奏疏

疏

林聰

敦孝勸忠疏

疏止奪情

切惟君親人道之大倫忠孝臣子之大節未有忠於君而不由能孝於親亦未有薄於親而能厚於君者

也傳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欲求忠臣。豈可不於孝子之門乎。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勸天下之孝而我。太祖高皇帝以孝治天下。酌古準今。創制立法。父母之喪。斬衰三年。緣情立義。度越千古。而冒喪有禁。匿喪有罰。典制甚嚴。其所以扶植綱常。維持世教者。至矣盡矣。皇上中興臨御。法祖爲治。善繼善述。天下臣民莫不仰戴。曩以逆虜不庭。國家多事。內外近侍。方面等官。聞喪權令奪情起復。以其濟時艱。近年邊事寧謐。在外方

面等官。已有定例。不許奪情。而在京官員。猶或有奪情者。且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三年之喪。乃天下之通喪。聖人之中制。又况孝親之大節。送終大事。於此不盡其情。惡乎盡其情。臣等愚昧。以謂大臣之中。有一身之去。就係一國之安危者。聞父母喪。不得已而奪情起復。亦不過爲一時之權宜。非經世之常典。若一槩奪情。遂成故事。其流之弊。將必至於貪戀名爵。不顧廉恥。以奪情爲喜。幸視父母猶路人。子道旣虧。臣節難保。綱常所關。誠非細故。伏望皇上

富金革之不試舉。祖宗之舊章，乞降勅旨，令在廷群臣若非職典機要重務與國家之所倚毗而不可一日不在左右者，有父母喪，悉聽回還，依例守制。滿起復不必奪情。如此則君親之大倫於是而敦，臣君之大節於是而勸矣。

脩德弭災二十事疏

節該欽奉勅諭，邇者自冬徂春，雨暘弗順，或積雪連旬，咨爾內外大小文武群僚君臣一體，宏同此心，凡百致災之由，皆當反求諸己。庶幾上可以回天意，下亦至矣。而臣等拳拳惟願陛下始終此心，始終此德，耳目玩好，戒其蕩心；掖庭嬪御，戒其蕪溺；用度戒其過奢，逸樂戒其忘返；爵必當德，而戒其濫施；罰必當罪，而戒其濫及；邪佞者雖近，必黜；忠直者雖遠，必收；自隱以達顯，由微以至著，一此心。此德而不替焉。則動人不以言而以行，應天不以文而以實。庶幾災異可消，天意可回矣。

二曰脩人事以消咎徵。臣等竊聞災異之來，悉由人事。陰陽善惡，各以類從。志曰：惟辟作福，作威，常也。臣

有作福作威亂也。大臣專政。則寒甚而爲非時之霜雪。又曰偏聽不察。下情隔塞。政事乏謀。則異雪傷物。苦寒害人。又曰臣下蒙蔽。則積陰不散。又曰大臣專恣。厥罰常風。又曰雷爲天之號令。非時之雷。乃號令於下。君子爲小人所制之應。又曰木冰木介。兵之象也。近者河南等處。巡撫大臣。各奏自冬徂春。雨暘弗順。積雪連旬。窮陰彌月。或震雷非時。或木冰木介。春分之後。京師風雪大作。寒氣異常。逼人傷物。揆諸咎徵。皆陰侵於陽。小人進而君子退之應也。夫天地

之有陰陽。猶國之有君臣。世之有君子小人也。故君爲陽。臣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陰。陽在內爲泰。陰在內爲否。是以古之聖人。汲汲於進君子而退小人。內中國而外夷狄者。無非抑陰而扶陽也。誠欲求救災之方。不可不究致災之由。今

陛下之臣。豈無君子尚在踈遠。而小人幸蒙親任者哉。豈無桀鷙專恣。與竊祿苟全者哉。陛下所當甄別而進退之也。山東河南徐邳淮泗之間。水旱相仍。貧窮無告。而夷狄強橫。叛服靡常。此陛下所當軫

念。而預防之也。夫格君心之非。當燮理之任。大臣之職也。夫大臣每遇災異。不務悔過脩職。而徒以引年若能以災異辭位。猶有古大臣之風矣。退位為辭。不務脩舉內政。而徒以循默因仍為事。如此而謂咎徵可消。休徵克應者。實臣等所未知也。

三曰慎考察以重人才。切照各處巡撫大臣。考察官員。將罷軟闒茸等項官員。起送赴部。中間或有善於守分。而短於治才。作罷軟者。或到任未久。而以政績無聞為闒茸者。俱照例罷黜。及百官朝覲到京。而吏部又令布按二司。府州縣官員。報其所屬南北直隸

府州縣官。并令報其同僚。一如前例黜罷。其間多有不公。往往下民保留。及自行申辨不伏。究厥所由。蓋

因考察之過煩採納之失實故也。臣等以為人才之非但人才長短不同。亦以愛憎之情不能相同耳。長短不同。有長於才而短於德。有優於德而劣於才。

有通敏而見事速者。有魯鈍而成功遲者。古人任人各因其材。未嘗求全責備。黜陟之典。必俟三考。未嘗責其速成。今者各處考察官員。不論久近。不察實情。上官止憑各屬長官。及同僚開報者。或宿有讐嫌。甚者有以依稀闒茸之名為言。殊無妨政病治之實。即



行罷黜。以致更代不時。去取不公。人心生怨。愈加煩亂。誠爲不便。乞勅該部。今後各處大臣考察官員。除貪酷顯著。不拘久近。卽時黜退外。其餘關茸等項。俱要實跡。果有守分愛民。而幹材或短。及到任未及一考。而蒞事未熟者。竝不得以罷軟關茸等名黜退。其曾經巡撫巡按官員。考過存留在任者。後彼朝覲官報作罷軟等名。並須行移巡撫巡按官員體勘回報。定奪。不許輒便信憑。一槩黜退。有傷公論。如此則黜陟以公。人心畏服。而居官者知所勸矣。

西曰罷齋醮以紓國用。夫唐虞三代之時。釋道之教無有。齋醮之事無聞。然而堯舜禹湯文武諸君。享壽益高。傳祚愈久。未嘗祈福而福日臻。未嘗禳災而災自息。當時庶政惟和。萬邦咸寧。初非因事釋道以致然也。自漢以來。頗崇尚之。或捨身以施佛。或迎佛骨以入禁。其信之非不專。奉之非不至。然而享壽未見其隆。傳祚未見其久。治道未見其古。若是二教之無益於國也明矣。近者在京各寺官觀。既有齋糧以飪僧。又有燈油以供佛。一月之間。或脩齋几度。旬日之

內或設醮數壇甚者內府亦行脩設供奉之費既多齋觀之儀不少雖曰給自內帑其實出於民間以為為民祈福而民之艱苦自若以為為國禳災而天之災變屢見何嘗有補於國家之分寸乎伏望皇上鑒前代之得失辨二教之無補於其各處寺觀齋糧燈油之費內外修設齋醮之事悉皆停罷庶幾當務為急而不惑於虛無國用可紓而不至於妄費矣五日節供應以省民財自昔聖帝明王凡遇天變必減膳徹樂痛自修省以回天意邇者光祿寺節奏牲

口等項供應日逐數多各處送納數少除行催解外又復於在京市鋪收買雖稱開與價鈔其實虧其本錢是以民被其擾不可勝言近該禮部題稱照得各

處累奏災傷其坐派物件數多乞勅光祿寺除供應

外其餘祇待等項量為撙節以紓民力臣等訪得內

府供應之數常居十分之九而祇待之數止得十分之一今止撙節祇待等項而不行撙節供應之數是

捨其大而圖其細雖有撙節之名而無撙節之實伏

望皇上感天變之累見而法先王之心念百姓之

難艱而務樽節之道其內外日逐供應除上用之外  
量爲樽節可省者省之可罷者罷之庶幾供應可給  
而無不足之虞民力可紓而無騷擾之患矣

六曰禁勢要之討田地夫分田制賦我朝稽古定法  
所以供國用而養天下之民也有官守者自有祿以  
養之豈可踰越而請求乎近年以來內外貴權之家  
往往挾勢不思民間沒官空閑田地俱是起科之數  
亦不思前項田地曾撥與民間既以納糧當差輒以  
朦朧奏討該部不行查審明白却乃依阿曲從徇情

撥與其下民因見奉旨欽撥莫敢誰何其間奏討五  
十頃而侵占一百頃者有之奏討一百頃而侵占二  
百頃者有之況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不過一頃以養  
八口之家而又納賦於其上今以一人而輒討百頃  
之田若夫討田地一則擾民一則害民產而討田計又不納糧當差是一人而坐享百頃之利其可  
乎哉自古開國勲臣亦不過食邑五十戶或一百戶

而已今其奏討者不可勝計且如武清侯石亨享祿  
千鍾尚稱喂馬艱難奏討田地開種草料及跟隨指  
揮人等求地蓋房及都督同知王汝才方陞任前職

祿非不厚却稱日食不敷。又奏討田地二處。又如百戶唐興奏討田地不下二三百頃。且唐興一家豈能盡種。詢訪其實多係在京奸詐之徒。投克家人名色。倚恃勢要。威逼侵占。害人肥己。所以怨則歸於朝廷。則則歸於奸詐。其他奏討田地者。難以枚舉。忍心逆理。莫此爲甚。乞勅該部。自正統年間以來。有等勢要官員。奏討田地者。逐一查出。差官前去踏勘。明白開奏。將於內田地。不係撥與之數。而擅侵占者。卽歸還於民。其果有功於朝廷。而撥與者。仍再酬酌。多不過五頃十頃。其餘悉撥與民。及軍餘承佃屯種。仍行禁約。如有仍前恃勢侵占於民者。治以重罪。如此庶使田地適均。而豪橫不得以兼併賦稅有徵。而下民均得以蒙其惠矣。

七曰。紆匠作以省民糧。仰惟 皇上嗣登大寶。乘輿服御。悉從儉約。宮室制度。不事華侈。臣等因有以知皇上節儉之心。卽大禹克儉克勤之心也。且內府宮殿。京都城垣。俱已完美。及製造軍器等項。近年各處解送。量不缺用。日逐工匠。止不過脩理損壞而已。况

各處水旱相仍。人民飢饉。京倉糧儲。空當撙節。照得在京軍匠等項。并各處輪班人匠。俱在京各衙門上工。月支糧米。動以數十萬計。然不急之務。既悉停罷。其住坐軍匠役。每名按月合無止令上工十日。其餘十日。聽其營生。供贍家口。該支月糧。量減分數。其輪班人匠。不支月糧者。亦當寬恤。該罰工者。暫免罰工。如此。則工作得以少紓。而公務自集。月糧不至虛費。而京儲自省矣。

八曰汰僧道去遊食。先儒有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甚矣遊食者爲國之蠹也。蓋一夫耕之。十人聚而食之。雖欲不飢。其可得乎。一婦蚕之。十人衣之。雖欲不寒。又可得乎。且京師天下之本。官吏軍匠等項。凡有執役之人。動以百萬。皆仰給於京儲。固不勝其費矣。今京城內外僧行道童等項。皆以請給度牒爲名。累年留京不去。或於寺觀安歇。或於人家借住。不下數萬。又有已給度牒而不回者。有托遊方而來此者。是皆不耕而食。不蚕而衣者也。雖曰朝廷未嘗給以糧餉。散以衣布。然其所服食者。皆軍民之衣糧也。蚕

食京師莫此爲甚。况此輩既無室家之憂。又無名役之擾。服夷狄之服。心禽獸之心。奸盜詐僞。又有不可

是時度僧何其多也

勝計。矧景泰二年。以度僧三萬有零。今歲復度。恐天下之民將半爲僧道。遊食者愈衆。而生財愈寡矣。其可乎哉。伏望 皇上念僧道之無益於事。懲遊食之有害於民。安令錦衣衛五城兵馬司於各寺院宮觀。除有度牒額設者不動外。其餘遊方掛塔等項。并無度牒僧道。悉皆驅遣出京。使之各回鄉里。還俗當差。如此庶能使民趨正業。而不流於異端之教。國無遊

食。而自得夫生財之道矣。

九曰。減冗食以節京儲。夫在京錢糧未易儲積。遠而水運。則有百餘里風波之險。近而陸運。則有千餘里負載之難。其間所納錢糧。或水旱災傷。而賠賍者有之。或因人拖欠。而累納者有之。勞苦萬狀。不可勝言。是錢糧之出。實生民之脂膏。其可不知撙節。量入爲出乎。自正統十四年以來。爲因京師缺兵。各處起取軍士前來。無非資其保邦而安天下也。今看得在京食糧。官軍固有。而不得用者亦多。自古兵不貴多。而

貴精。今或者以爲邊務方殷。正在用人之際。不可減省。說固然矣。使有名而無實。徒多而不精。則誠無益於事也。且如府軍前衛老幼軍。已蒙選取壯丁頂替。外其老疾之人。又不釋放寧家。仍復在京閑住。每月食糧三斗。未免虛費。况兵與食相爲依倚。以有限之錢糧。養無用之冗兵。則日見虛耗矣。查得京通二倉。放支官軍等項。本色俸糧。共該四百六十三萬五千九百有零。四季折俸銀。共該五十萬兩有餘。切詳前項歲田錢糧費用不少。見今各處災傷起。運京儲多。

告停免。及沙灣河決。今年漕運尤未可必。是誠不可不慮也。乞勅該部及總兵等官。將在京各衛官軍。通行嚴加揀選。精壯者不動外。其老弱不堪征操者。宐從該部計議。從長處置。量減俸糧。如此則兵得實用。而所食者寡。糧有所積。而京儲不乏矣。

十曰禁私役以清軍旅。夫兵者國之保障。所以勘禍亂而討不庭。所以威四夷而衛生民者也。爲之將帥者。要必訓練有方。撫綏有道。結其親上死長之心。作其赴敵決勝之氣。如此則有事之秋。必得其用矣。豈

宜私自占役以剝削之哉我祖宗舊制一軍不許私役一卒不許放閑律有常憲。皇上中興以來慮恐各官私役數多故自總兵等官以下定其名數撥與跟隨亦未嘗許其賣放辨納月錢而不行操練也。臣等訪得各營自總兵監鎗以下把總等項官員人等不體皇上之心不恤士卒之苦將原定撥與跟隨者盡數賣放却將在營操練者日逐跟隨又行占恡數多有七八十人者有一二百人者貧者隨操富者賣放不惟軍士被其剝削抑且朝廷虛費糧餉比

良復之人無下情應之名備以難子清火  
至差官點闌却行顧倩頂替以轉俱各數少雖蒙恩宥不加之罪然而玩法不悛者至今猶然且朝廷畜養軍士所以防外患也將帥訓練軍士所以精武藝也今既私役而放閑不使赴操而演武則軍士怠惰武藝不精卒有警急率之使戰豈能得其實用哉伏乞勅總兵以下等官如有私役軍士者悉皆退出俱赴操練原撥跟隨者亦以時操練不許賣放敢有仍前占恡不發雖一卒之少亦必治以重罪如此則軍不害而赴敵有必死之心糧不虛費而國家得實用



之益矣

十一曰嚴開中以實邊儲切照戶部榜文不分軍民官校之家許於口外缺糧倉分開中淮浙長蘆運司引鹽無非欲廣邊儲以供軍餉豈期貪利之徒不以邊儲爲重奸詐百出未奉明文開中預令家人伴當將帶銀兩到於口外各城堡糴買糧料堆積在倉却乃虛捏情詞告稱遠運艱難伺候日久及至中納正中淮鹽其長蘆浙鹽停滯不中迂延歲月又乞減去斗頭纔方出納臣等詢訪其由中間多是在總頭且

及在京權豪之家倚勢爲奸其上納糧料既不着實裝運往往就彼買納至使邊儲湧貴軍民告艱今後凡遇開中合無將淮浙長蘆三處引鹽量爲品搭不許獨中淮鹽若全中長蘆浙鹽者聽其所納鹽米務要腹里各處裝運到於居庸關收根主事處從實報數驗米出關不許止帶輕齋仍就彼處糴買行令總督邊儲并管糧叅政等官及巡按御史設法關防倘有仍前往於口外地方預買聽候開中者許諸人許告根料卽進入官不與支鹽如此則豪強知警而不

容以售奸。邊儲充實而不至於缺乏矣。

十二曰、慎刑獄以導和氣。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又曰、罰懲非死、人極於病、是刑不可以不慎也。惟皇上自御極以來、屢勅法司、詳慎刑獄、以洽好生之思、但爲法司者、罔體此心、惟務深刻、或任好惡、或避嫌疑、或執原詞、或拘成案、不審情犯虛實、但知希指迎合、如 聖旨批法司辦理者、卽與之辦理、罪雖怙終而必宥、批法司知道者、多立案不行、情雖可矜而莫伸、又有當行勘者、不與之行勘、當提對者、不與之

提對、獄囚淹禁經年、文案屢歲不清、如此抱負不平、陳情懇訴、少者不下十有餘次、多者不下二十餘次、罪終莫逃、積憤含冤、甚傷和氣、如蒙乞勅法司今後一應在監罪囚、務要推情鞠問、詳審重輕、不許任意徇情、鍛鍊成獄、有奉欽依法司知道、其間情有可矜疑、卽與辨理、該提對者、卽與提對、該行勘者、卽與行勘、毋一槩立案不行、視爲泛常、如是則刑罰得中人無冤抑、庶可以弭災異而導和氣矣。

十三曰、省班匠以紓民力。照得天下各色輪班人匠、

多是災傷之民。富足者百無一二。艱難者丁常八九。及輪班之時。典賣田地子女。揭借銀兩絹布。及至京買囑作頭人等。代爲應答。多者賣放。或私下占役。而辨納月錢者。甚至無錢使用。與人傭工乞食者。求其看役上工者。甚少有當班之名。而無當班之實。况今管建造作之事。比之永樂年間。十不及一。工作既少。人匠實多。如蒙乞勅工部。將前項輪班人匠。二年一班者。改作四年一班。三年一班者。改作六年一班。其見當失班罰班者。悉與除免。止當正班。待其年豐稔熟之時。遇有興作。量爲起取。照舊上工。如此則工作庶可不悞。人力亦得寬紓矣。

十四日。撥吏役以疏壅滯。看得在京各衙門執事吏典。皆各布政司大小衙門兩考給由到部。不下數萬。有辨事二三年。而不得實撥者。有辨事一年半之上。而卽得實撥者。查得洪武永樂年間事例。州縣吏典。俱與都布按三司吏典相兼。於五府六部叅撥。近止將三司吏典。及府典吏。撥與府部。而縣司吏典。止於衛所倉場內撥。克當該。雖府部有缺。亦不行取撥。所

以壅滯於下，率多嗟怨，其中吏典，又有前考內犯罪名者，給由之時，原籍官司，俱已查考明白，咨送前來，該部不行准信，仍行於原籍官司查勘，有守候一二之上，而回文不到者，又貧窮艱難，不能生活，及人物鄙猥，寫字粗拙等項，不可枚舉，乞勅該部將前項吏典，照依舊制叅撥，有過名而無贓罪者，只憑伊原來咨文，不必展轉查考，積久留難，其於人物鄙猥等項，不堪實撥者，准其告回原籍爲民，如此則法例一而不偏，人心服而不怨矣。

十五日，減科派以甦民困，照得內府衙門一應買辦物料，雖稱年例不可減免，然當因緩急之空，量加寬恤之惠，且如油椿、槐木、石磨等件，例該一年一換，坐派直隸、河南等處買辦所司，以內府所用之物，不分地里遠近，價值高低，務令小民遍處尋買，雖油椿一木之微，計其買辦完備，而費銀不下二三百兩，臣等切惟油椿、石磨，皆堅固之物，非用之一年可壞者，必欲一年一換，其實勞民傷財，况今各處水旱災傷，民不聊生，艱難困苦，不可勝言，合無將前項油椿等

件或三五年一換。仍將景泰四年以前拖欠未完者悉與停免。如此則供用不至妄費。而民力亦得以少甦矣。

十六日驅民害以安善良。切見各處司府州縣額設皂隸弓兵等項俱要一年一換。不許久占衙門把持官府。係是舊例。照今巡撫鎮守內外官員跟隨皂隸門子軍牢人等有係富豪大戶。夤克躲避差役者。有係殷實壯軍。投托影射。差操者跟隨情熟積年不替。遂至狐假虎威。欺凌有司。需索錢物。透漏事情。甚者

說事過錢。誑賺局騙人財物件。作弊多端。難以悉數。其被害之人。負屈含冤。莫敢控訴。乞勅該部行移各處巡撫鎮守官員將跟隨門子皂隸。照例一年一換。多不許過十名。俱要行移本處布政司轉行各府州縣。於相應人戶僉點其衛所軍丁軍人俱發原伍。差操不許巧立名色跟隨害人。如有仍前占愆不發。不從有司僉替者。並聽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從公劾奏治罪。如此則民害驅除而良善獲安矣。

十七日惜柴薪以節民勞。查得供用柴炭先於易州

山置廠採運後將廠那移地方不一近日方轉往真定靈壽等縣山場採運臣等切照易州去京不過百里真定靈壽等處到京七百餘里實路途窵遠加倍於易州日用柴炭不減於舊額因廠遠以致拖欠數多况今多有被災去處人夫缺乏逃移不下萬餘若不量爲從寬寬減實是累迫人難乞將山廠仍舊那於易州就近採運便益或將供用及各寺觀等處該用柴炭量爲減省愛惜以甦民困

十八日省重役以恤人難照得軍政民匠先因營造將各處班匠見丁起取赴京工役後因迯回充軍隨改民匠常川上工一戶見當二三名者有之三四名者有之既當常工人民匠又當該季班匠以致重役靠損人難常工者經年迯去不來上工轉班者累次拖欠不見當班雖有其名朝廷不得實用乞將此等人匠減去班匠止當常工人匠或二三名者止當一名庶民不重困而官得實用矣

十九日清軍政以通下情照得天下衛所指揮千百戶總小旗各因父祖或身自劾勞陞授前項職役後

爲年老事故等項各有兒男弟侄俱該衛所官吏保勘明白送部襲替職役中間或有字樣差訛事情無碍該部亦行駁回照勘二三次者有之五六次者有之似此淹延日久負累人難及天下衛所軍或回鄉貫差錯或被里書人等挾讐妄指或被衛所妄報坐勾或因爲事克軍於例止終本身或因調衛而姓名未曾開豁該管衛所一槩發冊清勾有司并里書人等不與照例辨明回覆却又朦朧起解似此之類往往赴京告訴該部俱各立案不行以致冤抑無申乞

勅該部遇有前項官旗襲替職役文書不係緊關字

不但軍職襲替凡行文皆然

樣差錯事無規避者卽與襲替其有軍役鄉貫差錯

姓名相同果被誣指妄報并例該止終本身等項查

理明白卽與分豁其挾讐妄報誣指之人務要究治

毋容作弊如此則軍政無不清而下情無所抑矣

二十日省造作以革奸弊近者內外諸司不分事務

大小輕重可否一槩具奏俱要修造此盖有等無知

官吏人等專一要得管捫人匠夫工收放物料以爲

乘時射利之計豈有一毫爲國恤民之念且如南京

等處衙門節奉修理臣等看得 孝陵太廟二處係緊要去處固不可缺其餘俱可暫停且今各處水旱相仍良多疲弊抑且近年抽分在官木料欠少動經造作輒要於民間買辦况土木之興傷財勞衆不可勝計若有不得已而修造者必須會官議擬行移該部并該衙門相勘的確應否修造及查在官有無物料可勾應用明白回奏方許興工如此則修造有常而民不勞官府有規而弊不生矣。

議賜也先勅書稱號疏

切見也先遣使入貢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 陛下以也先素無可汗之號回賜勅書難于稱呼乃命多官會議其爲安內攘外慮也至矣臣等切惟中國之病戎狄其來久矣而戎狄之背逆天道則未有如也先之甚者也向者率犬羊之醜類卽害骸於土木邀留 上皇車駕舉衆入寇京師誠國家不共戴天之讐所當枕戈嘗膽思所必報者也仰賴 皇上嗣位中興威德並立選將練兵志雪國耻而逆賊也先亦知畏威懷德悔過向化奉送 上皇還京累遣部落



入貢。陛下洪天地之量與其自新然而狼子野心  
譎詐萬狀包藏兇禍無有紀極既而自殺其主又卽  
遣使來報使其不畏天道不顧醜類之誅不惧中國  
之討卽稱可汗亦孰得而禁之哉彼也先之不敢輒  
稱可汗而姑遣使于我者將覘中國之能謀其罪否  
爾雖曰王者不治夷狄而弑主之賊豈可復加遜詞  
厚禮與之通問交好乎哉於斯時也召其使於庭下  
數也先以大逆不道之罪却其所貢方物而并遣之  
斷其往來之使絕其款塞之請內告藩鎮外告諸番

聲其罪惡而致討之則也先雖狡黠亦將斂手退避  
而不敢大肆厥志矣惜乎當時失此之舉回循委靡  
以至于今今日曰兵食未足姑徇夷情明日曰兵食  
未足姑從其請是以逆賊驕恣今次遣使來貢稱可  
汗以自尊竊胡元之故號雖以入貢爲名其包藏圖  
大之心窺覘虛實之意隱然可見今復失之而不圖  
則後日之禍將有不可勝言者爲今之計若賜以勅  
書而稱爲可汗則長逆賊之志而謂中國無人反示  
弱於夷狄若稱其故號爲太師恐激犬羊之怒而得

藉此生釁。以貽患于邊境。莫若待以常禮。而賜勅與其來使。令之歸語也。先而諭以華夏夷狄之分。順逆吉凶之道。庶幾不失國體之尊。抑亦可以示強于夷狄。必謂中國有人。而不敢輕視我也。今之謙者。乃以可汗爲酋長之稱。隨唐以來。夷狄之常號。欲徇彼俗。稱爲瓦剌。可汗。稽之於史。謂夷狄之稱。可汗。猶中華之稱皇帝也。此唐之時。四夷君長。亦稱我太宗爲天可汗也。由是觀之。則可汗之號。豈可加於逆賊也。先乎。若曰。不稱其爲可汗。則必召致邊釁。理固然矣。

借使稱之。而復有他求。不已。邊釁亦生。又將如之何哉。且如往年也。先亦嘗索我中國遣使。群議紛然。亦皆以爲不遣使。則釁從此生。賴陛下剛明斷然。不遣則我之強弱虛實。彼不可得而知。數年以來。邊境以寧。故臣等愚昧。以爲今若不稱其爲可汗。則彼或入寇。猶可暴白其僭逆之罪於天下。而揭告于神明。以恭行天討。天下之人。亦知其爲逆賊。而有共討之心焉。若遽然稱之。則是陛下亦與之矣。又將何以號召天下義士。以共事乎。竊惟皇上中興臨御。以

來。五年于茲。凡百軍國重務。皆托大臣爲腹心。咨詢之而後行。自古君臣際遇之盛。倚托之重。信任之專。未有加于此也。奈何在廷大臣。罔思付托之重。徒徇苟安于目前。使其皆知以身殉國。仰圖報稱。皆有效死之心。而不爲身家之謀。又何患區區逆賊也。先之不懷服哉。況今日兵甲車馬。非不足也。糧餉非不充也。人才非不有也。紀綱非不備也。時有可爲而不爲。勢有可強而不強。乃退縮委靡如是。謂之不負。陛下委任可乎。伏望陛下俯察臣等千慮一得之

愚。乞付廷議。而折衷之。要必事歸于至當。毋致見輕於夷狄。務使竭忠誠。以保久國家。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

皇明經世文編

林莊敏疏

卷一

平露堂





卷之十一

卷之一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執子

萃亭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尙

選輯

吳祖錫佩遠參閱

項襄毅公集

疏

項忠

邊關缺軍防守事

邊關防守

查得成化十一年正月內該鄧亨奏稱本關官軍數  
少要將腹裏指揮馬麟等官軍調取防禦兵部奏行



鎮守代州等處都督僉事劉寬等、公同布按二司分  
巡分守等官勘酌賊情事勢十分緊急、徑自調用、後  
因地方稍寧、前項官軍一向在於山西操習聽用、不  
曾調取、又查得本年五月內、該欽差刑部左侍郎杜  
銘爲照虜賊在於迤北地方住牧、偏頭老營等堡切  
近邊境、從宜處置、暫將代州馬步官軍選撥六百員  
名、寧武關四百員名、偏頭關馬隊官軍五百員名前  
去、與見在官軍相兼防守、候賊情寧息、仍回原操處  
所、依舊輪班操備、成化十二年正月內、臣照得黃河

冰解、賊情寧息、照依原行事理、行移左侍郎杜銘知  
會、將前調去防守官軍取回、照舊操守外、臣等計議  
得偏頭關設在保德州迤北、西隣延綏河套、東連大  
同朔漠、北衝東勝一帶、先年達賊累曾在於本關地  
方出沒搶掠、最爲極邊要害處所、武寧關設在朔州  
西南、其地名野豬溝、搭達沐河等處、俱在本關西北  
相去一百六十里、與偏頭關老營堡地方比肩聯絡  
正與煖會口要路相連、先年達賊節從前項地方入  
境搶掠、觀其城池似乎偏僻、窺其地方其實衝要、代

州鴈門關西抵寧武偏頭。東連紫荆倒馬。逼近朔州威遠。爲京畿之藩籬。作山西之屏障。自正統景泰年間以來。達賊節從鴈門關東茹越等口入寇。直至忻州繁峙五臺等州縣殺虜人畜。考之郡志亦云外繞群山中。開平壤。自古戰守之區。論之目前。則偏頭寧武地方之要害。相爲甲乙。圖之深遠。則代州鴈門關隘之緊關。尤當注意。查得偏頭關原有常操。并夏班輪操官軍土兵五千六百七十三員名。即今逃故等項八百三十員名。見在止存四千八百四十三員名。

代州鴈門關原有常操。并夏班輪操官軍餘舍餘民壯六千九百五十二員名。即今逃故等項三千三百三十三員名。見在止存三千六百一十九員名。寧武關原無常操官軍。原有夏班輪操官軍民壯三千二百六十七員名。即今逃故等項一千五百八十三員名。見在止存一千六百八十四員名。除分守各營堡各隘口墩臺哨瞭等項外。三次見操官軍。委實俱各數少。守戰不敷。又查得先年巡撫都御史李侃奏調山西都司所屬各衛所舍餘三千名。分撥三關。與官

軍併力防守。近者又被山西都司都指揮僉事江湧

邊將各以本境

要害爭執

故操守官軍去留無定

奏討，俱各放回原衛所訖。即目三關兵勢比之往年

減去十之四五。况今北虜部落日衆，勢漸猖獗，奸謀詭計，最爲難料。若不添兵防禦，倘若大舉侵犯，各關兵力寡少，未免悞事。臣等查訪得山西都司所屬各衛所屯田子粒辦納柴炭局料等項，與空閑遞年清解到新軍，并遠方不服水土，願告附近衛所帶操旗軍數多，又有各關原操軍士，畏怕備邊艱辛，往往托故投作各衛所守備操練等項，名色隱占，徒費糧餉。

不得實用。如蒙乞勅兵部計議轉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公同都按二司掌印官員，將前項旗軍，盡數查出，挑選殷實精壯者一千二百名，給與盔甲弓箭器械，選委的當官員管領，與指揮馬麟等官軍三百員名，定爲冬夏兩班，分撥偏頭關老營堡，并寧武關土棚堡，與舊有官軍併力防守。將代州寧武等關先前調撥老營等堡防守官軍，照依刑部左侍郎杜銘原議，仍回原操處所，輪班操備。今後各官遇有賊情，仍照兵部先次議行事理，彼此馳報，互相發兵應援。如



此則旗軍不致隱射曠役。邊方得以有備無患。等因。照得偏頭鴈門寧武三關地方原有額設帶操輪班官軍民壯防守。偏頭關最爲緊要。寧武關次之。鴈門又次之。但山川聯絡。烽火接連。一處有警。彼此皆懼。所以各該鎮守守備官員。凡遇冬之際。不問地方緩急。事勢輕重。一槩奏討添兵。互相爭執。地方緊要。此實積年通患。今照各官前項議擬。要將山西都司所屬衛所屯田雜差。與空閑及解到新軍帶操等項旗軍。盡數查出。調撥各關操守。於備邊之計。固爲利

益。但腹裏城池十分空虛。盜賊起於不測。將何調度。必須設法巡修。庶幾事體允當。合無行移都察院轉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公同都布按三司掌印官員。從公勘議。前項邊關地方。事勢孰爲緩急。輕重。各關原設常操官軍若干。備禦官軍民壯輪班操守若干。見在差撥本官。各該城堡墩臺若干。守城操練若干。無事之日。可否勾用。有警之日。作何定議。及勘偏頭關先因警急。調取代州寧武官軍防禦。即今有無見在。應否發回原鎮操守。其山西都司所屬衛所屯田。

雜差守城等項官軍，有無多餘空閑，指揮馬麟等所領三百官軍，原屬何處管束，見在何處差操，應否調去，何處邊關守備，逐一勘議處置，停當，作急回奏。

處置地方事

遷移鞏慶二府郡王

竊惟陝西乃關中重地，屯駐軍民，比之別處，數常加倍。本處額徵稅糧馬草子粒有限，供給不前，每年戶部送江南諸處折糧銀十萬兩，河南送大布十萬疋，前來輾用，僅敷支持，未見克足。一遇邊方有警，奏開鹽糧等項，緩不及事，未免動勞軍民。見丁儉運糧草

父去子來，車摧牛斃，苦不可言。臣等會勘得平涼鞏慶二府及寧夏慶府二處郡王，極臨邊境，宗支繁盛，儀賓數多，因城池窄狹，府地無處可容，不免終要分析。見今歲用祿米，該五萬二千六百餘石，又有護衛儀衛司群牧所長史司等衙門旗校人等俸糧，不在此數。二府轉輸腹裏糧儲，因是路遠，每一石約有二三倍之費，人民實難供給。查得往年該陝西巡撫官建言，要將各處郡王府，照依山西晉王代王二府郡王事例，那移腹裏地方。該禮部奏候豐年另行議奏定奪。

緣陝西人民邊運困苦已極。如使早量遷移人民歲邊地腹裏祿米多寡一也而腹裏得省轉運之費免萬石。轉運則受恩多矣。若待豐年議奏定奪。公文展轉事終難成。如蒙乞勅禮部奏行各府長史司各教授啓王自陳該部仍擇腹裏迤南見有府地及水次便益易於供給去處奏請遷移就祿益厚親親且將存省陝西稅糧以供邊儲以固邦本計其遷國之費不及一年之供實為便益。

改徒犯克本省疏

徒犯克本省

廣東官吏軍民罪當立功瞭哨者例發廣西沿邊今

本省海島山獍所在蜂起乏人戰守且東西相距千里而遙戍者多懷故土避難亡歸即赴廣西亦鮮實用乞循浙福例定發本省雷廉高肇等處沿邊為便

止濟師疏

止濟師

此討滿四時事

臣蒙勅諭慮恐官軍數少今臣所調各衛軍土軍京

軍及募義勇共三萬三千四百四十六員名已足滅

此言不須遣京軍與關臣所議同也

賊况秋深天寒若再調京邊各軍非惟路途往復勞

苦萬狀而冬初河凍賊得遠遁虜且入套邊軍斷難

久留今擇九月十九日聚軍申令臣督帥諸將分領

而進近巢而屯烽炮務必相接聲勢務必相應至期又各隨機應變務收萬全之功。

改固原衛建西安所及更守備疏

改建衛所

固原地方延袤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蕃多內為土達巢穴外為北虜出沒守城惟一千戶所軍少勢孤是

石城者滿四所據

以滿四陸梁捍禦無策石城北有西安廢城相距三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宜改所為衛而廢城則添一所留陝屬清出湖貴赤水銅鼓二衛勾解軍丁三千餘免發瘴癘之鄉以一千實新所以二千實新衛成

守兩便又守備固原指揮同知馮傑與平涼諸衛職位相埒威令不行陝西都指揮僉事樊盛才力可用以聯姻秦府帶俸聞任然隔府第三百里外者例不拘今固原去府不啻千里乞令代傑守備

請平糶疏

平糶

今畿輔災深民居蕩析雖蒙皇上發粟賑濟然流移道路困苦萬狀目今尚可苟延旦夕若薄冬臨春青黃不接必難堪命非早為區處設有不虞即峻法嚴繩傾廩徧救亦緩不及事請廣施糶賣之術如宋

紹興五年斗米千錢時。參政孟庾。戶部尚書章誼。請按原價。大出陳廩。每升止如前二十五文。既濟軍民。次年米賤。令諸路以錢收糴。復多贏羨。載在史冊。足為明驗。今天津涿薊通等倉。并水次官糧。動稱萬計。乞勅戶部。令各司屬會計足支來歲。夏初官軍俸糧外。所餘糧米豆麥。俱自今十一月始。各委州邑正官。按月糴米三千石。每石五錢。麥減一錢。豆減一錢五分。凡糴至二石。至來歲三月止。糧少者許就近糧多部優六。如公請而價則加所定者一分。之倉。多糴笑補。其勸借般運接濟者。不在此數。候麥

熟米賤。即以所易銀布。月准官軍買糧。自給其貧無糴者。仍驗口賑濟。

報捷疏

荆襄流寇

亦以土廣人稀。恐潛聚作過。故禁幽不許入也。若論荆襄地連數省。川陵延蔓。環數千里。山深地廣。易為久安之計。須招徠。流入分。立州縣以治之。

屯聚。自洪武初。高皇帝命申國公鄧愈。芟平之後。

禁無人入。永樂迄今。所在流移。歲集月聚。無慮百萬。今臣奉勅撫捕。其有貫址姓氏者。謹依詔旨。省諭遣散。出山復業。陸續共九十三萬八千餘人。其餘混處賊巢。無籍檢查。四散奔走。出山者又莫知其數。其賊

首小王洪有衆五百屯鈞州

今改禹州

龍潭溝李鬍子有

衆六百屯竹山官渡臣督土漢官軍分道鵬剿首擒二賊餘多散亡斬首一千二百五十二級俘獲黨與族屬二萬八千九百三十二名口欲槩行戮恐傷至仁議欲戶選壯丁一人克戍湖廣邊衛計可得軍五千并族屬附籍收管給田屯種庶恩威並濟反側永安矣

善後十事疏

并襄善後

一荊州襄陽河南南陽西安漢中夔州七郡所屬州

邑在山谷中者三十三介山地間者十四國初禁不許入自禁弛致流民嘯聚今奉命留其已附籍者盡逐其未附籍者恐班師後嘯聚如故昔英宗皇帝嘗命處置流民今宜申明榜諭凡已獲業者復其家三年悉蠲公私逋負其再入前禁山者執付三司枷示一月全家謫戍爲逋逃主者民編口外軍調邊衛所司容隱者按多寡而輕重罪之里老鄰佑連坐在逃軍匠囚徒戍邊衛一河南之盧嵩永寧內鄉浙水鎮平陝西之商洛金洵湖廣之鄖均上津諸境山

多礦故流民以竊礦聚。巡礦官吏莫敢誰何至交通以分利宜嚴礦禁。凡竊者枷三月戍邊衛官吏故縱者連坐。一南漳縣之石門穀城縣之高頭山鄖縣之南門竹山縣之土官渡四莊坪。遠安縣之南襄城內鄉縣之順陽堡。浙川縣之荆子口黃鎖裏嵩縣之下陽堡馬槽洞洵陽縣之白石河凡十二。皆通行要口臣已築堡分兵守之。堡二百人黃鎖裏尤要益以一百人。每二堡委一指揮提督屬河南者都指揮李瑾統之屬湖廣者都指揮柴政統之。又南漳縣之金

廟坪方家堰均州之黑火廟光化縣之左旗營歸州之興山遠安縣之金竹坪浙川縣之花園頭嵩縣之沒大嶺凡八亦皆要口已各立巡檢司。乞銓官鑄印令各郡僉弓兵巡詰。一竹山縣城孤民寡壤接洵商大寧正流賊往來之襟喉屯聚之巢穴宜設一千戶所分調襄陽衛軍二百遠安所軍三百選三正副千戶五百戶創立公署以時操練其官軍家屬授以無稅田自耕食三年後輸子粒。一漢西郡屬商洵鎮藍金州與四郡鄰而陝民近以輸運苦倍他所不

嚴禁約、必越界起患、今漢中副 梁覲、職專撫民、都指揮吳榮、職專緝盜、乞令覲兼理西安屬邑、及江漢要津、令榮往來防禦、凡流民不得過渡、竊礦犯者、懲如例、其夔州府大昌等縣、亦鄰荆襄、宜行四川鎮巡官一體防宐。一 所留惟襄陽衛備禦清浪廣西二班戍卒、及荊州三衛、襄陽一衛漕卒、凡四千九百餘員名、自守堡外、餘三千、并舍餘六百、指揮謝玉領之、荊州三衛舍餘一千五百、指揮張高領之、南陽衛舍餘一千五百、指揮王勇領之、與新設各堡聲勢相助、

以禁遏進山流民、其衛官分屬柴政李瑾、各聽撫民官點閱、前遣官軍、仍勅督運管屯鎮守官提督。一 近增分守叅將王信、守備都指揮李震、提督指揮王勇、張高、并州縣撫民同知縣丞、及新立興山縣止一里、今流賊已平、分守守備皆宜取回、而撫民官興山縣俱宜裁革。一 荆襄德安三郡、舊屬巡撫楊璿、叅將王信統轄、然湖廣既有巡撫吳琛、去荆襄非遠、而總兵李震亦嘗往來其地、以是統體紊亂、事機牽制、諸司艱於遵守、乞令湖廣撫鎮官、仍督守巡撫民官、



嚴杜流民竄掠南陽，仍令河南三司守巡官防究。一湖廣叅議段慎，副使余洵，河南叅政孫洪，僉事顧浩，俱奉專勅撫民緝盜，然荆襄南陽河南四府流民，俱盤據山谷，視漢陽汝寧尤難。乞行嚴禁流民，不許入山，仍時巡房竹嵩浙及新建司堡防遏。有便宜則奏聞區處，誤事聽撫按糾舉。一自鄉都老戶，原種土田外，凡流民所棄平川土地，務令府縣官吏履畝檢查，洪武初原額稅糧分授主戶，丁多及田少之家，承佃補納。若山谷新墾田稅舊應禁者，俱與開豁，仍禁官軍不得妄稱拋荒，占爲屯田。及王官府莊，違者重究。

撫流民疏

被言自辯

流賊嘯聚山谷，百五十餘萬，自宣德至今四十餘年，屢命尚書白圭、都御史王恕、楊璿，經畧安撫，雖嘗移文散遣，奈有司虛文勘報，實無一人還鄉，由是日聚月猖，蝟起行劫，先之以劉千斤石和尚王彪，繼之以李鬍子小王洪王安，抗殺官軍，燬掠城郭，鎮巡等官調發官軍，動數十萬，接踵敗衄，荆襄騷擾甚於楊么。

伏蒙 皇上錄及庸才，勅臣總督軍務，前往撫剿，受命以來，夙夜皇皇，懼悚厥職，幸而 帝德 敷天威

遠震，况荆襄與陝聯屬，而寇黨熟臣威信，故臣初宣

抚降賊人須任有威信大臣

恩榜，流民已有將散之勢，方整軍容，強賊亦有可平

之機，乃被叅將王信、千戶吳綬鼓煽浮言，沮壞臣事，

臣具本奏劾蒙 皇上洞察其姦，取回不用，浮言漸

息，流民頓悟，兩月之間，散出復業者九十三萬餘人，

賊見民散難遏，遂攜餘黨入藏深山，仍行劫掠，僉謂

怙終，法當剿蕩，臣猶以安撫為心，仍行招諭，又散出

者五十一萬有奇，餘黨猶負固不出，然後入剿，夫莫

非民也，劫掠人財，故謂之賊，今衆至百五十萬，結成

巨黨，殺傷官軍，據法皆當剿者，設使如前，負固不出，

將姑息而坐視其反邪，今臣以口舌代斧鉞，盡行撫

存，而一百五十餘萬之中，斬首止二千一百七十五

人，克戍止一萬二百四十三人，押發止四萬八千七

百九十二人，今乃謂殺戮太過，何歟，臣總督軍務，實

功首罪魁之官，使不殄絕逆黨，而養成大患，則臣殺

身亡家之禍，誰則當之，臣秉誠報國，不顧勞怨，豈敢

不仁不忠爲是殘殺哉。惟臣才識膚淺不達時宜處置顛倒致干廷論特懇天恩早賜放歸田里以消物議以弭天災。

撫流民疏

被言自辯

臣忠肅將天威克平逋寇不意媚疾流言仰竇宸聽今廷臣之所指兵科之所糾兵部之所叅駁大率謂臣以流寓良民作盜賊俘獻京以無罪編民作從賊謫戍邊以久居僑民作無籍逐還鄉至謂祛殺慘酷甚於夷狄彗出旱傷皆臣所致又謂奏報與功冊級

數不符不宜陞賞臣若不辯何由自明竊惟荆襄自劉千斤石和尚王彪就擒而後有李鬍子王洪燃燼煽禍千百成群遠近荼毒今臣奉命總師與李震等督兵悉捕僅俘百餘詣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子而法司聽其翻異不知前巡撫楊璿叅將王信等屢奏猖獗難禦者誰邪其餘賊黨不忍濫誅簡其丁壯謫發邊戍而家屬從之非無罪者流民附籍百無一二如光化縣陳長子籍雖有之然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一千餘衆爭鬪劫殺無日無之可以久

居之故不遣乎。若非近山州縣則固仍其附籍而未

嘗遣也。臣始因嘯聚揭榜論之謂荆襄山中已殺數

兵法固。有之。中。朝。口。語。乃。從。此。而。滋。矣。

千。蓋張虛聲怵之使解散耳。彼時原屬烏有。今計殺

傷囚繫死者實不過千。較昨討劉千斤擒殺至數十

萬者何如哉。科臣乃謂慘於夷狄而致彗出旱傷亦

誠厚誣矣。軍中報捷初未及詳斬獲的數每多冒濫

其後核功定籍百不存一。雖擒李鬍子于洪輩以將

士爭邀首功。臣皆革去不錄。如功少報多敢曰無弊

今報止一百二十餘級。反加參駁奚以服人。且兵部

尚書白圭亦嘗親蒞此地親任此事矣。今日之舉乃

圭往日之遺患也。若以今日之功不宜陞賞則往擒

劉千斤尚遺後患。而得高擢厚賞者。蓋亦少思乎。今

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謫戍賊黨一萬二百

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千餘。四省境內帖然安矣。先

時中外皆慮荆襄禍患。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言

沸騰。反以臣爲口實。管馬援征南蒙薏苡之謗。鄧艾

伐蜀來檻卓之徵。非惟功不見錄。反致身且不保。今

幸遭 聖明不加罪譴。伏乞投閒賜臣致仕。以終天

年以謝人口

請防甘肅屬夷疏

防甘肅屬夷

諸夷寄居甘肅久矣。但所在千計，反側不常。雖命都督李文通政劉文赴彼鎮撫，恐不克濟。近諜報瓦喇、卍占帖木兒擁衆，駐近哈密，糾合速檀阿力大舉搶掠。恐諸夷多復內應。又土魯番差至使臣哈只馬哈麻等，密議欲偵中國情形，盜北虜馬駝，逃歸勾速檀阿力人犯，且潛藏軍器，謀焚草場。甘肅即有鎮撫，而各位稍輕，未足懾服安輯。宜別推武職重臣，才望素著，熟知邊務者，馳會酌處。

會覆監察御史薛爲學防邊疏

防邊

十二團營，近以會選馬步銳卒三萬，馬一萬五千匹。遇薊鎮告急，即刻啓行。宜令戶部會計草料，量預支給。又居庸以東關隘甚多，雖頻年修築，而遇雨輒傾。守備各官，私役戍卒，佃作自疲。宜令鎮巡官嚴督官軍，凡關隘頽缺者，亟修築之。私役戍卒者，嚴執治之。又鹿角榨，乃今軍中所時用者，偏箱車，但宜於平原曠野，不利於涉險乘危。宜令工部如式製造，試可然。

後用又宣大獨石龍門并朔代偏頭寧前開原遼陽俱臨邊境虜自去歲進貢遠離邊牆奸謀叵測沿邊將官多擁兵自衛互相推託宜令各鎮巡總兵定議此得邊鎮布置連絡之宜如偏頭有警延綏東路大同西路雖非統屬必須策應朔代有警偏寧南路宣府中路雖非管攝隨當掩襲宣大遼左有警本處左右前後副參遊守互相邀截即將出援官軍總數及將官職名星馳奏聞其他近朔代如繁興岢嵐諸邑近道陽如海蓋金復諸州恐虜糾三衛竊掠未遂必駐營要地散入各境宜令

一體隄備嚴督訓練庶免後艱。

覆寢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賓造戰車疏 造戰車

臣嘗督撫陝西竊見彼處收蓄兵車數千輛及在京團營定襄伯郭登嘗製小車二千五百輛俱日久毀廢今賓復計及此但宿將邊臣彼此異見謂車不可車戰利害不能一說定之大約利于持固而不利于用則古如柔然侵魏而太武并征騎兵十萬車十五萬輛致柔然怖不敢南突厥寇唐而太宗遣諸將皆御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為方陣屢見大捷是車誠可用矣然唐房琯效春秋戰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

之行至陳濤斜。被賊縱焚。十萬義軍。死亡殆盡。宋神宗因契丹入寇。取兩河民車為備。沈括以車行甚滯。日可二三十里。若被雨雪。跬步難前。斷不可用。今將士終歲操習。自永樂至今。止馬步相參。校閱騎射。不習車戰。恐一旦拂其所素習。強其所不能。臨期應用。違誤非便。乞如賓言。遣御史及該部督工。如式先置車榨各十。送赴教塲。仍令賓會同內外團營。驗其規制。何以馳驅。如虜輕騎剽掠。何以追襲。如虜阨險。邀遮。何以迎遏。閤關奇正之妙。推挽進退之畧。俱要講

明。俟車製成。日以聞。

請覈分守肅州鎮夷參將劉晟處哈密疏

議處哈密

據參將劉晟議得。苦谷降夷七克力。指揮脫脫不花等。計窮托處。原非本心。求索無厭。輒生離間。頃有同居哈密夷人。傳報其將乘入貢。出投北虜。今果請朝貢。使狡計得行。貽患匪細。若因其入京。安置內地。庶寢奸謀。且靖邊患。到部議得。七克力自來降。到今未聞叛逆。若止信傳報。遽即拘留。恐他番聞之。各生疑畏。然狼子野心。自不可測。宜勅甘肅鎮巡官。拘集哈

降夷在苦峪者邊臣憂欲移之

不可得然在內地久亦無他志也

密留邊使人令通事逐一譯審其各酋部落在苦谷出入往來有無和睦也克力的否離間若晟所奏果皆虛詞仍令如舊安集不然即具奏處畫

弭災六事疏

因災修政

一南京爲朝廷根本今災異屢見恐有奸人竊發宜行守備叅贊官嚴加防守撫恤軍民盤詰姦宄凡門禁之啓閉以時軍馬之操習有節及操江船隻俱當點視修補其餘利弊當興革者與南京府部堂上并科道官速計以聞一荆襄流民尚多萬一嘯聚爲

患不測宜行撫按官於附籍者多方存恤俾安生業新至者各給口糧遣還原籍不得槩留一陝西三邊宜用舊例令文職大臣名位隆重諳練軍務者假以便宜使總副叅遊三司等官選補軍馬儲蓄芻糧繕治兵甲以至城池關隘墩臺營寨一一修葺以防不虞自都指揮以下不法及不勝任者許其寃治臣忠與左都御史王越右都御史余子俊俱曾總督陝西軍務乞簡命一人賜勅以行一各處災傷下班官軍不能赴操者憚於罰班愈加逡竄宜自今五月



十五日以前暫免罰班。止補該班月日。仍將一切工役暫令停止。一神機營官軍缺少。成化十一年。武清侯趙輔曾奏。止有旗軍二百七十二名。差操不乞暫停操。本部奏查官軍食糧名數。一向因循。未見增補。宜行豐城侯李勇。定西侯蔣琬。按成化初年多數。嚴加清理。不許仍前虛應。一軍民利病多端。行鎮巡官速議興革事宜申奏。

記

涇陽廣惠渠記

重修涇陽渠

書載六府。以水爲先。渠堰之修正。欲興水利。以足民食。故予於鄭白渠。不得不因其壞。而謀衆重修。加意而開廣之也。按志。鄭白渠。在涇陽縣北七十里。仲山下。原有古跡。洪堰一所。分閘涇水。以溉田畝。自秦而下。鑿者不一。故渠名亦因而六變。惟鄭白渠獨加顯焉。其口鄭國渠者。蓋六國時。韓苦秦害。乃使水工鄭國。說秦鑿涇水。溉田。故名鄭。曰白。公渠者。蓋漢涇河被水衝低。水不能入渠。大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溉田。故名白。

謂之六輔渠者漢兒寬爲左內史請穿六輔渠以益  
漑鄭國傍高邛之田遂名謂之豐利渠者宋大觀中  
召開石渠疏涇水入渠者五尺下與白公渠相會工  
畢而賜名焉迨元至大元年涇河又低水不能入渠  
監察御史王瑀又於上流接開石渠故名爲王御史  
溝又名新溝然此六渠也歷代澆灌醴泉涇陽三原  
高陵臨潼櫟陽雲陽富平八邑田土多寡不一鄭國  
四萬餘頃每歲收一鍾漢萬二千七百餘頃宋二萬  
五千七十二頃至新渠莫詳其數而世以爲利者皆

此元後至於今河底低涿渠道高仰水不通流廢弛  
涇塞幾百年矣予昔忝臬司之長今叨巡撫之寄歷  
官久此竊思茲渠能仍舊跡而疏通之則前人之功  
庶保其復續而今之爲利得不同於管邗遂詢謀僉  
同而其實以聞上可其奏命下之日予檄醴泉等  
六邑蒙水利人戶於彼就役之先以右布政使楊公  
璿董其事未克成而陞任去復以右布政使婁公良  
右參政張公用潛余公子俊按察副使郭公紀左參  
議李公奎繼之務畢其功有底於成然後渠通水行

功克就緒矣。考之疆界，不異於晉。計今溉田，有司則八千二十二頃八十餘畝。西安三衛屯田，則二百八十九頃五十餘畝。每畝收穀三四鍾。比舊田畝，蓋減在古頃畝狹今頃畝寬其數。穀視晉有加者，得非民有欺隱畝，有濶狹抑古也。今水有消長，或因兵燹坑阜之不齊與，是皆未可知。也。急則慮軍民弗堪，在繼政者，賦不加增，徐細考焉。今渠成，二司諸公屬予取名，爲文以紀其實。嘗聞前人相視斯渠，其說有三：一曰盡修渠堰之利，二曰復置板閘之防，三曰開通出土之便。今渠修矣，土通矣。

但板閘之防，不可不加意焉。蓋駱駝灣百餘步，渠身兩壁開鑿砌口二道，當時設此，恐遇涇水暴漲，及洪堰倒塌之時，即下此閘，以備濁水淤澱，渠道平流。一閘在退水槽近下十步，渠身兩壁亦有砌石四道，蓋在罷澆田之後，水既無用，遂閉此閘，退水還河。又當河漲之時，或洶湧之浪，不能猝下，或已下而散漫，用防不虞，此皆古人良法，不可廢而不講。今二司又將各閘移修，以時開閉，則濁泥不得入渠，疏通之功，可以減半。迄今而後，雖天不雨，而有蒙雨之休，雖地不

利而有得利之美隨所意用自無不足則吾軍民之  
仰賴何可既邪故名曰廣惠後之繼政者時加修葺  
可保悠久否則予不敢知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七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闇公

編輯

宋徵璧尚木 徐鳳彩聖期

朱 灝宗遠參閱

章恭毅美疏

疏

章 綸

養聖躬勤論政惇孝義疏

養聖躬

一養 聖躬 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

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以身

爲天下國家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天下安危繫于君之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出于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當務之急也。臣恭惟皇上身乃天地宗廟社稷之所付託，天下華夷臣民之所仰望，祖宗列聖萬年之基業在是，聖子神孫萬世之統緒在是，誠不可不保養，而所以保養之者，莫切于遠聲色也。昔唐太宗欲納鄭仁基女，魏徵諫止之，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女子納禁中，李

絳上疏，乃悉還之。文宗取李教女入宮，魏謩諫而出之，此古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于無過之地，正心以爲安天下國家之本，使天下莫得非議也。伏望皇上思天地祖宗社稷付托之重，念天下臣民仰望之心，宵旰憂勤，日夕惕勵，以安天下，而於深宮之內，遠美色，退聲樂，以保養聖躬，誠以帝王一動一靜，天鑒臨之，天下知之，史官書之，以昭示天下，以監戒後世，不可得而掩也。

一勤論政 臣聞君上臣下固有天尊地卑之分，然

元首股肱則有同心一體之情故於退朝之後便殿

觀歷代以來休統之嚴君臣間隔未有如我朝者我問答如家人父子相親於一堂之間非天地懸隔邈

然不相近也故堯舜禹啓成湯太甲盤庚高宗文武

成康宣王之爲君臯夔稷契伊尹仲虺其盤傳說周

召仲山甫尹吉甫之爲臣或都俞吁咈而規戒于朝

廷之上或謨明弼諧而陳論於堂陛之間或君告臣

而曰予違汝弼爾無面從或臣戒君而曰罔遊于逸

罔淫于樂上下之間更相告戒故能贊襄治化而致

雍熙泰和之盛以爲不如是則君臣上下情不交孚

而治體民情莫得而知也我朝 祖宗 列聖之於

諸臣常命左右以備顧問或於大誥首著君臣同遊

之篇或於 勅諭而有旁招俊乂之語伏望 皇上

以歷代帝王及 祖宗 列聖爲法每退朝之後許

師保尚書諸大臣及六科十三道五品以上更番於

便殿以待顧問各條荅事宜必言救時急務如此則

足以明四目達四聰而於民間利病無不周知矣

一 惇孝義 臣聞伊尹告太甲有曰立愛惟親立敬

惟長始於邦家終於四海孟軻氏有曰堯舜之道孝

弟而已矣。誠以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所以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者，不越孝弟而已矣。故大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周文王事王季，一日三朝。漢高祖五日一朝太公。文帝侍薄太后，疾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孝之可法如此。唐玄宗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或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或置花萼樓，召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如此。臣伏望 皇上於退朝之暇，必朝 兩宮，尊奉 上聖 皇太后，太后而修問安視膳之禮，是卽虞舜周文

漢高文帝之孝也。臣恭惟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爲天下之父也。與 皇上同氣異胞，是爲至親之兄也。皇上曾親受 上皇之冊封，是爲 上皇之臣子也。上皇親征戎虜，被留虜廷，嘗 詔旨傳位於 陛下，是以天下授 陛下也。陛下尊之爲 太上皇帝，是爲天下之至尊，幸而奉迎還宮，是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上皇爲 陛下同氣之親兄，陛下爲 上皇同氣之親弟，形雖爲二，其實一人。况 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望 皇



上於朔望日。或節旦。幸南宮率羣臣朝見。上皇

於延安門。以敘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

則國家天下之福。萬世帝王之法也。臣又竊觀北極

五星明大則吉。以臣觀之。是復中宮之象。而位不

虛也。誠以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

婦也。今茲詔冊妃汪氏爲皇后。以厚大倫之原。

是以正位中宮。而孝敬勤儉之德。已聞於中外矣。

又詔冊世子母阮氏爲皇后。是固所以正大禮

明彝倫而中宮之位。久讓而弗居也。不意世子

薨逝。臣民莫不痛心。此事旣往。固不必言矣。然而

中宮之位。不可以久虛。伏望皇上復召汪氏於正

宮。則皇子大本。不期而有。六宮儀範。不期而正。國

家之本。風化之原。自可表正四方。流傳萬世矣。至於

皇上推念同氣。猶子之義。詔沂王復居儲位。以候

皇子之生。如此。則五倫全備。而和氣充溢於宮廷。萬

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殆見天心自回。災異

自弭。而胡虜不足平矣。

上言十六事疏

時政

一躬攬乾綱。在聖德英明。臣惟人君宜法天道之運。隆英明之德。羣臣之中。有功罪者。罰賞宜果。有正直邪佞者。用舍宜當。有君子所當親者。有小人所當遠者。親疎宜明。如此。則內外得人矣。二緝熙聖學。在儒臣直說。臣惟經筵進講。止以善可法者爲言。衍文對語。以應故事。當直講歷代經史治亂得失之機。盛衰興廢之故。則聖學日新矣。三面議大政。在委任孤卿。臣惟。皇上每早午朝退。卽御便殿。將臣民奏題事務。公孤主意。六卿論難。臺諫叅議。選官入閣。計議區

處。如此。則庶事無不理矣。四爲政得人。在重惜名爵。

臣惟方今都御史侍郎。不下二三十員。分鎮各處。合

方之于今。卿二三十員。亦不爲濫。

無止選才幹御史代之。如此。則官數不多。而爵不濫

矣。五肅正朝綱。在激勸臺諫。臣惟給事中卽古之諫

垣。御史卽古之風憲。職專論奏得失。糾劾奸邪。已任

者。賜勅激勸之。未任者。令吏部簡擇以任之。如此。則

朝綱正而臺諫之任重矣。六廣開言路。在聽用忠直。

臣惟自古中興之主。無不聽言納諫。今直言未見盡

行。直臣未見顯用。自今凡有言者。當理卽行。未當者

亦宜容受如此則言路開而忠直之士勸矣。七敬畏天戒。在下詔求言。臣惟上天災異之見。在於垂戒。朝廷弭災之道。不在於肆赦。赦者小人之幸。今後有災異。必下詔求言。使知天心垂戒之故。及弭災之法。如此則天心回而災異弭矣。八精慎選舉。在舉主得人耳。臣惟爲政莫重於得人。而得人必由於舉主。吏部自舉所知。未免有限。合令大臣待從臺諫郎官。人舉所知。得其人則記功。非其人則坐罪。知州知縣先試任之。待有功然後實授。如此則承流宣化得人。而天下

此即三揚在閣所建議也

下之民安矣。九嚴明考覈。在黜陟公當。臣惟天下之官清謹者少。賊汙者多。今各布政司并直隸。先擇御史十五人。大臣十五人。每三年一次。御史先往微行

此時巡撫官尚未全設

詢察。大臣繼往。重復考驗。果清謹者陞之。賊汙者黜之。如此則君子勸而小人有所懲矣。十守備邊境。在選將練兵。臣惟北虜在乎謹備預防。非選將不足與成功。非練兵不足以威敵。如昌平侯楊洪。武清侯石亨。兵部尚書于謙。固已重任而爲虜所懼。其靖遠伯玉驥。出在南京。今召來京。共議邊事。仍詔天下諸司

各舉諳曉兵法。及有謀畧者。並許自陳。然後試其實而用之。如此則邊方寧而中興之功成矣。十一。征討不庭。在專任將帥。臣惟近者貴州廣東等處。征討不利。皆因將多。又以内臣監軍。偏裨以下。難遵調度。今後止以文臣一人叅贊。號令賞罰。皆出將帥。如此則事專一而平蠻之功可成矣。十二。禁止罪犯。在遵依律斷。臣惟大明律乃太祖高皇帝立法。所謂罰贖者。永樂年間。營造北京。始運石米。富者得以逭刑。無復忌憚。今後有罪。令有司依律科斷。如此則人心服。

而刑獄自清矣。十三。官吏養廉。在沙汰冗職。臣惟官清在有祿。以養廉。官冗則徒費而無益。今於事簡衙門。勘實量其能否。將官俸糧半支本色。如此則官守廉而所食不冗矣。十四。作成人材。在教養有道。臣惟國家以養賢爲本。養賢以擇師當先。其各處教授學正教諭。必擇文行優長者爲之。提督學校官。必擇文行出衆者爲之。其鄉都社學。擇良學子訓誨之。每四季各赴提督官處考校。俾進德修業。如此則真儒出而任用有人矣。十五。端本風化。在不許奪情。臣惟古